民國叢書

第二編

·76·

歷史·地理類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編　馮自由著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中編　馮自由著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　上卷　馮自由著

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馮自由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

上卷

馮自由著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本黨創立五十餘年；自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胥由 總理艱難締造，期以負荷建國大業。滿清顛覆，民國紀元，封建勢力，興替不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革命任務，本黨靡不肩其艱鉅，而全力以赴。此五十年間，革命精神，炳如日星，而史實浩瀚，追述匪易，時日久遠，老成凋謝，史跡湮滅，整理益難。本黨同志，恐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實不可一日緩矣。

世界各民族之復興，莫不有其中心思想之導引。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凡我同胞，俱能激發良知，堅強抗戰信念者，實賴本黨 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與 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所感召。本叢書之目的，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堅固凝結，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

由上所述。本叢書之編輯，要在發揚本黨之光榮歷史，闡明 總理之遺訓，暨 總裁之偉大言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俾全國民衆以三民主義為鵠的，確立共同之信念，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茲乃匆集資料，博採羣言，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分為

下列四篇：(一)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如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二)總理與諸先進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三)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四)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俾讀者手此叢書，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劉知幾廣以三科，立有「明罪惡」之目。蓋書而不法，何以示後？彰善癉惡，古賢所尚。本叢書之取材，自以道德文章允可昭垂後世者爲限，雖在黨國曾獲虛譽，今已叛變辱節者，衆已共棄，罪不可贖，此類文件，自在屏棄。

本叢書之編輯，事屬草創，見聞未廣，徵集斯難。辛亥以前，年代久遠，本黨文獻，既多遺逸。民元以後，迭遭變亂，亦復散失，纂編斯集，僅俱粗規，蕪略簡略，在所難免，惟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則所望假以時日，旁求博採，則補遺益陋，謹俟賢哲，探賾索隱，有待大雅矣。

葉楚傖　三二、九、

本書第四集大意

一、本書上中二編係於民國十七年及十九年先後由上海革命史編輯社出版，下編久已脫稿，以環境及時勢關係，未能早付剞劂。三十三年春著者更將上中二編重加修理，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改編爲上中下三卷重印出版。今著者應時勢之要求，特將保存多年而未發表之下篇原稿整理補充，分作兩卷出版，是爲本書之第四集及第五集。

一、從民國十七年本書出版至本年三十三年，著者在此十六年間廣事搜羅，復獲得無數有價值之史料，如關於 孫總理及諸先烈事迹，與興中會同盟會及諸革命團體奮鬥事實，國內外各黨報成立經過，等等。凡爲前書所語焉不詳者，第四、五集均予以盡量補充，務期富瞻翔實，應有盡有，藉補前書所未及。

一、本書各集均附有 總理及諸先烈圖像墨跡多幅，因在抗戰期間爲物質所限，未能影印製版，俟將來重印時當補充之。

一、本書第一二三集均用干支年號，下註滿清紀元，以便檢查。惟第四集所用干支年號之下。改註陽歷紀元或民國紀元前某年，以急於排印。未能整理一律，讀者諒焉。

一、本書所載各種史料，皆爲著者身歷目覩耳聞之事實，無一不有根據。叠承公私出版各圖籍盡量採用，或按照原文，或譯成語體，足見余說信而有徵，深用快慰。惟查引用余說諸書多不附註來源，殊於著作權條例及文史家道德均有妨害。此後切盼一般編史者務須尊重著作權，分別標明出處，以重文責，幸甚幸甚。

一、本書從第四集起，以補充前書材料起見，另從新編列章目，故不循前書第五十一章繼續起排。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目錄（上卷）

形　除夕鬧事之眞相　鬧事後之兵變　子彈缺乏之原因　東門之戰　倪映典之決心

新軍失敗後情形　諸烈士之供辭　事後新軍之影響　袁樹勛之奏摺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上卷

第一章　孫總理始創檀香山興中會（據前書第一章）

興中會成立之經過　募集軍資之成績　興中會之原始章程　檀香山收入之會費及捐款　孫總理自述及分會組織

「興中會成立之經過」　檀香山爲興中會最初之發源地，亦爲孫總理幼年之讀書所，甲午年（民國前十八年）夏六月，中日二國以朝鮮東學黨事件，交涉破裂，時局嚴重，總理因至天津上書直督李鴻章條陳改革爲鴻章所拒，知滿清政府積弊重重，無可救藥，非徹底改造決不足以救亡，遂於是歲秋間，自上海重赴檀島，擬向舊日親友集貲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總理少在檀島耶教學校肄業，同學及故舊至衆，其兄德彰（原名眉字壽屏）爲茂宜島大畜牧家，牧場廣千數百畝，有茂宜王之稱。總理莅檀後，先赴茂宜牧場就商於乃兄，德彰首贊成之，且願劃撥財產一部爲助，更移書檀中各親友爲總理先容，其時華僑風氣尙極閉

塞。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驚走，經總理多方遊說奔走逾月。僅得同志數十人。冬十月間假卑涉銀行華經理何寬宅開第一次成立會，列席者有何寬李昌劉祥黃華恢程蔚南鄭金鄧松盛（號蔭南）鄭金鄭照黃亮鍾木賢許直臣李多馬李祿卓海林鑑泉鍾宇劉壽曾彩劉卓宋居仁夏百子侯艾泉李杞等二十餘人，總理爲主席，即由總理提議定名曰興中會，規定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爲宗旨，并宣佈所起草章程九條，衆無異議，遂依章程規定投票，選出永和泰商號司理劉祥及何寬二人爲檀埠本會正副主席，永和泰商號司賬黃華恢爲管庫，程蔚南許直臣爲正副文案，李昌鄭金鄧松蔭黃亮李祿李多馬鍾宇林鑑泉等爲值理，章程內載每會員須納會底銀五元，另設銀會集股舉辦公家事業，每股科銀十元，成功後收回本利百元，文中尚不便明言籌餉起兵字樣，以免會員有所戒懼，蓋其時華僑尚多不脫故鄉應募思想，惴惴於滿清所派公使領事之藉辭構陷也。會畢，總理令各會員填寫入會盟書，其辭曰：「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宣誓時由李昌朗誦誓辭，各以左手置耶穌聖經上，齊右手向天依次讀之，如儀而散；自是陸續入會者，尚有孫德彰楊文納楊德初衞積益李光輝陸燦葉桂芳尹煜傳鄒德明容吉兆簡永照張福如許帝有鄭仲昭伍雲生程祖安劉森陸望華鄭發古義等九十餘人，會員總數約一百三十人。

〔募集軍資之成績〕　是月二十七日（陽歷十一月二十四日）開始收取會員底銀及銀會股銀，月餘所得僅美金千餘元。總理以事機日迫，急於返國，而所集戔戔之數，去所預算需要之數尚遠，爲是異常焦灼，德彰聞之，乃更以每頭六七元之價，賤售其牛牲一部，以充義餉，鄧松盛亦盡變賣其商店及農場，表示一去不返之決心，同時總理爲使各會員同受軍事教育起見，特假其師芙蘭締文牧師所設尋眞書室校外操場，延一丹麥國人，前曾到中國充當南洋練兵教習名柏者，教授各同志兵操，準備回國參加義軍，每星期操練二次，各會員受訓者，有侯艾泉李杞鄭金鄭照許直臣杜守傳程農臣陸燦等二十餘人。至十二月初旬，總理核算各項所得，約合香港銀一萬三千元，遂即東裝歸國。各會員先後返香港參加義舉者，有鄧松盛宋居仁夏百子陳南李杞侯艾泉諸人，是爲乙未（民國前十七年）九月九日廣州首義之導火線，惟當日檀島各會員資產多非富裕，除服務當地官署及洋行外，或經營小商店，或開設小農場，實力殊不充厚，於總理歸國後即不能有所接濟。總理於乙未秋敗挫後，是冬重渡檀島，計劃再舉，居檀多月，諸同志皆無以應之，故總理乃有美洲之遊。

〔興中會之原始章程〕　興中會原始章程九條，經檀香山第一次成立日照原文通過，條文頗爲簡略，後經翌年乙未正月香港興中會總部略予修正，增爲十條，即現時坊間刻本所載

興中會宣言書是也，按當時尙無「宣言書」三字之新名辭，應以原稱「章程」二字爲不失眞，茲附錄檀島興中會成立日議決之章程九條，原文如左：

興中會章程（最初在檀香山議決原文）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厦之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左：

一、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爲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一、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惟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一、本會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値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

一、每逢禮拜四晚，本會集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會，方能開議。

一、凡會中所收會底各銀，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股商二名担保，以昭鄭重。

一、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爲幫助國家之用，在此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當，然後支給。

一、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荐担保，方得准他入會。

一、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公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定規條，各會友須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衆議訂加增，以臻完美。

按在甲午乙未年間，一般新名辭尙未通行，與中會章程本無宣言書三字之名稱，著者於民十七年撰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時，始用宣言書三字以代章程，其實以沿用原文爲是。據該章程所載名稱，主席卽會長，文案卽書記，管庫卽會計，差委卽幹事，値理卽議員或董事，此皆香港華人翻譯英語之名稱，總理於起草章程仍襲用之耳。又如英文革命一語，舊譯

造反。總理於己未秋亡命至日本時，始採用新譯，讀者於此，幸注意焉。

「檀香山收入之會費及義捐」　查甲午年檀島興中會所保全之關係文件，祇有副主席何寬珍藏多年之會費及義捐收支表數頁，題曰興中會會銀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表，嘗載於自由新報某年特刊紀念號「檀山華僑」前數頁，是爲興中會初期最有價值之證件。表中所載年月日全用陽歷，由此可以測知興中會成立時期之梗概，表中所載收入會費之第一日爲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甲午年陰歷十月廿四日，）是日是否即爲成立之第一日，雖未加以說明；但就總理當日籌餉之迫切情形觀之，諒相差必不甚遠。茲將該進支表原文附錄於後：

興中會會銀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表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何寬、李昌、同十一月二十八日衞積益。

同十一月二十九日　李光輝、黃綿鳳、何早、宋居仁。

同十二月六日　劉卓、林鏘泉、李多馬、程恆心、曾勝、陳孟謙。

同十二月七日　葉桂芳、同十二月十日黃亮、同十二月十一日鍾宇。

同十二月十三日　程蔚南、同十二月二十日尹煜傳、許直臣、夏百子、黃慶培。

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　胡昧、李月、陸皐華、楊納、毛恩福、同正月十日鄭發，古

義。

同正月十七日

梁賓、同正月二十一日鄭仲昭、歐陽晃、許振黃、于譚弼、容天煦、楊德初、鄺全、譚瑞、容吉兆、孫眉、陸楨生、劉登、黃卓山、鄧松盛介紹來支會友十五名列下。陳天養、馮明、鄧顯德、鄧松盛、鄧合、伍于洽、伍亞來、吳俊德、吳元德、黃保、劉宗、鄭子見、林培、鄧貴德、鄧黃彩。

同二月廿八日

楊伯貴、劉維發、同四月十七日賴養、鄧德明、馮永明、李潤貴、黃木、張丁、李六、鍾木賢、劉祥、張福如、卓海、李照、許進、鄭金、許帝有。

同四月二十日

陳南、同四月廿二日，陳五和、黎顯祥、黃純、李超、吳桓、卓海、陳檻君、戴貴、李林、簡永照、蕭義勝。

同五月二日

程祖安、劉森、同五月八日梁譯袍、林輝、陳帝常、程道，駱盡、曹彩、李鶴雲、林德珠、何義、黃後、陳炳階、程雨亭。

同六月二日　伍雲生、鄔秀、胡廷、張丁貴、伍珍、李綸、黃秋、曾維高、

葉金、李杞、侯艾泉。

上列各會員每人捐入會底銀五元，獨宋居仁則三元，共進會底銀二百八十八元。

又進鄧松盛股份銀三百元，進土人股份銀二百元，古同股份銀一百元，鄭仲股份銀一百元，容吉兆股份銀一百元，孫眉股份銀二百元，李多馬股份銀一百元。

進各會友會底銀二百八十八元，進各股份銀一千一百元。

共進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元。

支孫逸仙臨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支孫逸仙自帶一百元。

支付電信囘上海電費二十元〇八毛。

共支銀一千一百六十元〇八毛，除支存銀二百二十七元二毛。

一八九五年二月廿六日支宋居仁囘唐水脚銀二十五元。

按上表所列姓名，共為一百十二人，惟查其中有一人二名者，亦有二人同名者，且聞有直接交付總理，而不列表內者，以代遠年湮，無從攷證，要之甲午檀島興中會會員人數實不滿一百三十人，至於所收會費及銀會股銀總數，僅美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此外尙有諸同志

義捐一項，中以孫眉鄧松盛二人變產捐助爲最鉅，聞總理在行期以前綜合各款所得僅美金六千餘元，仲香港幣約一萬三千元，而各會員中且有於數月後始交會費者，是可見當日籌措資金之不易矣。是歲十二月杪總理歸抵香港，次年正月二十七日聯絡各方同志成立興中會總部，遂有乙未九月重陽日廣州之第一次革命。

「孫總理自述及分會組織」 上述興中會於民國前十八年甲午始創於檀香山之事實，一見於孫文學說第八章「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創立興中會」之 總理自述。二見於中國革命史「立黨」一節「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之總理自述。三見於民十二年一月一日 總理所頒布之中國國民黨宣言「溯自興中會以至於今垂三十年」一語（按甲午至民十二年恰爲三十年。）四見於 總理同學老友陳少白於民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函復中央黨史會所稱：「查逸公係於甲午夏赴檀香山吹唱革命此會即創於是時壬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情事」之確實證明，遺敎昭昭，實爲世人所共悉，攷甲午至民國前七年乙巳，中國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期間爲十一年，在此十一年間，興中會在國內外各地設置總會分會者凡十處。（一）甲午檀香山最初本會，會員劉祥何寬等約一百三十人，近年尚生存者僅許直臣鍾宇鄭照黃華恢四人。（二）乙未香港總會，會員人數不詳，近

年尚生存者僅余育之一人。（三）乙未廣州分會，卽外稱農學會，會員人數不詳。（四）乙未橫濱分會，會員馮鏡如等三十餘人，近年尚生存者僅溫炳臣黃焯民馮懋龍（著者原名）三人。（五）丙申（民前十六年）楊衢雲開設之南菲洲分會，會員黎民占等數十人，近年尚生存者僅霍汝丁一人。（六）丁酉（民前十五年）陳少白開設之台灣分會，會員趙滿潮等約五六人。（七）壬寅（民前十年）越南河內分會，會員黃隆生等十餘人。（八）癸卯興中會附設之東京革命軍事學校，學生十四人，近年尚生存者僅李自重胡毅生鄭健廣三人。（九）癸卯檀香山中華革命軍，（時與中會盟書改用此名。）會員曾長福黃旭升黎協等百數十人，近年尚生存者僅曾長福等數人。（十）甲辰（民前八年）美國舊金山中華革命軍，會員鄺華汰等數人，統計上述國內外所設興中會十處，細數會員之有名籍可稽者約三百人，詳載余著「興中會人名事迹攷」一文，茲不贅述。

第二章　孫總理著「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

〜〜總理對英人措辭之忌諱　孫文學說之第一次修正　中國革命史之第二次修正〜〜

「總理對英人措辭之忌諱」　孫總理於丙申年（民元前十七年）在倫敦清使館被囚出險後，有「倫敦被難記」之作。書中第一章敍述自身所經歷之革命事由，甚爲簡略，餘文則記載被囚情形及師友營救出險經過。考其第一章全文所述曾投身主張君主立憲之少年中國黨及糾合全體黨員向清廷聯名上書請願立憲並在澳門入黨及上海設總部等事，皆與　總理生平言行完全不符，此種政治運動，亦向爲　總理所深惡痛絕，決無冒昧參加之理，此書在民元以前並無譯本，故鮮爲世人所注意。余於辛丑（民元前十一年）春始在橫濱　總理寓處見之，時余及粵籍留學生鄭貫公馮斯欒李自重王亮疇諸君方發起廣東獨立協會，日往還於東京橫濱之間，常假前田橋一百二十一番地　總理寓處爲聚談所。　總理實贊助最力，余獲讀此書第一章後，深爲詫異，乃向總理請示如此措辭之理由，　總理曰，英人最富於保守性質，世有約翰牛（John Bull）之稱，其憲法號稱不流血的和平憲法，若與之談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國人必不樂聞，故不得不從權以此立言，且香港爲其殖民地，時有禁壓黨人行動以交歡清政府

情事，吾黨每次向粵進攻之出發點，始終不能離開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陳述，以妨礙進行，容日後至相當時期方可據實修正云云。余心爲之釋然，茲將民智書局出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譯文加以修正，其辭句有與英文原本意義相差太遠者，則爲誤譯英文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作興中會一語，兩者宗旨，一主張和平漸進之君主立憲，一主張激烈急進之革命排滿，性質互異，有同冰炭，讀者如不了解　總理當日對外措辭之困難，而混爲一談，則離題萬丈矣。譯文錄載如次：

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以名之曰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之形成，余以該黨宗旨識見宏遠，適合時勢，深表同情，卽報名入黨，蓋爲國利民福計，極欲有所盡力耳，該黨原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舊式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所望，此少年中國黨所由設也。該黨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圖接觸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或能贊助人民此項運動，以是余及其他同志奮然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但結果

反令多人受嚴厲之懲罰，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人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如此叱責，且云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云云，吾黨至是始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少年中國黨總部確在上海設立，而其實行活動之地則在廣州。

以上一段譯文，凡稍讀　總理傳記及革命史者，皆知為不符事實，而竟出於　總理之著述，其為一種對外忌諱之措辭，不言可知，自民國建元後，中外人士以此向　總理質疑者，大不乏人，　總理久欲追述往事，據實修正，以釋羣疑，以勞於國事，無暇執筆，直至民國七年廣西軍政府改組赴滬閑居時，始抽暇撰成「孫文學說」一書，書中第八章首段即聲明否認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鄭重修正，次段乃追述其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如數家珍。及民國十二年一月復有「中國革命史」之作，文中所敘述革命之運動（一）立黨（二）宣傳（三）起義三則，更足補「孫文學說」第八章所未及，由是一部學者對於倫敦被難記發生之誤解，一掃而安，無復有致疑者矣。

「孫文學說之第一次修正」　據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首段修正文如下：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前，革命之成否尚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宗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上文即　總理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且聲明爲全文之修正，而不止一字一句之修正，所云「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其意義至爲明顯，世有再援引　總理久已根本取消之革命事由，而仍稱之曰遺教，即無異強指　總理爲主張君憲之保皇黨，誣衊甚矣。孫文學說第八章首段既修正倫敦被難記所述革命事由後，同時於次段追述革命原起及三十年來所身歷之革命事實，凡一萬二千言，實爲清季革命時代最正確之歷史資料，茲更錄載原文所述興中會成立以前之革命事實一節如下，此即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之修正辭也。

茲篇所述皆就余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爲余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

茲篇，當俟之修正革命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色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尙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尢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尢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

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則淸兵屢敗，高麗旣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淸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二三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總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籌設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下略）

〔中國革命史之第二次修正〕　此外　總理尚有民十二年一月所著中國革命史，其第一章敍述興中會成立前後之革命事由，可與孫文學說第八章互相印證，就中列舉「立黨」一則，於興中會創立之宗旨及其年代地點人數尤爲正確明白，毫無疑義，亦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辭也。茲更照錄原文首段如下：

（一）立黨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原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淸復明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

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下略）

觀上文所錄　總理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辭，及前後追述興中會成立以前之革命事由，即可證實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所載「余在澳門云云至少年中國黨總部設於上海」之全文約三百字爲子虛烏有，更可證實甲午赴檀島創立興中會之前並無以革命主義立黨情事，事實彰彰，有目共覩，自今而後，世有逞奇立異，道聽塗說之徒，當不能再援引該章全文之一二句語以曲解事實矣。

第三章　孫總理在倫敦被難之清吏筆記

關於孫總理丙申（一八八九年）在倫敦清公使館被囚一節，本書上編已敍述綦詳。查當日任駐英公使爲皖人龔照瑗，使館職員有龔心湛（號仙舟，龔之姪也），吳宗濂（挹青，江蘇嘉定人），鄧廷鏗（琴齋粵人），王鵬九，車煥章，謝邦清，及英人馬格里諸人，均曾奔走於誘禁總理及預備雇船解送回國諸事。吳宗濂於民國後曾任駐荷蘭公使，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著有隨軺筆記一書，錄載當時清吏對於此事之計劃及一切布置，頗爲詳盡。茲特將書中關於此事之記事全文錄出見證，亦清代官樣文章之一趣聞也。亟爲照錄如下：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後，准出使美日祕大臣楊子清星使函稱，粵省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命，確查該犯行踪，並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因，並附節略，敍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華埔海口登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拏該犯。外部答

二約祇館行於安南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竟代拏，必爲刑司駁詰。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溘乃僱包探赴梨華埠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推署門，入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粤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惬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拼切之孫字，刺史恍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刺史欣諾。孫文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拏。初五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室，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枉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同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入預備之空房內，作開門侍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清星使密電，捉拏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記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焕章謝邦清造礮學生宋芝田及洋僕

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屬宗灝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逕解粵省，否則祇可釋放，派探密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跡，仍無復電。時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字報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辯其無，馬參贊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四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爲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館門口自朝至於日中昃，聚衆至數百。英外部沙侯署聞消息，即柬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開釋。馬參贊諾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贊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刊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星使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皆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敎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鎊，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回，嘗

即據實電復。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佚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着伊送信，便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文獎賞。嗣孫復許酬金五百鎊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文坎特立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總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和作不平鳴，致責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予是以照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紛，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英報，遍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見聞，得以怡然發疴，更幸外部允照星使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致酬止有英金二十五鎊，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悵轉竄匿，涸迹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即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龔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阜鐵路局之牟隱廬。

按鄧廷鏗號琴齋，廣東三水縣人，乙未前孫總理在廣州行醫時嘗與鄧有一面之雅，故丙申遠遊倫敦，以他鄉遇故，自容易受騙，鄧後任廣州某報記者，自稱環球三週客，蓋鄧時以生平曾三度環遊世界之經歷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後，鄧於民元二月嘗詣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投刺求謁孫總理，總統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總理，欲治以漢奸之罪，特向總理請示。總理曰，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已過之事，無庸深究，彼來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卽令副官護送鄧出府，庶免發生危險，是可見總理器量之廣，殊非常人所及也。

第四章　中華民國國旗之歷史

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　同盟會之紅藍白三色旗　潮惠革命軍之國旗　鎮南關砲台上之革命旗　庚戌廣州新軍反正之紅旗　革命軍債券面之國旗　辛亥革命軍旗章之異同　孫總理對於國旗之新方案　青天白日用作海軍旗之原因　民元參議院折衷制定國旗之經過　中華革命黨黨證之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之確定

清季革命黨所用國旗之方式有數種：最初爲興中會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爲中國同盟會所修訂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迄辛亥武昌舉義，更有共進會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復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陳炯明所用之井字旗，茲分別敘述其源流及沿革如次：

（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　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孫總理楊衢雲等日在興中會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議攻取廣州策略，據興中會員謝纘泰英文筆記所載，是年陽歷三月十六日（舊歷二月二十日）興中會幹部開會，議決挑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襲取廣州之方法，及採用青天白日爲國旗之方式，以代滿清之黃龍旗云云。纘泰爲衢雲密友，每次會議恆參與機要，其言至有根據。此旗之方式係陸皓東所設計，皓東卽殉於是役，爲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人。自乙未

重陽日廣州失敗後，青天白日旗初用諸軍事者，爲庚子（一九〇〇年）閏八月惠州三洲田之革命軍，其後尤列至南洋各埠創立中和堂，令各會所均懸掛青天白日旗，海外華僑團體以革命黨徽號爲標幟者自此始。當時旗上所排列叉光，多寡不一，縫製者多莫名其妙，後經總理解釋，謂叉光即代表干支之數，故叉光應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時辰，自是旗上叉光之數始確定不易。

〔同盟會之紅藍白三色旗〕　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翌年冬，同盟會召集幹事會編纂革命方略，并討論中華民國國旗方式問題，總理主張沿用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謂乃陸皓東所發明，興中會諸先烈及惠州革命軍將士先後爲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紀念。各黨員亦提出他種方式，有提議用五色，以順中國歷史上之習慣者；有提議用十八星，以代表十八行省者；有提議用金瓜鉞斧，以發揚漢族之精神者；有提議用井字，以表示井田之義者；黃克强對於青天白日，頗持異議，謂形式不美，且與日本旭旗相近。總理爭之甚力，且增加紅色於上，改作紅藍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愛之眞義。仍因意見紛歧，迄未解決，後經章太炎、劉揆一設法調解，暫擱其議。於是各種方式均由庶務幹事劉揆一保存，作爲懸案。然自後丁未（一九〇七年）潮州黃岡、惠州七女湖、欽州防

城、廣西鎮南關、戊申（一九〇八年）欽州馬篤山、雲南河口、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廣州，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諸役，黨軍咸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三色旗爲革命標幟。克強迭任主帥，從無反對之表示，故在革命歷史上，青天白日旗之爲中華民國國徽，實無疑義。

「潮惠革命軍之國旗」 同盟會幹部制定革命方略之後，依革命方略第九章因糧規則第二節丁項軍事用票第一條之規定，革命軍所發行軍事用票，一律冠以國旗，并繪成國旗方式，頒發革命軍各都督及同盟會各埠分會長使用。丁未春，總理以總理名義任許雪秋爲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又任鄧子瑜爲東軍惠州區司令，以余時任同盟會香港分會長，特令贊襄潮惠軍務。余接受本部頒到新定國旗方式後，乃使余婦李自平在中國日報四樓依樣密縫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四梃，分給許雪秋、鄧子瑜各二梃，備舉義時應用。是年四月十一日，余丑、陳湧波等倉卒舉義於潮州饒平縣黃岡城，許雪秋時在香港，不及往。革命軍既克黃岡，余丑等率衆誓師并拍照紀念，照中右側有人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立於其旁者陳湧波也。考清季革命軍起事者二十餘次，其能從容拍照紀念者，祇有潮州黃岡一役，是役所用國旗即余所頒發。

「鎮南關礮台上之革命旗」 丁未十月二十七日，黃明堂、關仁甫、李祐卿率革命軍佔

據廣西鎮南關礮台，鎮南鎮中鎮北三台均高懸青天白日旗，十一月初四日以彈藥告罄，糧食不繼，不得已下令退卻。隨清軍取包圍式，向山上環攻，明堂等率衆衝圍而出，及至半山，軍中有一小童回顧台上青天白日旗未拔，慮爲敵軍所得，竟以一人冒險，重登山巔，取回此旗，全軍將士咸爲稱賞不置，誠國旗史上之一佳話也。

「庚戌廣州新軍反正之紅旗」　庚戌正月元旦日，倪映典率新軍反正於廣州東郊，先是香港同盟會機關部以倪運動新軍漸臻成熟，乃於己酉（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趕製青天白日三色旗百具，以供軍用。祕密製旗之地所有二，一在九龍城孫壽屏（總理之兄）農場，壽屏與其友楊錫初任之；一在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馮宅，盧桂屏（余之庶母）及陳淑子（胡漢民夫人）李自平數女士任之。壽屏之農場原假諸陳少白，鄰接少白寓所，小白廬爲英警吏偵悉，再三向壽屏警告，壽屏乃將布料縫車等件盡移至馮宅，合力縫製，數日內成三色旗百餘幅，由徐宗漢（後爲黃克強夫人）等藏於臥具中，密運至廣州各機關備用。及元月初三日新軍反正失敗，倪映典死之，當日報載倪身穿藍袍，手持紅旗，馳馬督隊前進，即此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也。又革命黨人事前在城中預設機關數處，擬於舉兵時分頭縱火，以亂清吏耳目，迨新軍發動，高第街宜安里機關於縱火後旋即撲滅，徐宗漢探悉所貯藏國旗之被褥爲警

吏移至區署，乃托女友莊漢翹取回原物，詎該被褥爲火燬去一角，紅布外露，警吏已查悉爲黨人用旗，時漢翹尙未入黨，絕不知被褥中藏有危險物，茫然投警局報領。警吏謂必須物主到署親領始可發還，宗漢至是始知事情敗露，乃挈漢翹逃往香港。於此可知當日警吏不欲遽興黨獄，否則踪躡探索，徐莊何能免耶。

「革命軍債券面之國旗」　辛亥三月黃花岡一役之前，總理到美洲籌募餉糈，曾用中華革命黨本部總理孫文之名，由舊金山籌餉局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券之正面刊有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三色旗，反面刊有青天白日旗，均由總理親手繪樣，交會計李公俠印製，美洲華僑之認識革命旗章自此始。及八月武昌革命軍興，所揭櫫者爲共進會之十八黃星旗，而非青天白日旗。保皇黨報紙乃藉口引爲抨擊革命黨之資料。余時主舊金山大同日報筆政，因爲中華民國旗之歷史一文以解釋之，且說明三色之意義曰：紅者血之色，言必流血而自由可求也。青者天空之色，卽公正之義，言公正卽平等也。白者淸潔之色，言人心淸潔乃能博愛也。此文後爲上海民立、天鐸二報及商務印書館印行之革命小冊先後轉載。

「辛亥革命軍旗章之異同」　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革命軍所用旗章計有四種，（一）爲共進會焦達峯、孫武等之十八黃星旗，卽武漢義師所用。（二）爲上海江蘇軍政府之五色旗，

乃宋教仁、陳其美所提議。(三)爲廣東軍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爲革命軍歷次所常用。粵爲革命策源地，人民認識此旗已久，廣州光復之先，粵紳江孔殷率清防營敗民軍陸領譚義所部於順德樂從墟，奪獲青天白日旗多具，其後江說張鳴岐李準反正，欲懸革命軍旗以示無貳心，各界努遍覓革命旗不得，江乃出其俘獲品以贈，即其時高懸於諮議局之上者是也。(四)爲陳炯明在惠州舉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爲丙午年廖仲愷在東京所提議，廖陳同隸惠州籍，陳聞同盟會本部嘗有此提案，遂採爲己軍之標識，嗣會師廣州，始廢置不用。要之此四種旗章均不出丙午年東京同盟會本部提案之方式，青天白日旗在事實上雖已屢用於粵、桂、滇三省義師，然當日幹部會議，各省代表咸參預其間。迨辛亥革命，各省有力同志多根據舊日議案，遑奇立異，各樹一幟，此十八星旗及五色旗井字旗所以隨青天白日旗而紛然並起也。

「總理對於國旗之新方案」　總理以黃克強有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之批評，故戊申居新加坡時嘗將此旗內容再三潤飾。擬將旗上青紅二色增加小方格，且於紅色上橫添白線，以示美觀，曾指導陳淑字女士(張永福夫人)繡製新旗式，以示同志，其圖案今尚由張永福保存之。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時，發生國旗問題，總理乃於總統府辦公室內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新圖。旗中紅色之上橫添白線若干，每一線即代表一行省，總統府職員及賓客多見之，惟此新旗式尚備而不用，總理始終未向政府提出之。

〔青天白日用作海軍旗之原因〕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後，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粵、桂、閩、滇、黔數省用青天白日旗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各省派出之援鄂軍及北伐軍，旗章各異，頗為複雜。時海軍部請示大總統應用何種旗式，總理令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并派海軍部員鄧某（鄧世昌之子）慰勞沿江艦隊，向海軍將士說明青天白日旗與歷次革命之關係。由是全國各軍艦一律以青天白日三色旗為國徽，更在旗內紅色之上橫添白線若干，另定為海軍旗，至今尚沿用之。

〔參議院折衷制定國旗之經過〕 參議院既遷北京，為國旗方式問題，嘗發生劇烈之爭議，最後乃採納折衷派意見，議決以滬軍都督府所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最為普遍，確定為中華民國國旗。武昌起義之十八黃星旗為陸軍旗，同盟會之青天白日三色旗為海軍旗，由政府正式公佈之。總理聞之頗為不懌，然是時同盟會員在參議院不能佔過半數，且院內共和黨內之同盟會分子徒知擁護武昌起義之紀念品，不願為母黨之助，結果能予保留而制定為海軍旗，已屬倖事矣。

〔中華革命黨黨證之國旗〕　癸丑（民國二年）各省討袁軍失敗後，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遂回復同盟會舊制，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爲國旗，青天白日旗爲黨旗，所頒發黨證及委任狀獎狀即用此項國旗黨旗各一交加於上。乙卯（民五）起義於山東濰縣及廣東各地之中華革命軍，亦概用此種標幟。迨民九粤軍自漳州返粤，總理再由非常國會當選大總統，始公然宣布廢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而分別制定青天白日爲國旗軍旗。民十陳烱明、葉舉等叛變，總理避地上海，陳烱明一反總理所爲，青天白日旗亦同遭此厄。

〔中華民國旗之確定〕　民十二年總理在粤重組織大元帥府，就職日正式舉行閱兵授旗禮，青天白日旗復飛揚於廣州。適是年全國學生會在廣州召集大會，請總理於開會日蒞場指導，行禮時，總理見堂上懸五色旗，竟不爲禮。演說間，乃說明青天白日旗與五色旗之異同，及在革命史上之價值，衆始了解。民十三，總理乘中山艦北上，道經香港，艦上懸青天白日旗。英吏遣人相告曰：如改懸五色旗，當以禮接，蓋青天白日旗之爲國徽尚未經國際承認也。總理毅然不允。及民十六，革命軍攻克南京，平津旋亦底定，無何，張學良且拒絕日人警告，令東北四省盡改懸青天白日旗，由是中國國民黨統一全國，各國雖欲不正式承認，不可得矣。

第五章　橫濱中和堂與南洋中和堂（補前書第四章）

中和堂之起源　橫濱中和堂之沿革　南洋中和堂與圖南報　中和堂與同盟會　民國後之中和堂　尤列逝世後之中和堂

〔中和堂之起源〕　中和堂始創於日本橫濱山下町唐人街，一華僑工界之俱樂部也。成立於清季己亥年，卽民國前十三年，時興中會駐日分會，早不存在。蓋興中會自　孫總理及陳少白、鄭士良三人於乙未冬（民國前十七年）在日組織分會以來，前後收納會員不過三十餘人。及丁酉（前十五）下半年，橫濱僑商鄺汝磐、馮鏡如等，發起中西學校，以教育僑胞子弟，徵敎習於　總理，　總理以梁啓超薦，梁舉徐勤自代。復由康有爲改名爲大同學校，自是康門徒侶，羣集橫濱，以大同學校爲淵藪，駸駸乎有喧賓奪主之勢。及戊戌（前十四）清帝厲行變法，康門弟子皆彈冠相慶，不敢與　總理及陳少白等往還。而僑商亦多趨炎附勢，歌頌天王聖明，興中會以是大受影響。會員中能始終如一而不爲康梁所惑者，寥寥無幾，是爲當日興中會最不振之時期。大同學校校址原屬中華會館公產，康徒既蟠据學校，復伸張勢力，欲藉擴充校務名義，覬覦其他公產。僑衆大憤，因而發生三種反響。一爲該校强

逼耶穌教徒子弟，向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禮，違者勒令退學，故耶教徒趙岬琴、關貴等，乃另創華僑學校，以示對抗。二為該校不設國語教員，凡江浙子弟，亦一律用粵語教授，故江浙人郭外峯等迫而自設三江幫學校。三則工界及小資本商人憤恨康徒之專橫，遂組織一小規模之俱樂部，以圖自衞。此即中和堂所由發起也。

〔橫濱中和堂之沿革〕　中和堂成立之初，原名「忠和堂」，絕無政治性質。其發起人為鮑唐、梠少佳、陳澤景、溫炳臣、陳和等數十人。其組織頗類航業工人來往之俱樂部，即粵語所謂「行船仔館口」者。會所設於唐人埠某街角之二層樓，堂中設關羽神像，每逢神誕及紀念日，恆鑼鼓喧天，設宴高會。及己酉年夏秋間，聞康徒謀攘奪中華會館公產，憤然不平，始由會員溫炳臣、陳和二人，介紹與興中會員陳少白為該堂顧問，是為該堂與革命黨發生關係之嚆矢。少白既作該堂座上客，乃為之設計改良。首改忠和堂三字為中和堂，次則主張廢去關羽之神像，以便接納耶穌教徒；各會員皆惟命是聽。時全埠僑衆，因大同學校侵佔公產事，在中華會館開會爭論多次；大同學校值理多屬殷商，隱然有操縱議事之能力。少白乃指揮該堂會員，於每次開會時聚衆反對；卒使中華會館公產，不致為康徒侵佔，該堂之力也。中和堂自廢除神像後，耶教徒加入堂籍者，不乏其人，翟美徒其一也。翟為德商某洋行

之晉記」，兼英文夜校敎員，與少白爲舊相識，己亥冬少白奉 總理命，赴香港創辦中國日報。衆乃推翟主持堂務。翌年庚子，尤列自香港蒞橫濱，中和堂請其演說時事，慷慨激昂，聽衆大爲傾倒。旋舉尤任會長，由是該堂常有興中會員及留學生足跡。遇有革命黨名士路過，輒請其演講國政，而該堂會員之種族觀念，遂與時俱進矣。辛丑年（前十一）陽歷元旦日，該堂應留日學生勵志會之招，特派尤烈、翟美徒二人，參加該會新年慶祝會。是日被邀蒞會者，尙有日本進步黨首領犬養毅，及菲律濱獨立軍代表彭西等；當拍照以誌紀念，此照今尙存也。（著者按：此照余今尙保存之，民二十五年擬印載上海逸經半月刊，因照片稍模糊，故未登出。）

〔南洋中和堂與圖南報〕 辛丑年尤列赴南洋，初在新加坡埠，懸壺行醫，其醫館設於牛車水單邊街，以精通治花柳雜病，其門如市。時南洋各埠保皇黨聲勢鼎盛，閩商邱菽園，及粵商七家頭朱子佩等，咸爲康黎張目。尤初至，不敢公然向商界談革命，乃漸以國醫術受知於工界及下層社會，且常涉足煙館賭場中，藉罷賭以鼓吹革命排滿，久而久之，收效漸宏。繼遊吉隆坡、檳榔嶼、霹靂、柔佛諸埠，從之者日衆。於是首創中和堂於吉隆坡，其會所高懸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隨風招展。青天白日旗之實用於海內外公共建築物，當以吉隆

坡中和堂為最早。自是英屬各小埠亦陸續有中和堂之設，會員中有黃伯耀、黃世仲、康蔭田三人，皆湛通國學之文士，以絀於家計，出洋謀生，同在賭場掌理筆墨。餘暇時輒投稿於新加坡之天南日報，暢論時事。及與尤相結識，尤乃先後推荐三人於香港中國日報及新加坡圖南日報，充任記者。黃世仲字小配，又號萬山世次郎，即香港各報之名記者，黨以撰作「洪秀全演義」及「二十載繁華夢」二說部見稱於時者也。先是興中會在南洋始終並無組織，在壬寅、癸卯以前（前九、十），南洋馬來亞各埠勢力，幾為保皇黨徒所獨佔。及尤烈創立中和堂後，革命思潮，始漸傳播。時有閩籍富商陳楚楠，及潮籍富商張永福二人，夙醉心民族主義，知尤為興中會員，特登門請謁，一見如故。陳張等向與少數僑商，組織小桃源俱樂部，為研究革命之聚談所，自是該俱樂部常時有尤烈之足跡。癸卯，上海蘇報案起，陳張等乃用小桃源俱樂部名義，致電駐滬英領事，請援保護國事犯條例，勿引渡鄒容、章炳麟二人於清吏。復集貲翻印「革命軍」五千冊，改名「圖存篇」，分送南洋各埠，及閩粵各縣，以廣宣傳，尤與有力焉，然陳張固非中和堂分子，蓋南洋工商二界畛域頗嚴，中和堂祇限於農工人物，富商鉅賈，實不便參與也。是歲秋冬間，陳楚楠等集貲發刊圖南日報於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號，籌備數月，至甲辰（前八）春始出版。初由尤烈介紹鄭貫公任總編輯，鄭以事

辭，乃改聘陳詩仲，鄭陳二氏皆前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也。此外，更聘尤烈為名譽編輯，黃伯耀、何德如、康蔭田、胡伯鑲、邱煥文、分任撰述譯務，黃何康胡等多屬中和堂會員。出版第一日，尤作發刊辭，署名吳興季子者是也。自圖南日報出版後，中和堂之勢力亦蒸蒸日上，乙巳年（前七）冬，圖南為華僑馮夏威因美國新頒華工禁約，自殺於上海美領事署門外事，舉行追悼大會於仁濟醫院。先期向當地華民政務司署領取開會許可證，英官以尤烈有左右工界能力，誠恐發生事端，遂以是日尤不列席為條件，陳楚楠等允之。尤聞之大憤，及期，先到會場登壇演說，痛言拒約抵美貨之理由，及遷就外人之失當，座衆大為鼓掌，事後英官竟不干涉。未幾，各地抵制美貨之風潮愈益擴大。適有英船載運政府定購之美貨到埠，碼頭工人頭領，多中和堂分子，咸拒絕起運。華民政務司乃請華譯員何寬設法。何曰：「若得圖南報陳楚楠君，代向碼頭苦力疏通，乃易為力。」英官遂邀陳至署，請其勸告各工人勿拒運美貨，陳以無此能力拒之。英官謂祇須陳君代解釋英輪所載美貨，乃當地政府先期定購之用品，與普通美貨不同，即生效力，不必為勸告工人語亦可。陳於是勉為署名。此項公告張貼後，不及半日，英輪所載美貨完全卸陸。英官乃知圖南報對羣衆之勢力，為之咄咄稱異。是亦可見中和堂在工界勢力之一斑。

（中和堂與同盟會）

圖南報出版後數月，總理在檀香山見之，知南洋向無革命派報紙，乃移書尤烈，探詢此報創立經過，尤具告之，總理深爲嘉慰。乙巳年（前七）自歐洲東歸，先期函電尤及秦力山等，囑於舟過新加坡時，引諸同志相見，時新加坡禁止　總理五年入境之期未滿，故屆時　總理不便上陸，僅由尤領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登輪晉謁。總理詢歐洲留學界已成立革命團體，此行到日本，即可組織革命黨總機關，囑尤等預爲佈置，以利進行，尤等唯唯。是年冬，總理復由日抵新加坡，適英政府禁止入境期限已滿，尤等遂以張永福之晚晴園爲招待所。總理報告中國同盟會已在東京成立本部，余此來目的，在組織新加坡分會，尤陳張等遂一一宣誓如式。衆舉楚楠爲會長，永福副之。自茲而後，各埠中和堂會員，遂陸續加入同盟會。總理及胡漢民、×××等先後在南洋籌措義捐，中和堂分子之助餉者，皆以同盟會員名義行之。然其舊有之工界小俱樂部，仍舊存在。如戊申年（前四）某月保皇黨假振武善社，開政聞社成立會，革命黨員孫眉、田桐、鄧子瑜等，率百數十人到場，破壞其事，且毆傷康徒徐勤，使會衆如鳥獸散。其中搖旗吶喊以助聲威者，即此輩爲之也。是歲夏，滇省河口革命軍失敗，退入越南境界，爲法人遣送至新加坡之敗軍將士，凡數百人。總理乃命陳楚楠、張永福、林受之，沈聯芳等，設法收容。且在

蔡厝港開辦中興石山，及介紹於各埠礦山農場以安置之。然敗兵多出身遊勇，頗不受拘束，有聲言給養不良而聚衆滋事者，有鬧事殺人而招警吏干涉者，亦有刼掠行旅而妨害治安者。尤烈以　總理窮於應付，乃運用其平日懷柔工界之手腕，出而排難解紛。而敗兵中亦漸次就範。然尤烈竟因此蒙殺人嫌疑案，被牽涉入獄。後　總理致書英吏保證，始獲開釋。己酉（前三）七月，　總理赴歐洲，　同盟會南洋支部亦遷地檳榔嶼，宣傳機關之中興報以款絀停版，是爲南洋黨人最零落之時期。然尤烈仍安居新加坡或吉隆坡，優遊自得，卽受中和堂舊友供養之力。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民元南北統一，尤尚遲遲不願歸國，亦以此故。

〔民國後之中和堂〕　中和堂原屬一俱樂部性質，於民國前後，始終並無派人在國內徵求會員情事。辛亥粵省光復之後，有人利用孫眉名義，恢復興中會，招收會員，亦有組織扶正同盟會，以反對都督胡漢民，陳烱明等。時有二三中和堂分子，亦欲假借尤烈名義，在粵設置中和堂，以染指政權，屢邀尤回粵主持其事。尤不欲惹起當時誤會，遂於民元春夏間歸國時，不之粵而之滇。迨抵昆明，滇都督蔡鍔留學日本時，　早與尤相結識，至是大開歡迎會，設宴贈金，禮之甚優。民二春間，尤北遊京津，過滬時，國民黨幹事疑尤已不與　總理合作，無招待之者。及抵北平，共和黨本部開會於虎坊橋以歡迎之。尤乃以中和堂名義，

向內務部呈請立案，內務部即予批准。時袁世凱厭惡　總理特甚，王揖唐進言曰：「人皆言孫某爲革命黨首領，不知革命黨中尚有中和堂會長尤某，較孫某資格更老，若崇尤抑孫，尤可減削孫某之勢力矣。」袁從其計，乃聘尤爲總統府高等顧問，並館之於石駙馬大街之舊醇王府。尤因得以養尊處優，逍遙嘯傲於燕山者兩載。及聞袁蓄意稱帝，不欲自污，始託故倉然出京。居天津數月，資斧乏絕；賴中和堂舊友印刷商溫德澤，任少荃助，始得避地日本神戶，以著作自娛，居東多年，其生活費仍恃南洋各埠中和堂舊友之源源供應。民九、民十兩年間，尤漸厭居扶桑，乃歸香港，以教授蒙童爲生活。其私塾先後設於九龍西洋菜街及彌敦道等處。僑港之中和堂舊友，以其所得束修不足供家費，乃各分任若干以供應之，並提議恢復與南洋各埠堂友之關係，由是南洋信息，絡繹不絕。尤所以不求仕進而能隻身維持生活者，堂友協助之力也。民十年，　總理開府廣州，命許崇智斥資三千元，修治觀音山文瀾閣，特延革命時期四大寇之陳少白、尤烈、楊鶴齡三人居之，以敘舊誼，尤欣然就道。居粵未久，因與陳少白語言不合，且數爲某某所揶揄，遂拂然去粵。　總理挽留不得，乃餽以二千元，用壯行色。既歸港，仍籍敎得自給，窮昔一如當年，惟値每年壽辰，其同志親友及中和堂舊人，必羣集稱觴，大舉慶祝，是亦敬老尊賢之美意也。民二十年秋，東三省失陷，國

民政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尤被徵爲國難會議議員，以病不克就道。民二十四年，値其七十一壽辰，各地興中會、同盟會、中和堂諸老友特舉行慶祝大會，親赴香港稱觴者，頗不乏人。尤以外侮憑陵，乃通電全國，主張統一禦侮，繼以全國統一有望，遂扶病晉京，晉謁中央當局，面陳救國方略。 林故主席及 蔣委員長均以其年高德劭，深致敬仰，禮遇優渥。是冬十二月十二日，尤病勢漸沈重，其隨從祕書馬白眉，叩以主持中和堂之後繼人，尤瞑目不答。遂於是晚溘然長逝。而中和堂之名義，亦隨尤以俱去矣。

〔尤列逝世後之中和堂〕 尤既逝世，其嗣子棻乃偕尤生前友好數人，租居九龍彌敦道洋樓一層，爲中和堂會所，以示繼承中和堂之統緒。會中附設尤烈小學，以紀念亡父。及民二十九年，更欲擴大組織，改組爲委員制，推舉民黨前輩李紀堂、曾克齊、李天德等爲執監委員。紀堂聞人言中和堂尚有財產數百萬元在南洋，信以爲實，謂旣任該堂常委，即可調動存款，以供祖國國防之用。乃使人抄錄該堂與南洋各地通訊地址，以便直接通訊，因而引起尤嗣子之誤會，竟藉細故向紀堂大事攻擊。於是各執監委員紛紛辭職，以脫離關係，紀堂旋亦束裝赴渝，避此紛擾。該堂經此風潮，遂成無形的瓦解。中和堂三字，將不復再見於香港九龍間矣。

此外尙有中和堂發源地之日本橫濱中和堂，其會所於民國成立後，改稱中和堂書報社。民元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該堂分子皆登記爲國民黨員。民二及民六兩年，北京政府舉行參議院華僑參議員之選舉，規定海外各書報社及中華會館中華總商會三種團體，皆有選舉權。該黨兩次均派夏重民赴北京參加選舉會，中和堂之享有選舉權者，祇此一處。南洋各埠中和堂於事前未設書報社，皆無選舉權也。時橫濱會員以尤烈未列名國民黨籍，多視同路人。民三後，尤閒居神戶多年，而足跡未至橫濱，即以此故。橫濱中和堂於維持當地華僑學校，及籌餉討袁等義舉，多所盡力。迨民十二年日本發生地震，橫濱華僑財商盡付一炬，該堂會所亦不免於難。事後華僑重建居留區，不復聞有中和堂之組織。

第六章　革命保皇兩黨之關係（稿前書第六章）

戊戌前之關係　戊戌後之關係

〔戊戌前之關係〕　康有爲原名祖詒，號長素，少有創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其自號長素，即取凌駕素王之義。其門人陳千秋號超回，梁啓超號軼賜，麥孟華號駕孟，曹泰號越伋，韓文舉號乘參，均取此義。時人以康立論怪僻，自稱聖人，咸以顛康呼之。康初講學於長與里，號長與學舍，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莫不盡量購取。長與學舍旋移於廣府學宮，改名萬本草堂，與雙門底聖教書樓相距甚邇。時總理初假聖教書樓懸牌行醫，因康常在該書樓購書，知其有志西學，欲與結交，爰託友人轉達。康謂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總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見。乙未總理倡設農學會於廣州，嘗請康及其徒陳千秋等加入，陳頗有意，以格於師命而止。是年春，陳少白以事至上海，居洋涇濱全安棧，聞康與其徒梁啓超晉京會試，亦寓同棧，乃赴鄰室訪之。康莊重接見，正襟危坐，儀容肅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壞，非推翻改造，決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紹梁啓超相見，談論頗歡。總理在廣州敗挫之後，康徒梁啓超、徐勤、麥孟華、歐

梁甲諸人於丙申丁酉（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間，先後發刊時務報知新報於上海、澳門，倡言改革，名重一時。同時楊衢雲、謝纘泰等亦與康廣仁（有爲之弟）何易一商談兩黨合作事宜，久無成議。丁酉冬，橫濱僑商鄺汝磐、馮鏡如等在中華會館發起組織學校，以敎育華僑子弟，欲由祖國延聘新學之士爲敎師，以此就商於興中會。時總理在英國。陳少白以興中會缺乏文士，乃薦梁啓超充任，幷代定名曰中西學校。鄺汝磐持總理介紹函赴上海，謁康有爲於旅次。康以梁啓超方主持時務報筆政，薦徐勤承乏，幷助以陳默菴、湯覺頓、陳蔭農等，皆康門優秀也。又謂中西二字不雅，特爲更名大同，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爲贈。徐勤既抵日本，初與總理少白時相過從，互討論時政得失。迨戊戌（一八九八年）夏秋間，清帝光緒銳行新政，康有爲驟獲顯要，以帝師自居，徐勤等皆彈冠相慶，慮爲革命黨株連，有礙仕版，遂漸與總理少白疏遠，而兩黨門戶之見，從此日深。

〔戊戌後之關係〕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廢除新政，大興黨獄。康有爲得英國軍艦保護，避地香港。王照、梁啓超匿居日本公使館。孫總理在日聞此消息，乃商諸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請其到中國救助康等出險。宮崎遂赴香港迎康至東京。平山則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輪赴日。時進步黨領袖大隈重信任總理大臣，犬養毅任文部

大臣，均主中日親善政策，對於中國維新黨異常優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費用由日政府供給。大隈內閣倒後，則改由進步黨供給。總理陳少白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藉敦友誼，爰托宮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稱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還，竟托故不見。事爲犬養毅所知，雅不欲中國新黨人，因此意存隔閡，遂約孫、陳、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會談。屆期除康外餘人俱到。梁謂康有事不能來，特派彼爲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見，討論合作方法頗詳，至翌日天明始散。數日後，總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訪謁，康、梁出見，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鐵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滿清政治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余所知，祇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覆辯論三句鐘，康宗旨仍不少變。談論間，王照忽語座客，謂：「我自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閱檢查，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等語。康大怒，立使梁鐵君強牽之去，并告少白謂：「此乃瘋人，不値得與之計較。」少白疑王別有冤抑，乃囑平山伺機引王外出，免爲康所羈禁，平山從之。果於數日後窺康師徒外出，逕擕王至犬養寓所，王遂筆述其出京一切經

過及康所稱衣帶詔之詐僞，洋洋數千言，與康事後紀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僞之眞相盡爲日人所知。康以爲少白故惡作劇，因而遷怒及於革命黨，所派更無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職禮部主事，嘗上書請清帝出洋遊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摺爲禮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違旨，堂官始爲代奏。清帝怒尙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澧、溥頌、曾廣漢等六人壅蔽言語，命褫其職；嘉王照不畏強禦，賞給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動一時。康到東後，深慮王舉發其假托衣帶詔之秘密，故嚴重監視，不許私自見客。王不能堪，因與吵鬧多次。康友梁鐵君精於技擊，康特使之強制王之行動。王賴平山之助，得脫離康之約束，遂遍向日本當道陳訴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慮生事端，乃給康以旅費九千元，令其尅日離境。康之遠遊加拿大，實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對與總理合作最力，自是與總理少白等日益疏遠。橫濱大同學校會客室貼有「孫文到不招待」之字條，適總理到訪見之，遂向徐詰責；徐否認爲己所爲。有敎員陳蔭農直認己作不諱，因與總理駁論激烈，相持不下。校董馮鏡如聞之，乃到校極力勸解始止。事後，各校董多不直徐、陳所爲，有數人提議辭職。學校基礎爲之動搖。犬養以學校解散爲可惜，特親涖橫濱，邀請各校董維持現狀，且願任名譽校長，以資提挈。各校董感其熱腸，咸允照舊擔任。當時徐勤曾致書宮崎，道謝援助康、梁出險及犬養允任大同學校名譽校長，并力辯無攻訐總理等事。

第七章　東京留學界之革命潮（補前書第七章）

〰壬寅東京青年會　拒俄義勇隊　軍國民教育會〰

〔壬寅東京青年會〕　留日學生最初組織之團體爲勵志會，其宗旨僅在交換智識聯絡感情二事，會中有激烈穩健二派，沈雲翔、戢元丞、程家檉、楊蔭杭、雷奮等屬前一派，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漢口唐才常之役，會有數人參預其事。後一派如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王璟芳等，凡遇政府派員到日考察，章等輒爲之繙譯引導，因是漸與官場接近，而以穩健自命。激烈派漸鄙其行，詆爲官場走狗，兩派積不相能，遂成水火。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激烈派羣起和之，是年冬，留學界之有志者鑒於勵志會日就腐敗，遂有葉瀾（清漪）、董鴻禕（恂士）、汪榮寶（袞父）、秦毓鎏（效魯）、張繼諸人發起一新團體，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爲宗旨，以破壞主義爲目的。惟對於團體名稱，頗費斟酌。初有人謂意大利獨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主張定名少年中國會。後經再三研究，卒以少年中國四字易招滿清當局注意，不利進行，乃隱約其詞，名曰青年會，實卽少年中國之意。發起人有葉瀾、董鴻禕、張繼、秦毓鎏、汪榮寶、周宏業（伯

助）、謝曉石、張肇桐、蔣方震（百里）、王家駒（偉人）、嵇鏡、吳綰章、鈕翔青、薩端、熊垓、胡景伊、蘇子穀（曼殊）、馮自由、金邦平等二十餘人，中以早稻田大學學生爲多，是爲日本留學界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成立未久，金邦平以不禁章宗祥等明哲保身之勸告，竟正式宣告脫會，馮自由是時紹介蘇子穀入會後，即以事返國。及癸卯（一九〇三年）夏至東京時，則青年會員多已從事於拒俄義勇隊工作矣。是會編譯之新學書籍，計有「法蘭西大革命史」及「中國民族志」數種。

是會成立之初。馮自由亦發起人之一，成立之日，在東京全體會員咸齊集會所拍照紀念。事前馮自由適因事返國，故未參預。無錫秦毓鎏（效魯）爲是會之主要分子，寶藏當年青年會成立日照片，有逾拱璧。民二十六年四月五日以病逝世，馮自由於是月二十一日赴無錫小婁巷秦府弔喪，并致輓聯曰：「憶昔年扶桑設會，長沙設學，無錫設府，原期國復民蘇，誰料破碎河山有今日！」「與吾子辛丑同硯，壬寅同盟，民元同事，忽告山頹木壞，此後搜尋史實向何人？」承時秦氏遺嗣鑑源即以三十七年前之青年會照片及亡友手撰各種革命筆記爲贈，誠於民國締造史料，增助不鮮。

此青年會會員台影，時在壬寅冬間，翌年各省同鄉會成，各會員被舉爲編輯員者甚多，

多鼓吹本會宗旨。旋發起拒俄義勇隊，未幾因日本政府干涉，陽爲解散，陰結同志爲軍國民教育會。近年來爲國流血者，均此中人也。而操政權握軍符執學界之牛耳者，亦不乏人。顧青年會之名已不復聞於世矣。余自癸卯秋初歸國，奔走數年，迄無所成。展覽此圖，輒有無窮之感。戊申養疴在家，獨居寡懽，私念蒲柳之質，未秋先衰，必不能久視人世，恐一旦淹化，而後之得此圖者不知台影之由，或且疑余以結納貴人爲榮者，是厚誣吾當時設會之心矣。吾無能一言以記之乎？爰信筆書之。時戊申六月二十三日也。

青年會會約之第一章曰，以民族主義爲宗旨，以破壞主義爲目的，其詳章於甲辰去湘時燬去，不復省記。嗚呼，事之成敗不可知，要之吾青年會於中國前途不無關係，可斷言之矣。效魯誌。

〔拒俄義勇隊〕　癸卯春，俄國進兵東三省，且向清廷提出七項新要求，留東學生聞之大憤，各省同鄉會紛紛開會研究對策。鈕永建（惕生）時在東京，忽發奇想，欲發起拒俄義勇隊，走告留學生會館幹事章宗祥、曹汝霖等，請其以會館名義召集全體學生組織學生軍，以拒俄人侵略。章、曹等以學生手無斧柯，決無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絕其請。葉瀾聞之，乃語同鄉秦毓鎏等曰：青年會揭櫫民族主義，留學界中贊成者極爲少數，欲圖擴

張，至爲不易，吾人盍贊成愓生組織拒俄義勇隊之主張，借此題目結一大團體，以灌輸民族主義乎。青年會員均以爲然，愓生旣認章、曹等失敗，憤懣不勝，一日訪秦毓鎏，滔滔述其主張，秦及葉瀾等贊成之，且允聯名爲發起人。永建大喜，卽在秦寓草傳單，定期開大會於神田錦輝館，各省學生到者五百餘人，有蒯壽樞（若木）、鈕永建、葉瀾、林長民、王璟芳等演說，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體通過組織拒俄義勇隊，舉陸軍士官學生藍天蔚爲隊長，日日操練，備赴疆場，先致電於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其拒絕俄人，否則與之決絕，且告以學生軍之組織，請隸其麾下，求其援助。今錄其所訂立規條如左：

第一　定名　學生軍

第二　目的　拒俄

第三　性質　（甲）代表國民公憤（乙）擔荷主戰義務

第四　體制　在政府統治之下

第五　組織　（甲）本部職員（乙）隊中職員

本部職員　部長一人經理科長一人書記科長一人運動科長一人參議科長一人其餘運動員經理會計書記參議等均無定員

隊中職員　隊長一人副隊長一人分隊長三人特務長一人參謀員每十人選一人計編全隊爲一中隊

第六　會議　爲全軍之總機關其議員以二種人員組織之（甲）本部部長及諸科長（乙）隊中隊長副隊長分隊長及特務長會議中應立議長一人臨時選定

第七　軍紀　（甲）謹守秩序（乙）服從命令

第八　籌款　（甲）出版款項預先運動臨時取款（乙）尋常款項學生義務捐特別捐

第九　講習　（甲）操習（乙）講課每日均各一時以上

第十　出發　俟特派員得確實警信覆信之後即行出發

第十一　解隊　（甲）目的已達（乙）目的消滅

第十二　附則　（甲）編隊秩序每日照常在校上課課餘編班至講習所講習（乙）退校次序出發既有定期即當報告監督及校長退學

規程公佈後，復通電本國各省，喚起國人同情，幷公推鈕永建、湯爾和二人爲特派員，回國說袁世凱出兵抗敵。上海學生亦開會響應，有湖北學生王璟芳，陽表同情，陰向駐日清公使蔡鈞告密，謂義勇隊名爲拒俄，實則革命，蔡鈞據報，乃致江督端方電云：「東京留學

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又清廷密諭各督撫云：「前據御史參奏，東京留學生已盡化爲革命黨，不可不加防備。又日本蔡鈞來奏，此間革命黨業已組成軍隊，將托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前歲漢口唐才常一事，則託勤王以謀革命，此間則托拒俄以謀革命，其用意與唐才常相似。而黨羽較密，編練尤嚴各語，不勝詫異。國家養士數百載，自祖宗以來，深仁厚澤，姑置勿論，即如近年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偏災，無不立沛恩施，普行賑濟，頃者亂離甫搆，而鄉會試亦不忍遽停，況本年於覆試以後，又創行經濟特科，國家待士旣優，予以進身，又欲廣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報稱，以言革命，似此則國家果何所負於該革命黨？前已飭蔡鈞、汪大燮，於在日本東京留學生舉動，務加詳察。各直省地方官於留學生之返國者，亦暗爲防堵，遍佈耳目。昨據袁世凱密摺，內言東京留學生若干人編練數軍，希圖革命，其電該督臣之意，則又詭言俄患日深，求該督助其軍火，在日本東京各學生便可至東三省與俄人決戰。情形叵測，就使本爲忠義，然距義和團之日未久，亦深慮其有礙邦交。朕以爲該學生等旣反對朝廷，朝廷亦不得妄爲姑息，蔡鈞、汪大燮與在日本東京留學生，即可時偵動靜。地方督撫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祕，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

然亦須分別首從，不得誣陷善良，此爲朕萬不得已，保全國本以固邦交至意云云。」於是蔡鈞乃請日政府勒令解散義勇隊，制止留學生練習兵操，學生等以報國無路，莫不義憤塡膺，痛哭流涙。至是靑年會同志乃分向各省同鄉會大倡革命排滿之說，由秦毓鎏起草意見書發揮民族主義，痛詆淸廷之媚外虐民，義勇隊員咸爲感動。葉瀾、董鴻褘、程家檉、秦毓鎏等更聯合隊員中之宗旨堅定者，祕密改組爲軍國民教育會，是爲拒俄義勇隊之變相。

一軍國民教育會一　軍國民教育會與義勇隊性質不同之點，後者屬於拒俄禦侮，而前者則屬於革命排滿，此其宗旨懸殊者也。義勇隊既解散，學生之卑怯者，以畏懼政府干涉，不敢再預聞政治運動。湖北學生王璟芳因舉發義勇隊志在革命有功，淸廷嘉之，特旨賞給舉人，葉瀾、董鴻褘、秦毓鎏諸人不爲少屈，乃於癸卯夏間發起軍國民教育會。羣推秦毓鎏起草立會意見書，茲錄原文如左：

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意見書

論題　不可不表明宗旨

哀哉義勇隊，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氣，仰人鼻息而不辭，受人唾罵而不惜，果何爲也哉？爲吾民族圖獨立歟？抑爲彼滿洲保私產歟？此不辯而明。凡吾同胞當無不曰：滿洲殺

我祖宗，奪我財產，已二百餘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遺之外人，致吾有滅種之慘。滿洲吾之世仇也，吾種之亡之且不暇，烏乎言為彼保產也。

然則拒俄胡為歟？曰俄據東三省，各國必與之爭，爭必出於戰，無論孰勝孰敗，吾之土地終非吾有矣。東三省亡，不足憂，東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隨東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憂，各國皆隨俄而瓜分我矣，嗚呼！吾族亡於野蠻滿洲，猶有獨立之希望，若亡於文明各強國，真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地矣。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鬭而死，此吾軍國民教育會之所以起，凡吾同人當無不知也。

然則運動滿洲政府又胡為哉？曰組織學生軍必須出發，欲求出發，必先除阻力，滿洲政府在今日猶是為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軍能至北方，則凡合吾宗旨之舉動無不可為，有此機緣，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達我目的於萬一也。上海志士之譏我毀我，豈為知我者哉！

故第一次開大會商議組織學生軍，葉瀚等即表明宗旨，演說之末，大聲問曰：吾軍此舉為國民乎？為滿洲乎？鈕君永建曰：為國民。葉瀚曰：是矣。遂退。諸君皆鼓掌。吾會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無不了然，徽章製黃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特欲達目的，

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時章程中措詞含渾，未將民族二字大書特書以揭明宗旨者，職是之故。

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勝言，吾會成立後，國中響應者甚多，故吾會之舉動大為國人所注意，若誤以手段為宗旨，互相倣傚，勢將率吾四百兆同胞為效力異族之奴隸，此大有害於中國前途者也。且欲舉大事，必立一正大之名，使曾外同志聞風與起，為我輔助。使會內同人心目所注，併攻一途，而後事克有濟。今吾會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貽人以口實，在清廷早洞見吾肺肝，於國民反助長其奴性，必至兩無所得，而本會之基礎，終無以自固，本會之發達，亦終無可望，藉令發達矣，此會之於中國前途果有何影響也。

因是之故，某等擬於今日開會，定本會之宗旨，曰養成尙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宗旨既定之後，皆當堅守此旨，以維持本會於無窮，鼓吹此旨以喚醒國人之迷夢。祖父世仇則報復之，文明大敵則抗拒之，事成為獨立之國民，不成則為獨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諒有同心！

或者曰：宗旨表明，則滿洲政府必多方摧殘，懦弱國民必從此退沮，不如養晦以待時機，此瞽言也。吾輩之舉動，無論如何順從，吾會之宗旨，無論如何腐敗，彼終不信也。

思所以防我賊我者，固未嘗一日間也。吾國民奴隸根性深，習慣於滿洲政府壓制之下，忘其殺父之仇，將遭滅種之慘，吾輩日夜喚醒之，猶恐不及，今復設一奴隸之模型懸於國民之前，吾恐滿洲政府不受吾欺，而吾四百兆同胞已遠至絕地，無復生機矣。故或者之言，不足欺人，適足以自欺耳。

然則宗旨之不可不表明也，既如此，而某等之所以默而不言者，徒以特派員未回，此旨暢明，恐罹不測。今則勢異疇昔，較量利害，計之已熟，用敢布其愚見，以俟公決。謹述芻議，伏希均鑒。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秦毓鎏、薩端、周宏業、貝鏞禮、葉瀾、張肇桐、華鴻、陳秉忠、董鴻禕、翁浩、陳定保、胡景伊、程家檉、王家駒、鄭憲成提議。

軍國民教育會成立時，以本身性質屬於祕密團體，須預防破壞，且須計及破壞後之安排，故定名頗費斟酌，而招收會員，概取嚴密，人數不多，咸能恪守規章，保存機要。開會無定期，會場無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併同盟會止，迄未破壞。會員徽章鎳質圓形，大如墨西哥銀圓，一面鐫黃帝軒轅氏像，像係採自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一面鐫銘四句，銘曰：「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鎏手撰。是年五月

間，上海同文滬報等忽傳學生軍北上特派員鈕永建、湯爾和在天津被清吏殺害之說，各會員聞之，愈爲激昂，決定進行方法三種，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更推舉同志返國分省運動起義，名曰運動員，黃軫（改名興）、陳天華即被派回湘之運動員也。其他秦毓鎏、程家檉、蘇子穀等先後返國講學，董鴻禕、王家駒等亦赴南洋羣島，各負相當任務，於革命進行。收功非鮮。

第八章　吳敬恒述癸卯上海蘇報案（續前書第六章）

關於癸卯年（民前九年）上海蘇報一案。本書上編第十六章述之頗詳。民三十二年六月吳稚暉先生致余書。稱此案發生時蔡元培早已赴青島。陳吉甫陳子及劉龍皆禁三年始出獄等語。與當時報載似有不同。大足補充余說所未及。茲將吳先生原函及抄示所撰記事錄載如下。

自由先生執右。奉賜書暨惠贈大著。感謝不盡。大著記蘇報案係據當時香港上海報紙。頗有不同。適近來介石先生欲知蘇報等案。由弟記憶所經縷敍交去。今使學生抄出一篇奉上。與大著相影證。而子民先生與此案尤風馬牛。人皆以爲潛逃。狂妄特甚。且蘇報案後。蔡先生仍回上海作警鐘報。足見彼初無懼在上海之事。又陳吉甫陳子及劉龍皆禁三年而出。並未即釋。獨太炎受禁二年。成爲大名。殊亦有幸有不幸也。一笑。匆叩

道安　弟敬恒頓　六月八日

蘇報案（以前略）

五月一號陳夢坡賞章行嚴之文才，圖將其女陳吉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館司主筆，揭登章太炎之客帝言，章太炎所作鄒容革命軍序，從此每日蘇報公開載革命文章，將張園之演說，大登特登，余並未主持蘇報，去年及今年，不過常常採登余文而已。

其時有爲假事，日本學生派鈕惕生湯爾和往見袁世凱，被袁斬首之謠，兩江總督魏光燾，本傾向新黨，其孫亦赴日留學，其時之候補道陶森甲、俞明夷、蒯光典等，皆與蔡子民素識，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愛國學社來周旋，至是時魏派陶森甲赴日，盡勸其子弟回國，陶森甲等亦常至社，勸蔡子民注意言論，稍溫和，免爲北平所懼，我等皆漫應之。

五日十二晨，俞明夷之子曰大純者，方二十左右，已留鬚，自日本歸，急入余房，余未起，揭帳問惕生斬首，確乎不確，是時已知不確，即告之而別。

五月十七在社旁空地，（今爲華安人壽保險公司等，是時空出有十許畝，民元尚擬用三十萬元爲同盟會購其地）。開中國第一次之運動會，觀者一二萬人，有沈葆楨外孫何梅士，用齒咬住薛仙洲之姪十五歲學生之衣，在盤杠上回旋三次，衆俱駭服，是日余在場照料，甚辛苦，傍晚運動會散，回至社中，方入門，張博泉遞余一紙，大言曰，你看。我接了，欲納入袋中，曰，我坐定細看。彼怒叱曰，不看還我，夜間開會。余怪甚，即笑曰，

夜間準到會。

夜間開會於社中一書房，有余、有蔡孑民、章太炎、張博泉、王小徐、吳建常（時爲會計，現在審計部爲參事），學生有穆抒齋、貝季眉、胡敦復、沈步洲、曹惠羣、（現爲大同校長，）章太炎先開口，學社乃教育會之附屬品，沈步洲說，有學社，才使教育會有會所，蔡孑民即扳起面孔，似表兩方皆鄙陋，余至此，方知章太炎日日與學生暗鬥，將逐去學生，另開學校，余即笑曰，如此爭執，兩方皆有主持校務之意，然校又無校款，止有板凳一套，而已。寧爭櫈凳耶。蔡孑民聞余說得太毛細，即怒而起曰，何至爭及瑣末，不成話說，即起去，余亦起，衆皆散，博泉倖倖而出。

明日蔡孑民即表示欲往青島，不願多問社事，衆留不可，渠略收拾，二十三日竟出校上輪船赴青島。（觀此，相傳蔡孑民因蘇報案而遁，乃大錯。章在他文章中，且云蔡聞蘇報案，不告他而遁，尤誣妄）。

二十四日余眷新由曹汝霖陪送歸，住泥城橋東水月電燈公司樓上，余亦出社，回寓不過問社事。

二十九日（恐係三十日），在日記記清，今不能確憶），沈步洲與何梅士同至余寓曰，今

日社中吵得不得了，章太炎大發火，學生亦不弱，爲胡敦復等五六人執持其手足，章行嚴之弟陶年，脫下皮鞋，掌其頰四五，一鬨而散，余縐眉曰，鬧得太不成了。

閏五月四日，星期日，余在寓尚未起，見有一穿藍呢馬褂四十許之上等人入室，遞與余女一函，即去，拆閱，乃俞明震之子大純致余書，言適自南京來有要事奉商，請至大興里七號進士第楊相晤。余起，有同鄉前曾任廣東香山縣知縣朱仲超來，遂同出，至盆湯衖橋土船上，送孫叔方，（即前年同在日本逐回者，後曾任南京教育部簡任祕書，今已死）。船開，余告朱仲超，願往大興里進士第楊否，彼欣然。至則所謂大興里者，乃上等私門妓之巢窟，有二十餘石庫門小樓房，至七號，果有牌子曰進士第楊，入門一青布長衫二十許少年，方據師座，有清潔穿藍竹布衫小女，皆十二三歲五六人，爲學生，是時上海尚少女校，大奇。少年即起問何事，余曰上有俞先生，約余等來，彼即讓余等上樓梯，既登樓，即見靠窗坐一老官僚，面目依稀俞大純，心知必係俞明震恪士，彼起立笑面相迎曰，是稚暉先生乎，余想既客氣，或無危險，即應之。彼又與朱相談，亦表聞名已久，坐定，見送信之藍馬褂人抱水烟袋坐床上，不與余等招呼。俞開口即曰，蘇報鬧得太利害了，夢坡我熟人，余昨往，彼逃出門，見其會計陳吉甫。先生等能勸其溫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鬧得亦

太兒。余曰，二人脾氣，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難怪出言憤激。彼縐眉曰，話如此說，太利害，亦叫當道受不了，即起至窗前案上，抽上一公文示余，即兩江總督部堂疑所發，照得逆犯蔡元培吳敬恆，倡言革命，煽亂謀逆，着俞道會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審實正法。看至此，彼即抽回，壓入書推曰，「笑話笑話，我們吃麵」。其時下面着青布長衫之先生，託一木盤，有麵三碗，餃頭兩盆。俞先生坐下，且每盆先吃一筷曰，「我們不客氣」，若表示麵與菜，皆未下毒。余等亦泰然而吃，且曰，「請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因我於半月前，又被老巡捕房捕頭藍博森傳至其寓曰，「你們藏兵器否」。我曰「斷斷沒有」。他曰，「沒有兵器，你們說話好了，我叫巡捕保護你們」。所以我心中亦知道你不敢捕。彼又曰，「笑話笑話，我想最好多到外國去留學，可幫國家改新」。我曰，法國很便宜。他說，「法國不好，還去美國，我的兒子，要他去美國」。余等見無話，即起身告辭，彼送至樓梯頭不下，曰「我住南京芝蔴營六號，我們可以常通信，稱我俞燕，你叫吳謹好了」。我莫名其妙，唯唯而別。

出門，方知所居必係駐滬辦事處常住之知縣某，即藍馬街之進士楊也。青布長衫先生，或係小舅子。女學生皆左右妓家之娼女，識字而便唱也。不知是否？

出門，余亦大笑，同往四馬路五層樓茶館，約晤友人許侶肖董茂堂，告以即刻之事。董結語曰，所謂俞燕，表示我燕安不捉拿了；你吳謹者，你謹慎點罷。大家皆笑曰，想來如此。

是夜，沈步洲何梅士又來余寓曰，外面傳說南京來捉人，蘇報捉了一個賬房陳吉甫去，尚要捉五人，有章太炎陳夢坡等。我曰，盍往蘇報一探；三人同行，行至日昇樓前，章太炎與嘉興學生敖孟姜，同由東邊走來，余等告以捕人事，彼等亦隨余等赴蘇報館，至則陳夢坡父女皆出見，夢坡曰，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從南京來，我心知有異，推說出門，他與我賬房陳吉甫略談報事而去。今早巡捕房派巡捕二人來，先見陳吉甫，問明姓名，即被拘住，又見余，彼等近在鄰近，甚知余者，余即道入，使人告知已出門。彼等却亦未入內搜捕，乃出拘票一紙，上有陳吉甫之名，又有六名，當時香港所傳拘票有蔡吳名不確陳範陳夢坡章炳麟鄒容劉保恆龍積之，將我一人變成二名，且吉甫拘住，我則認識，又任我入內而不拘，至今亦未再來，吉甫請求保出，要具六千元保單，我請文明書局出保，文明書局因保費要現款六千元，不肯保，只種怪現象，不知是何緣故。我聞巡捕認識夢坡而不拘，心知有異，且誤陳範陳夢坡一人而二名，此事必係俞明震所為，俞與夢坡熟人，誤

爲二名，表示不由於他，拘住吉甫，不拘夢坡，延長一日不拘人，必係拘一賬房，使其餘者逃去，即可從輕發落，且可對付北京，此乃官僚慣技。然當時章敖二人聽了，方冷笑，夢坡女吉芬又急急向我催問，要我解說，且言既認識而不拘，必有緣故，要想說出宜乎遁走，又不肯說，然情景畢露，章乃對敖曰，我們去罷，表示鄙此畏縮，倖倖而出。章敖去我即告吉芬曰，他既認識而不拘，想要放我們逃走，既放我們逃走而不逃，乃就先將腦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事矣，夢坡微笑。吉芬曰，我亦勸父親且去避一避再說，沈何二人亦贊同，即喚黃包車二乘，夢坡披了風帽，算病人，其妾挾鋪蓋同行。我與何沈三人在未上車前，先行約在愛國學社宿舍，同入宿舍再議，走至愛國學社宿舍，車亦至，時已十一點，敲門久，樓下徐覲吾出啓門，彼已經章太炎告其事，即鄙夢坡之逃，將門丟了便跑入曰，夜深又來鬧，我等上樓，樓上空鋪縱橫，已睡三人，一即章太炎，在被中罵曰，「小事擾擾」。一爲王小徐，推被起坐，呆視余等不語，無所表示，王小徐現在昆明。一汪允宗，蒙被若不知。未幾吉芬亦來，數人七手八脚，鋪被於空床，使夢坡下樓門門，我等五人各出散歸，臨行約沈步洲，明早同到宿舍，遷夢坡於吳彥復新聞寓中，宿舍不可居。（彥復即章行嚴之岳父，爲吳長慶之子，長慶乃奉李鴻章之命，帶兵至朝鮮提朝鮮王之父

大院君回天津者，其役張謇袁世凱皆隨去，世凱以同知升知府，作駐朝鮮委員）。

閏五月五日星期一，全上海皆知爲蘇報事，要捉許多人。然自早上至下午五時，並無舉動。

早上余至愛國學社，沈步洲亦到，正在探問，有葉浩吾，入門即對余拱手曰，「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何在」，彼且說且由後門往宿舍，余等隨往，彼已出門，亦有留此身以有待之聲浪隨出，即匆匆而去。我等入宿舍門，章太炎方坐樓梯下一方桌上食粥，見余等，即曰哼哼，我一面上樓，一面報以滑稽曰，哈哈。

上樓收拾，沈往喚洋車三輛，下樓章已不在，我等乘洋車，經赴新閘，彥復已赴天津（時袁世凱每月送錢），我等至，說明來意，彥復之母吳太夫人大駭，覺曰，速去速去，遲則將喚巡捕來。我等無奈，改往白克路修德里常州湯中之人演講社，湯欣然容納，我等各歸。

至晚，沈步洲何梅士又來余寓，告曰，今日六時，巡捕多人走至愛國學社，章太炎方在賬房算賬。巡捕出拘票，問有某某等否，章曰餘皆沒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繫之，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許。我曰他以坐牢爲榮，亦很好，沈何亦微笑。

六日報亦披露，滿城風雨，且聞陳夢坡之子與劉保恆皆被捕。（劉保恆者每當張園演說，亦必登台，惟語無倫次，人以其自說開過大礦，要款子，大亦不要緊，日往蘇報，至五月，我與蔡孑民發見其介來一人，欲去廣西起兵，要借五千元，劉且同來，既劉常說有大錢，何以其友又來借五千元。我一日告夢坡，恐劉不可靠，夢坡曰，稚公勿疑，劉至聖至仁至義，我聽了大駭，且亦不值反駁，反正我們既講革命，聽他好了，即笑笑而罷。至民國後，我與蔡孑民談及，孑民說，夢坡當時曾告我，劉是孫文化名，我不信，然不駁，笑笑。國民政府到南京，劉又出現，方知爲鎮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出洋，什麽外交他都能辦，因其坐過三年牢，亦漫應之，然未求官，抗戰前尚未死，不知今在否）。

晚又聞傳章太炎已在捕房寫信，勸鄒容龍積之自行投到。後聞鄒容已被張博泉藏匿虹口敎士處，得章信，鄒即出。（龍積之桂林人，本康梁派，亦常至張園，人極老實，後爲焦易堂岳父，今尚健在，年八十四，住桂林，當時亦禁三年。）

七日鄒龍皆自首，香港傳龍在四馬路被捕，大不確，龍實得章函而自行投到，早上開庭成一大案。然捕頭藍博森等常保證惟有言論，不允拘人，何以今食言。當時莫名其妙，後余到英，方知英國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語，空言必不拘，當時南京控告之詞，

因章炳麟文中有罵載恬小醜，罵了皇帝，所以照例要拘，並非着重革命。其時上海人無知此例者，南京請了律師，以罵皇帝必要引渡，照例可以引渡，捕房允定罪而不引渡，他們算是着重革命黨，當時我等皆不知。

九日余至老巡捕房探看彼等五人，章太炎鄒容陳子榮劉保恆龍積之同拘一室，彼等環立鐵柵內，我在柵外，我亦不好意思多開口，彼等頗沮喪，見余自由，必內忿，然彼等可逃不逃，逃又自首，亦不屑計較我之自由，章反溫然，向我點頭，巡捕在旁，不許我等多言，即揮我出。

余出捕房，適遇南洋公學賬房江趨丹，此人遭公學開除，彼見我自由，大奇，兇目對我，我不顧而行。

十日，許侶肖（許為李四光之岳父，今已故）。方佐福開森在盛杏生寓內譯書，來告我曰，昨日江趨丹來告福開森，請福告盛杏生，要求捕房幷捕我，福雖未允，然江必大爆動，你不如稍避，你既知演說革命，不必先送頭去，應一避，余笑頷之，余女即雇洋車送至中虹橋一石灰公司樓上住，此公司乃與余同晤俞恪士之宋仲起其兄所設也。

數日，許與沈何等皆在外接洽輪船，閏五月十六日早上，即車至金利源碼頭上太古輪

船，送余至船上者，章行嚴，沈步洲，胡敦復，伍某，（即南洋公學置墨水瓶于師座之人，後久在申報任事），曹惠羣等，陪余往者何梅士，彼亦擬赴歐留學。

船至香港，余住下，何梅士至廣州，向其六舅籌川資，為舅扣住，不許出。其時余滯香港半月，晤陳少白馮自由等。有洪某者，聞亦革命黨人，其子方留學倫敦，作書介我於其子，其時最殷勤報待我者為華字報之某先生（今日記不在已忘其名）過十日，余友陸煒士挾來六百元，乃彼與方子仁莊思開各贈二百，我欲赴法，彼强我赴英。（我所以赴法，因愛國學社初開時，李石曾偕同曹汝霖夏霜秋同訪我，聚餐於四馬路杏花樓，其時彼隨孫寶琦赴法，曾戲約我亦赴法，煒士必强我至英者，懼法為革命策源地也）。其時方有疫，禁坐三等艙，遂以二百八十元買日本丹波丸二等艙票而行，上船晤林文慶，彼進京晤肅王，曾來愛國學社演說，彼介我與蘇格蘭人鼓浪嶼中西學堂校長蘭庚認識，蘭庚偕其夫人與小女同行，並有厦門學生夏雷兩人同去，我與夏雷兩人同房，後至蘇格蘭，同住兩年，彼等學我藍青官話，我與彼等同居說中國話，使初出說話之鋒鋩一挫，嗣後又不離中國人，至英語不能自由。

第九章　癸卯後上海志士與革命運動

華興會與萬福華刺王案　光復會之活動　上海及江蘇同盟會　競業旬報及神州報　陳其美之革命活動　民呼民吁民立三報之經過　中部同盟會及長江革命　上海光復及滬軍都督

〔華興會與萬福華刺王案〕　甲辰（一九〇四）春，湘省革命黨人黃興（原名軫），劉揆一，馬福益等組織華興會，定期是冬十月十日，清西后六十生辰，襲取長沙省城，分五路大舉。不幸事洩失敗，興揆一等先後逃滬，設秘密機關於新閘路新馬路餘慶里，企圖再舉。寓滬各省革命黨員多出入其間，皖人萬福華其一也。時福華聞前桂撫王之春有勾結俄人侵略東三省之舉，異常悲憤，乃向友人假得手鎗一枝，日欲伺隙狙擊之春，以警兇頑。初潛伏跑馬廳新馬路昌壽里王寓所左右多日，迄無下手機會。乃於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趙某名義，邀之春會飲於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館。之春依時赴約，甫入門，福華大罵王賣國之罪，即舉手鎗擊之，以不諳先撥機制然後放鎗之法，撥機十餘次，均無子彈射出，遂為西捕所擒，被繫於老捕房。越日，黨人章行嚴聞訊往捕房慰問，捕房因得跟踪至餘慶里機關大事搜索，在寓之黃興、蘇鵬、張繼、薛大可、章勤士、徐佛蘇、郭人漳、林萬里、朱啓陶、陳天華等十餘人

並被捕去，就中有道員郭人漳方就江西新都統之職，是日適在路上與舊友張繼趙世瑄黃興三人相遇。張繼即邀之至餘慶里敘談，故亦同時被捕。案發後，旋得贛撫夏時來電爲郭人漳辯護，上海道袁海觀亦親訪英領事要求釋放，因是郭等十餘人遂得不問事由全數開釋。先是湘鄂等各省撫均有文電至滬通緝黃興，且附以照像，故會審時興詭稱爲安徽教員李有慶，西吏猶持與之照片對照。以有鬚無鬚之別，疑惑不定。幸一華人通譯事先詭稱所搜出黨人名冊，爲日用飯菜賬簿，即時拋棄，無從證實，始得無事。興等以滬上不能立足，乃先後避往日本。

〔光復會之活動〕　癸卯夏秋間，留東學界所組織之軍國民教育會，以清廷禁阻學生結隊拒俄，遂決計推舉會員中在本省有相當力量者爲實行員，使歸國從事實行工作。湘人黃興，皖人程家檉，浙人龔寶銓數人，即歸國實行員之最重要分子也。寶銓既返國，初組織暗殺團，謀狙擊一二滿清大吏，以張聲勢，久久未得機會。至甲辰秋乃招集江浙皖數省同志擴大爲革命黨集團，會蔡元培從靑島歸上海，覘知其事，乃求入其會，願與合作，團員非常歡迎。於是更將規章詳加修訂，定名曰光復會，羣推元培爲會長。時元培仍居愛國女學堂，故會中事務，多在愛國女學取決之。寶銓與會稽人陶成章爲莫逆交，諗知成章從事聯絡浙省祕

密會黨工作有年，與各會黨首領淵源甚厚，故力邀成章入會。成章從之。由是紹興商學界及各屬會黨頭目相與訂盟者，絡繹不絕，成章之力爲多焉。是歲十月，黃興馬福益等謀在湘省大舉，元培預使成章等計畫在浙省響應，及黃興等於期前事洩失敗，浙事遂亦中止。是冬光復會始在滬正式成立，章炳麟時在獄中，嘗致書元培等策動之。十二月，紹興人徐錫麟偶過上海，見元培於愛國女學，遂亦入會。錫麟素有大志，訂盟後隱然以匡復爲己任。時以元培專心學術，不耐人事煩擾，致會務無大進展。乃獨歸紹興創辦大通學堂成章寶銓及有力會員呂熊祥、趙卓、蔡元康（元培族弟）諸人均入紹興佐之。由是光復會之大本營遂由上海移於紹興，旗壘爲之一新，及乙巳年（一九〇五）七月各派革命黨合組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光復會員亦爲主要之發起人。故成立之初，即由皖人吳春暘推荐蔡元培爲上海分會長，未幾陶成章劉光漢亦任民報編輯。春暘成章光漢皆光復會員也。同盟會成立後三月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憤，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海灣自殺，同盟會員秋瑾易本義一派主張全體歸國，另在上海辦學。胡漢民汪兆銘一派主張求學宜忍辱負重，力反對之。於是秋瑾憤然歸國，與諸同志創設中國公學於吳淞，旋由徐錫麟介入光復會，時瑾方在滬組織中國女報，又與中國公學教員陳伯平等稅屋於虹口祥慶里爲活動機關。錫麟以己正實

行捐官擠販計畫，無暇兼顧大通學堂，遂舉校務及全浙軍務悉委瑾任之，相約光復軍在皖浙二省同時發難。瑾於是入紹興主持一切。及丁未（一九〇七）五月，錫麟在安慶事敗，瑾於六月亦爲清吏捕殺，光復會自是一蹶不振。

〔上海及江蘇同盟會〕　乙巳同盟會成立之初，即已指定蔡元培爲上海分會長兼主盟員，旋以元培將赴德國留學，會務不能有所進展。丙午（一九〇六）春，同盟會本部乃派高劍公（後更名旭，號天梅，金山人。）爲江蘇分會長，合上海江蘇二分會爲一機關。初創辦健行公學於西門小尖場寧康里爲革命運動樞紐，同事者有朱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柳棄疾（字亞子，吳江人。）陳陶怡（原名劍虹，後改陶遺，號道一，金山人。）沈礪（字道非，松江人。）陳去病（字佩忍，吳江人。）吳修源（號信三，松江人。）諸人。繼又開設會所於寧康里某號，距健行公學不百步。其屋初爲同志夏聽蕖養病之所，故即以夏寓名之。第一次會議蒞會者，有蔡元培、劉光漢、張昭漢（湘鄉張通典之女公子）等三十餘人。第二次會議則假座新聞路辛家花園，梁喬山、譚心休、龔鍊百（字鐵錚庚子富有票案龔超之弟湘鄉人）等與焉。健行公學實繼承愛國學社之統緒，高柳陳朱沈吳等，皆任講師。以黃帝魂，法國革命史，漢魔叢書等爲教材，學生頗感動。以是歡迎章炳麟出獄及赴華涇鄉爲鄒容烈士

墓紀念碑行開幕禮，均有健行學生參預焉。丙午丁未間（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孫總理常來往日本南洋，舟過滬江時，每由在法租界公董局服務之法國友人向同志傳達音訊，於是劍公、葆康、陶怡、亞子諸人，恆至吳淞舟中相見，并請示進行方法。又東京出版之民報、復報、洞庭波、鵑聲、漢幟各刊物，亦以健行公學為總匯，陳陶怡每攜至福州路奇芳茶樓品茗售書，與徐敬吾所設之書肆成犄角，圍觀者如堵牆。時敬吾之女公子寶姒女士早已病故，敬吾之宣傳力因之大減削矣。後數月，外間頗有清吏將封禁健行公學之謠諑，衆以夏寓接近健行公學，不速遷，恐有一網打盡之禍。丙午秋，乃徙於八仙橋鼎吉里四號，仍標曰夏寓，所以避耳目也。其初寓居鼎吉里者為高劍公陳陶怡柳棄疾三人，後以健行校務來往不便，而湘同志寧調元（字太一，醴陵人。）陳家鼎（字漢元，寧鄉人。）傅專（字鈍根，醴陵人。）適有事來上海，乃以相屬焉。未數月寧等東渡，則劉光漢，蘇曼殊入居之。同時吳淞中國公學亦設有同盟會機關，梁喬山譚心休馬君武等主持之。故章炳麟出獄，即迎至公學下榻焉。及明年丁未夏徐錫麟秋瑾事起，清吏照會滬租界當局大索黨人，人心為之洶洶，諸同志多他遁避之。健行公學始解散，鼎吉里四號機關亦取消。自是丁未至庚戌（一九一〇）之三四年間，同盟會在海上之黨務幾完全停頓，長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無所進展。其後陳其美出

而重張旗鼓，始自空言而漸進於實行，而黨勢爲之一振焉。

（競業旬報及神州報） 同盟會成立後一二年，寓滬同志發刊報紙者有數種：一爲丙午年秋瑾女士所主辦之女報，此報出世爲期甚短，故功用不廣。二爲競業旬報，出版於丙午年夏秋間，館址設在鐵馬路愛而近路慶祥里，主持者爲傅鈍根、謝諮莊、丁慧仙、胡適等數人。時香港中國日報嘗委托競業旬報以通電報告新聞事務。適是歲十月，萍鄉醴陵革命軍起，謠傳已攻破長沙省城。傅鈍根謝諮莊等信以爲實，竟電中國日報謂革命軍克復長沙。中國日報遂特發號外，宣揚革命軍勝利。後乃知爲不確，大爲保皇報所指謫，誠趣聞也。三爲神州日報，出版於丁未年二月二十日，主持者爲于右任（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楊守仁（字篤生湖南常德人）。汪允中（名德淵歙縣人）。葉仲裕俞懷秋王无生諸人。是報鑒於往日蘇報及國民日報之覆轍，對於時政之批評，慣用旁敲側擊之文字，故不易爲清吏所挑剔。刊行未及一載，以隣居失火，不幸殃及，全館悉付一炬。楊守仁緣電桿而下得免。事後于右任以無力恢復辭退，仍由楊守仁、葉德裕、汪允中諸人設法重整旗鼓。逾年，楊守仁渡英倫留學，葉德裕以病自沈於江。舊日發起人留者，僅汪允中王无生數人耳。是報支持至民國後數年，易主多次，論調亦變化無常。其文章最精彩者，爲關於辛亥年三月黃花岡一役之發難紀

事及諸烈士傳記，與後起之民立報，可稱一時瑜亮。

〔陳其美之革命運動〕　上海同盟會自丁未健行公學及夏寓相繼取消後，江浙黨務因之擱淺者三載。及戊申（一九〇八）春，陳其美（字英士吳興人）自日本歸國，始漸著手於黨務工作。其美素有大志，昔於丙午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旋入東斌學校習軍事學，及履滬，乃糾合同志創辦中國日報及民聲叢報爲言論機關，旋設祕密事務所於馬霍路德福里，江浙革命黨人之往來滬上咸駐足其間。同志皆以梁山泊三字名之。至明年己酉（一九〇九）夏，會務益振，其美遂時約江浙兩省同志在事務所商議大舉計劃，時同志劉光漢，汪公權，郎舅已投降清江督端方，充當密探，方由日本返國未久，常至事務所中訪友，藉以探取消息。諸同志以光漢爲本黨文壇健將，無疑之者。某次祕密議決定大舉進行方略，光漢亦列席，遂以見聞所得報告端方。端乃據以照會租界當局派警吏查抄德福里機關。其美以外出得免，在寓者三人，周淡游，褚慧僧（輔成）喬裝工人走脫，祇張恭一人被捕。張字同伯，金華人，爲浙江龍華會首領，秋瑾之左右手也。被逮後，移禁南京監獄。平陽黨首領王金發偵知爲光漢所爲，怒挾鎗訪之，責其變節賣友，將處以死刑。光漢跪地乞命，謂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張恭。恭因得改繫上元獄，倖不死。光漢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權以爲無慮，仍時至滬刺探黨人

祕密，卒爲王金發鎗斃示儆。案發後，金發乃借其同事一人避地香港，匿於灣仔東海旁馮寓，此己酉冬間事也。其美經此事變，江浙大舉計畫遂以中輟，至辛亥中部同盟會成立，始作捲土重來之計。

「民呼民吁民立三報之經過」　于右任自神州日報被火辭退後，旋向寓滬殷商龐青城，柏小魚，張人傑諸人募集資本，另創民呼日報，號稱已招足股額六萬元。館址設在山東路一百五十六號。其籌備始於戊申年八月，至明年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始告出版。其所宣佈之主見，曰：本報實行大聲疾呼爲民請命之宗旨，曰本報爲純全社會上之事業，對於內政外交力持正論，無所瞻徇。曰本報博徵海內外名人各種著作，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擔任著譯者，除右任自任社長外，尚有范光啓、吳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錫三諸人，銷路之盛，漸駕各老報而上之。報中言論，對於時政得失及官吏貪汚，時下嚴厲之批評，尤於陜西甘肅二省當局多所指摘。以是大惹清吏之嫉視。出版後四月，迭次發生訟案，一爲陜甘總督毛某飭滬蔡道控告該報主筆于右任，陳飛卿所辦甘肅籌賑公所有短解賑款情事，令向會審公廨徹底查究。二爲皖省鐵路公司協理朱雲錦控民呼報毀謗名譽案。三爲已故上海道蔡鈞之子國楨控民呼報，謂其毀壞故父生前名譽案。四爲新軍協統陳德龍控民呼報毀壞名譽案。四案連續發

生，于陳二人以此被逮捕房月餘，經會審公廨十四次研訊結果，是歲七月廿四日卒由中西讞員宣判，謂「民呼報館不安本分，迭被控發，念係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實非安分之徒，姑念振款清繳，尙未侵吞，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判逐出租界。陳飛卿應併飭具安分結存案。嗣後如有借開報館不安本分憑空詆毀情事，定當重辦，不得仍援民呼之案爲例」云云。同時租界工部局復徇清吏所求，將民呼報之發行權强行取消，而民呼報遂無法復版。事後滬上各報咸著論斥責會審公廨判辭之失當，清吏無如之何。民呼報既閉歇，于右任乃於同年八月中旬，另發刊民吁報，以繼其統緒。且在法國駐滬領事館註冊，以避清吏魚肉。館址仍在山東路舊地，宣言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爲宗旨。名義上以朱少屛爲發行人，范光啓（鴻仙安徽人）爲社長，景耀月（字帝召山西人）王无生周錫三等撰述。所撰發刊辭，出帝召手筆，辭語典雅。頗爲當日士林傳誦。時日人方銳意侵略滿蒙，清廷拱手讓人，事事屈伏。故民吁報時對國人大聲疾呼，痛斥日人之陰謀。出世甫兩月有餘，是歲十月初七日，遂爲駐滬日領事三穗照會滬蔡道，將民吁報暫行封禁，並傳該報主筆范光啓訊究。該日領所指出民吁報傷害中日二國邦交之言論凡六十二則如：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路與遠東和平，外交回顧之惋嘆，國民之自覺，伊藤噩耗雜感，滿洲痛史之鱗

辰等篇。豈一字之微，亦指爲有關日本國全體之名譽。此案研訊多次，日領否認爲原告，而使蘇松太道蔡某任之。審訊時，日領復要求正副領事同列席會審，照例有權會審之英美德三國領事均以事不干己，規避不出，故讞員寶子觀惟日領之命是聽。滬上各英文報如字林西報，捷報等皆著論批評清吏處理此案之不公，及日領之無理取鬧。清吏及日領遷於輿論，始決將此案從輕判結，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宣判大意云：「民吁報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實於中日邦交有損，該報發封業經多日，此案自未便久懸，到案主筆范鴻仙並非該報緊要之人，從寬判將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予深究，該報機器以後不准作印刷報章之用」等語。於是民吁報竟遭永遠封禁。計自出世以迄被封，爲期不過四十餘日而已。民吁報停版後十月，于右任以同志龐青城、沈縵雲、孫性廉、陳其美、周覺等之助，復募集資本十萬元，由發起人先認定三萬元，另組織民立報爲國民正當的言論機關，館址設於三茅閣橋。原定是年八月二十八日民吁報被封一週年紀念日出版，嗣以籌備不及，乃改至九月初九日。時清廷方以預備施行立憲爲號召，海外及各省革命黨員多駐足申江，伺隙而動，故任民立報撰述者有宋敎仁（漁父）、呂志伊（天民）、景耀月、談善吾（老談）、范光啓、王无生、徐血兒諸人。彬彬英才，可稱一時之盛。越年辛亥三月，黃興等攻粵督署失敗，義聲震於全

國，民立報益振振有辭，崇論閎議，大爲黨人張目。及是歲八月，武昌革命軍興，宋教仁、呂志伊、于右任、景耀月、范光啓等均出任軍政府要職。民立報中樞，幾爲之一空。其後支持至民國二年秋，各省討袁軍敗績，以不禁袁世凱暴政之壓迫，自行停版。

（中部同盟會及長江革命） 同盟會事例，海內外各地概設分會，咸直隸本部或總理。及戊申孫總理駐節新加坡，乃特設南洋支部，以統御英荷兩屬各分會。己酉年冬復添設南方支部於香港，以籌劃西南各省軍事。庚戌正月，廣州新軍反正一役，即南方支部所策動也。新軍之役既敗，南方支部諸首要多星散，黃興胡漢民赴南洋，馮自由赴北美加拿大，趙聲譚人鳳赴日本。是歲六月，譚人鳳、宋教仁、趙聲、林時爽、居正、張簡亭等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會於小石川區左仲遠（原名陳猶龍，字桃癡，庚子唐才常案有名。）寓所。宋教仁建議組織中部同盟會，以策動長江各省革命工作。譚人鳳力韙其議，衆贊成之。宋教仁旋返滬，與陳其美、章梓、鄭贊成等計劃進行。是年冬，黃興、趙聲、胡漢民等根據檳榔嶼幹部大會原議，決定在粵大舉。譚人鳳、趙聲主張從速設置中部同盟會，集合長江各省同志以響應廣東義師。衆遂推舉譚人鳳攜資赴上海，南京，九江，漢口，長沙各地，從事此項工作。人鳳於辛亥正月初旬抵滬，即傳黃興命，督促宋教仁、陳其美、章梓、鄭贊

成等分途進行。繼赴漢口長沙，晤居正、孫武、焦達峯、謝介僧、曾伯興、劉承烈諸人，均令着手積極籌備，與粵軍協同動作。是歲二月中旬，人鳳再蒞上海，時宋教仁、陳其美等籌備組織中部同盟會已漸就緒。人鳳以粵省軍事發動在即，未及開成立會，即邀教仁其美呂志伊赴香港參加義舉。未幾，黃興等以倉卒焚攻督署失敗，人鳳等乃先後歸滬，仍繼續長江革命工作。是歲五月下旬，譚人鳳復至漢口，與居正、孫武、焦達峯、楊任、謝介僧、鄒永成、曾伯興等重商湘鄂大舉計畫。旋偕曾伯興蒞滬，訪宋教仁、陳其美等報告長江各省運動成績。遂於閏六月初六日假座湖州會館，開中部同盟會成立會，各省蒞會同志凡三十三人。衆推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及某某四人，分任庶務文事會計交際等部長。定議由江浙皖贛鄂湘川陝八省聯合大舉，各自分途進行，而統屬於中部同盟會。是日到會簽名冊今尚由楊譜笙鄭重保存，照錄如下：

宋教仁　湖南常德府桃源縣人　上海三茅閣橋民立報

陳其美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上海湖州旅滬公學

涂　潛　四川夔府雲陽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鄧近器　四川綏定府新寧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陶詠南	四川夔府雲陽縣人	吳淞中國公學
陳勒生	福建侯官人	上海新聞發存票處
史家驊	福建閩縣人	上海新聞發存票處
鄭螺生	福建	南洋吡叻分會
李孝章	福建	南洋吡叻分會
王源水	福建	南洋吡叻分會
王闢塵	福建	南洋吡叻分會
王藹廬	福建閩縣人	上海四馬路三山會館
張仁鑑	四川重慶府涪州人	吳淞中國公學
潘祖彝	福建南平人	靜安寺路海關造冊處
林　琛	福建閩縣人	福州南台建言報館
李　洽	湖南新化人	長沙南陽街作民譯社
梁　鋆	湖南邵陽人	吳淞中國公學
李光德	江蘇無錫人	無錫觀前街七號

倪緯漢　安徽蕪爲人　民立報館
范光啓（鴻仙）安徽合肥人　民立報館
姚志强　浙江烏程人　湖州旅滬公學
楊兆鋆（譜笙）浙江烏程人　湖州旅滬公學
呂志伊　雲南思茅人　民立報
江鏡清　浙江奉化人　上海新學會社
胡朝陽　浙江奉化人　新學會社
章　梓　江蘇上元人　三馬路國民社
張卓身　浙江平湖人　西門外慶安里三號
周日宣　浙江奉化人　城內東門
曾　傑　湖南新化人　長沙貢院東街南陽印局
沈　現　江蘇嘉定人
譚人鳳（雪髯）湖南新化人　北浙江路晉壽里卅五號通信名用雪髯
譚毅君　湖南邵陽人　北浙江路晉壽里卅五號

陳　道　　湖南湘鄉人

中部同盟既成立，會員對於長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趨積極。至七月中旬，鄂省軍界同志運動已臻成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遂派居正，楊玉如赴滬購辦手鎗，并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蒞漢口主持大計。時黃興尚在香港，居正等抵滬，即在馬霍路陳其美寓所召集會議。蒞會者除參加成立會諸人外，于右任，熊克武，陳方度，柳聘儂，梁維嶽，譚心休等預焉。是會決定南京上海與鄂省同時發動，并派呂志伊赴香港請黃興速來。居正等留滬旬餘，以陳其美代辦手鎗尚未齊備，乃遣楊玉如先歸。越數日而鄂省同志迫不及待，武昌南湖炮營之炮聲轟然震動全國矣。於是黃興，居正，譚人鳳，宋教仁等兼程赴鄂督師進取。陳其美，李燮和，章梓，林述慶，姚志強，俞煒，龔寶銓等亦聯絡上海吳淞杭州鎮江南京等處防軍先後反正，以響應之。是則中部同盟會策動之力爲多焉。

「上海光復及滬軍都督」　擔任上海光復之任務者二人：陳其美與李燮和是也。其美從事江浙革命工作數載，與各地防軍及會黨素有淵源。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亦同盟會員，先後嘗參加甲辰長沙華興會及丙午萍鄉醴陵二役，後至南洋荷屬文島雙溪烈埠，充華僑學校教員。戊申，陶成章在南洋發起光復會。端賴其力。辛亥，黃花岡一役之前，黃興遴其

歸國參預義舉。燮和偕陳方度至廣州而事敗。黃興遂遣之赴滬，使聯絡駐紮上海吳淞南京各處湘籍防軍相機反正。及武昌革命軍興，燮和運動益力，上海防軍及駐吳淞之黎天才部多受其部勒，準備克期發動。其美聞江南製造局已有防軍一部聯絡就緒，遂迫不及待，使高爾登楊譜笙於九月十三日，率民軍敢死隊進攻製造局，局中駐軍贊拒各半，一時未能攻下。其美乃請各同志停攻，而自徒手進製造局，向反抗軍隊開導。衆力阻，不聽。果爲清軍扣留，用鐵索鎖禁於柱上一夜。燮和聞警，乃令所預約之防營管帶陳漢欽立向製造局猛攻，出其美於險，各同志乃在小東門內海防廳內開會，議組織滬軍都督府。各防軍初擬推燮和爲都督，陳漢欽爲上海總司令。後以燮和與其美意見不洽，紳商各界多屬意其美，陳漢欽從中排解，力勸燮和退讓，以免內鬨。時駐吳淞陸軍濟字營早受燮和約束，亦同日反正，燮和乃讓都督於其美，自領所部移駐吳淞，另設軍政分府，稱吳淞都督。尋改稱光復軍司令。至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始解職閒居。其美既任滬軍都督，有所憑藉，遂力助蘇州杭州鎮江南京各地義軍之發動。復建議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各省代表推定伍廷芳溫宗堯爲臨時外交代表，其後各省代表之選舉大元帥副元帥，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成立。孫中山先生之當選臨時大總統，其美與有力焉。

第十章　癸卯檀香山興中會之復興（稿前書第十九章）

〰檀山新報之改組　希爐埠分部之成立　孫總理之駁保皇報文　入美手續之籌備〰

〔檀山新報之改組〕　癸卯年（一九〇三）夏秋間，孫總理自越南抵日本橫濱，時距東京拒俄義勇隊及上海蘇報案風潮未遠，與此案有關之陳範、黃宗仰、陳擷芬諸人及各省激烈分子，多逃亡至日，咸就總理商討革命進行方針。總理以國內民智日開，機會漸臻成熟，乃於東京青山創設革命軍事學校，以收容各省有志軍事之青年，並決計再遊美國，籌措餉糈，以備大舉發難。是歲秋冬間，從日本抵檀香山。此地爲其多年舊遊及興中會發源之地，其兄德彰向在鄰近之茂宜島經營畜牧，故親朋故舊至夥。惟是處黨務自經己亥年（一八九九）梁啓超到此提倡保皇會之後，興中會員以梁稱總理介紹函爲餌，多爲所惑，（事詳本書上編）投身保皇會籍者，頗不乏人。因是興中會之團體，久已蕩然無存，會員中能終始不變者，祇有鄭金、鄭照、李昌、程蔚南、許直臣、何寬、鍾宇等十數人。然亦懾於保皇會之聲勢，莫敢或抗，惟緘口結舌，以期待總理重來而已。總理在乙未年（一八九五）冬間廣州失敗後，祇來檀一次，故此度重來，已相隔九載，大有今非昔比之感。時保皇會有機關報名新

中國報，其主筆爲前澳門知新報記者陳繼儼，號儀侃，康有爲之高足弟子也。聞總理之來，恐保皇會之基礎爲之動搖，乃於報上醜詆革命黨，且及總理個人，舊興中會員鄭金、李昌等異常憤激。程蔚南與總理夙有交誼，時在檀主辦一毫無宗旨之舊式報紙，名隆記報，又名檀山新報。總理乃使程改組該報爲黨報，以筆政乏人，遂親自撰文與新中國報大開筆戰，並致書馮自由，使代延聘前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來檀任總編輯。檀島黨人自有此報爲喉舌，旗鼓爲之一新，而會務亦稍稍復振。

〔希爐埠黨部之成立〕　夏威夷羣島除檀香山正埠外，以希爐埠爲較巨，其地以有火山之名勝，遊客至衆，商業亦頗繁盛。華人居此者約數千人，就中屬基督教徒者不少。有華人基督教禮拜堂一，主持者爲宣教師毛文明（原名文敏）。庚子年（一九〇〇）九月謀炸廣東督署一役，嘗與史堅如共事之興中會員也。時在該埠任職播道，間或宣傳革命，深得華僑信仰。聞總理抵檀，乃發起歡迎會，請總理來埠講演國事。總理欣然蒞止，文明與該埠著名農業家黎協假日本戲院請總理演說，華僑聽者數百人，座無餘隙。旋由文明介紹黎協、黃振、盧球、李華根、古賀、劉安、楊吉、鄭仲、黃義、鄭澄、林弼南、唐安諸人入會，將原日之演說會改爲黨部，希爐埠之有革命團體自此始。

「孫總理之駁保皇報文」　總理自希爐返檀後，會務日見起色，時任檀埠基督教禮拜堂牧師者爲黃旭昇，向有志革命，與毛文明有感誼，總理至是大得其助。李昌、鄭金等乃假西人戲院請總理演講三日，聽者異常踴躍，先後得新會員黃旭昇、楊銳、曾長福等多人。前時誤入保皇會之興中會員多覺悟來歸，保皇黨勢力因之大受影響。陳儀侃爲挽回頹勢計，乃日在新中國報造作誹語，向革命黨挑戰。時隆記報所聘記者倘未抵檀，總理於是彙集新中國報兩月來排斥革命之口實，撰一駁保皇報文以斥之。是爲總理生平在報上撰作長文之開始，茲覓得民元前九年之隆記報錄載如下：

駁保皇報（載癸卯年冬檀香山隆記報）

陽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報刊有敬告保皇會同志書，此書出於該報主筆陳儀侃之手而託他人之名，欲間接而駁僕日前之書也。書中所載語無倫次，義相矛盾，可知作者於論理學（Logic）一無所知，於政治學更懵然罔覺。所言事實多有不符，所引西事牽強附會，本不欲推求詳辯。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條駁之，以塞毒燄，而闢謬論。彼開口便曰愛國，試問其所愛之國，爲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所愛之國爲大清國，則不當有「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之一語，自其口出。若彼所愛之國爲中華國，則不當以保皇

爲愛國之政策，蓋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實害國也。彼又曰「中國之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卽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別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强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側目也。人民能奮發，則微小如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强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强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淸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區盡失，發祥之地已亡，寖而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底於盡而已。倘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醒，發奮爲雄，大擧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淸政府，則列國將欽我敬我之不暇，尙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旣識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復祖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客帝，復我政權，始能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淸政府不特簽約款以割我賣我也，且爲外人平靖地方，然後送之，廣東之新寧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淸政府爲之助桀爲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尺寸之地，則彼雖貪慾無厭，猶有戒心也。今有滿淸政府爲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滿洲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乃彼書生之見，畏葸存

心，不識時勢，不達事體，動輒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縮，則彼愈窺伺，我能發奮，則彼反敬畏，豈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請陳儀侃日日向外人叩頭，日日向外人乞憐，試能止外人之不照會清廷以索地否？清國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會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與俄國爲最親暱矣。然而據其發祥之地者則俄也，不逢人之怒莫過於今日之清帝后，以儀侃之見解，則必能免於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矣，不圖恢復，猶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言革命，是誠何心哉？彼固立心以殉清朝之節，清亡與亡，清奴與奴，洵大清之忠臣義士矣，其如漢族何！而猶囂囂然執毋寧二字以罵人爲白奴，是眞强辭奪理矣。彼曰「革命之說原本大易」，又曰「中國固始終不能免於革命」，其言是矣，其乃何以又曰「中國今爲民智萌芽時代」。夫大易者，中國最古之書，孔子繫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也，豈由湯武至於今，歷二十餘期之革命，而猶得謂之萌芽時代耶？其所引法國三大革命曰：「經盧騷、達爾文、福祿特爾諸大哲提倡建設，」而不知達爾文乃英人，當法國第一次革命之時，彼尚未出世。當第二次革命之時，彼尚未成學，當第三次革命之時，彼尚未聞名於世。其第一次出版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當時英國博物家尚多非其說之不經，十餘年後始見重於英之學

者，又十餘年後始見稱於世人。今該主筆特大書曰：「達爾文有與提倡法國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達爾文，是達爾文之前身乎？想該主筆必精通三世書矣，否則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國死於革命者一千二百萬人」該主筆常譏吾人革命不起於京師，想亦熟聞法國之三大革命皆發於巴黎矣。而巴黎之外無死於革命者，試問巴黎當時人口幾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雖經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揚州十日之屠，無廣州洗城之慘，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於革命，三次計之，亦不足此數，毋乃該主筆以一人輪轉數十次計之乎！若此，則非吾所敢知也。彼既曰：「革命之結果爲民主政體也」。胡又曰：「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之破壞，無建設者謂之無意識之破壞，彼等是否有建設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壞也，民主政體者，建設也。既明於革命之後，定爲民主政體矣，非意識而何？曰「政」，曰「體」，非建設而何？該主筆以一手之筆，一時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嘗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僕嘗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衞，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之性質也。又中國之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註於冊，甚至兩鄉械鬥，爲所欲爲，此本於自由之性質也。彼則反唇相稽曰：「此野蠻之

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乎彼言。彼旣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概謂之無自由民權之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琢玉必其具有玉質，乃能琢之成玉器，若無其琢，雖琢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試問無權勢何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犯法之人，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該主筆强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爲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而牽强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 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 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詞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强不知以爲知，而妄曰 Constitution，乃 Transition 時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爲破天荒者則焉

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間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爲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乃彼既知爲美政，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胡爲如此矯强支離多端辯難也。得勿以此事雖善，誠爲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倡於吾師，其終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爲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彼又曰「會外人意，革命黨非洪門會中人何以圖羊城，謀惠州，而利用洪門之勢力」。不知革命黨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責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

皇帝也。又僕前書所指以滿洲之野番，倘能享皇帝之權，而彼則曰：「豈不見各國憲法之」云云。僕所指乃當今清國專制之皇權，而彼引各國憲法以答，眞强爲比例，擬於不倫矣。彼又曰：「所謂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權在我，非彼保我也，不得爲滿奴」云云。此眞夢夢也。今光緒皇帝儼然在北京，日日詔見臣工，日日宴會公使，有時遊頤和園，有時看西洋戲，何嘗受彼之保，其言之離事實，何相遠之甚也。彼又曰：「今則驅除異族謂之光復舊物，不得謂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餘，知其一不得其二者也。其書中最得力者，爲託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固爲彼會中人，今已改入保皇會矣」云云。其是否屬實，姑毋庸辯。但據其所述誓詞，則知彼門外漢，亦升堂而入於室者也。不然，豈有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觀其他之入保皇會者乎？多以保皇爲借名而誤入者也。該主筆又從引伸其說曰：「蒙古與滿洲且不辨」云云。僕等雖目不識丁，而地輿之學，敢信倘不至此。惟見彼有「蒙滿東三省諸地在俄人勢力範圍」云云。蒙者蒙古也，滿者滿洲也，豈於蒙滿之外更有一東三省乎？該主筆自稱深通於五洲大勢，何以於彼清國之形勢，倘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謬妄，强不知以爲知，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眞不值識者一哂。僕非文士，本不欲與八股書生爭一日之長，與筆墨之戰。但以彼無根之學，以訛傳訛，惑世誣民，遺害非

從，故不得已而駁斥之。倘彼具有天良，當知慚愧，早自悔悟，毋再現其醜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觀其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念，與保皇會友以前打電求救之意，亦大相背反。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門戶之見，胸度之狹，於此可見一斑。今特揭而出之，以質諸世之公論者。

〔入美手續之籌備〕　總理時於黨務餘暇，特至茂宜島牧場，謁其母楊太夫人及乃兄德彰等，九年闊別，一家團聚，喜可知也。惟是時德彰所經營之牧場，因夏威夷政府修改土地法，取消私有制度之故，大受損失，已不若往年之豐裕。故對於總理遊美之旅費，不能多所供給，惟贈以龍涎香一枝，備旅途中困乏時需要而已。其母舅楊文納以總理丙申年（一八九六）第一次遊美，成績不佳，實由缺乏同志相助，因力勸總理在檀加入洪門會黨，以加强革命黨之勢力。且謂現時保皇黨機關林立於美洲各埠，倘不與洪門人士合作，勢難與之抗衡。尤可慮者，在檀康徒陳儀侃等挾近來兩報筆戰之嫌，難免設法運動美國關員妨阻登陸，故宜取得一夏威夷土生證書，以備不虞等語。德彰亦以爲然。總理久有參加洪門之心，對此毫無異議，惟於取用土生證書一節，頗以爲不當。文納謂「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權達變，如伍員喬裝出關，孔子微服過宋，皆是此類。此舉以救國爲目的，何必拘泥」云云。總理卒從其

言。乃由德彰轉托老年同鄉數人，向茂宜島當局代為證明，並取得此項證書為入美登岸之需。及總理重蒞檀島，遂挽洪門前輩叔父鍾水養向洪門致公堂介紹入闈，（洪門稱入會曰入闈。）致公堂職員中有身跨保皇會籍者，對於總理之加盟，表示反對。鍾水養曰：「洪門宗旨，在於反清復明。孫某未入洪門，已實行洪門宗旨多年，此等人應招納之不暇，何可拒之門外。」反對者不能對，致公堂於是擇日為總理演特別開檯戲。（洪門稱拜盟曰演劇）同時拜盟者六十餘人，由主盟員某大佬封總理為洪棍。洪門軍職例分洪棍紙扇草鞋三級，洪棍即元帥之別名也。總理拜盟後十餘日，即首途赴美。瀕行時移書陳少白馮自由二人，使在香港日本二地多寄文稿於隆記報，以助其聲勢。其後陳詩仲因駐港美領事拒發入檀之主筆護照。改就新加坡圖南日報之聘，隆記報始終未得國內文人來主筆政，僅由旅檀之華僑學校同志敎員代理編輯而已。後一年社長程蔚南以年老退休，黨員曾長福等乃將該報大加擴充，改名民生日報。延張澤黎（號孺伯）充任主筆，與新中國報記者梁文興續開筆戰。是時檀埠之革命黨勢已蒸蒸日上，迥非二三年前之比矣。

第十一章　甲辰孫總理之遊美籌餉（補前書第十九章）

舊金山登陸時之被阻　基督教友及致公堂之助力　辦黨及籌餉之成績　洪門大同報之改組
洪門致公堂之淵源　致公堂總註冊之失敗

〔舊金山登陸時之被阻〕甲辰（一九〇五年）正月總理舟抵美國舊金山港，關員登輪查驗旅客護照。見有孫逸仙之名，即謂此人爲中國亂黨，應暫留船上聽候訊問，不得登岸。據美海關事例，凡華人旅客所持入境護照有疑問者，關員先令羈留原船候訊，訊後認爲不正當者，即令由原船撥回出發地點；其仍有疑問者，則於原船開行時改禁碼頭上海關附設之木屋。經關員二次審訊，乃定准許入境與否，如判決撥回，始由移民局長明告本人以撥回之原因，並限本人於十日內向華盛頓工商部上訴。如本人敗訴，則仍須候所搭之原船回美時，乃由原船撥回，故被禁華人往往羈留木屋至數月之久，是即美國對吾華人施行多年之特別苛例也。先是檀島保皇黨陳儀侃等探聞總理赴美有期，預通知舊金山同黨使設法阻止總理入境，以爲黨爭之報復。舊金山保皇黨員告清領事何祐（香港何啟律師之親族），何欲藉此向清廷邀功，乃關照美海關；謂有中國亂黨孫某將於某日搭某船抵美，請禁阻其入境，以全清美二

國邦交等語。美關員惑其言，因有阻止總理登陸之舉。及查總理所持護照爲夏威夷土生證書，夏威夷爲美屬土，依律不得阻止入境。關員以告何祐，何力言孫某係生長廣東香山縣，所持護照，必爲僞造，仍請美海關盡力禁阻。當總理被困船上時，船上海員多屬惠州籍之洪門會員，聞總理遭難，咸爲不平，羣向總理慰問致敬，且餽贈食品不絕。故總理亦不覺其苦。及改羈碼頭上木屋，與陸上友朋消息隔絕，無法通信，深以爲憂，其困狀可想見矣。

〔一基督教友及致公堂之助力〕 總理困居木屋數日，經移民局訊問後，竟被判令出境，候原船撥回檀島，因之焦灼異常，徬徨無計。忽覩被禁鄉人中所閱中西日報有總理伍盤照字樣，偶憶盤照爲著名之基督教學者，素以說教及辦報蜚聲於時。乙未年（一八九五）亡命出國時，粵中教友左斗山、楊襄甫二人嘗作函爲之介紹，此函尚存行篋未用，此時大可用之。乃草一函，求一賣報西童帶往沙加緬都街中西日報，外書伍盤照博士收啓。另有英文「到奉帶書人七角五分」字樣，盤照拆視，內稱「現有十萬火急要事待商，請卽來木屋相見勿延」之語。盤照久聞總理盛名，卽往移民局請准當局，得入木屋晉謁總理。相見之下，握手甚歡。總理謂此來被清領事函報稅關指爲亂賊，如准之入美，有礙地方治安，因此被判出境。現距十日上訴之限期已近，特求各教友援手等語。並將多年前左斗山、楊襄甫等署名之介紹

函交盤照帶回，函面寫司徒南達牧師伍盤照博士同啓。內言「據此信之人，忠心爲國，請盡力相助」云云。信末不書年月日，盤照當允在外設法，卽持介函訪司徒南達。南達認爲左、楊二人親筆，遂招集各教友籌商營救方法。僉謂各教友俱有家屬在內地，此事只可暗助，不便明幫。孫君旣言曾加入洪門團體，應卽通知本埠致公堂，請其出名向美京工商部上訴。盤照謂此事旣由何領事主動，我如上訴，彼必稟請公使出頭橫加阻力，不若我先往詢何領事，幷勸其不必再稟公使，免傷同鄉感情云云。蓋盤照是時兼充領事署顧問，年受領署夫馬費一百元，何領事如有重要對外事件，多向其諮詢辦理也。及赴領事查詢此事底蘊，何領事否認受人囑託，謊言此舉乃奉清政府命令而爲。盤照曰，孫某係革命黨，不能指爲亂賊。現有同鄉多人決定向美京上訴，請勿稟報公使，以免激動衆怒。何領事曰，君言吾亦可行，但君爲吾顧問，應小心行事。盤照遂往訪致公堂英文書記唐瓊昌，告以總理被美海關禁阻入境及羈留木屋之經過，並謂據總理談話，自承爲洪門會員，故致公堂宜卽設法營救，以盡手足相助之誼等語。舊金山致公堂爲全美各埠洪門分堂之總部，宗旨雖號稱反清復明，然以代遠年湮，會中分子多已喪失本來面目，其任事職員身跨保皇籍者亦不乏人，獨總堂大佬（主盟員之稱）黄三德及英文書記唐瓊昌平日熱心革命，尤欽佩總理學行。嗣聞總理入境受阻，

大為憤激，瓊昌即偕盤照同訪致公堂顧問美律師那文，請其依法相助；復往木屋叩總理以此案詳情。遂由那文向移民局聲明即向華盛頓工商部上訴，並依五百元保證金之移民法例。當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樓業向保單公司具保五百元，擔保總理出外聽候美京判決。同時致公堂職員及基督教徒之有志者多赴碼頭歡迎脫難，藉表敬意。總理羈留木屋多日，至是始獲恢復自由。自丙申年（一八九六）被困倫敦清使館以來，此為第二次之蒙難。

〔辦黨及籌餉之成績〕　總理脫難後，黃三德、唐瓊昌等招待殷勤，即在致公堂會所下榻，日間則時至中西日報用膳，與致公堂職員及基督徒司徒南達、伍于衍、鄺華太、雷清華、鄧幹隆諸人極為相得。三星期後，美工商部之判決文已到，略謂「孫某既持有夏威夷島出生證書，當然取得美國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權利，絕無可以撥送出境之理由」等語。於是清領事及保皇黨徒之中傷計劃因之粉碎無餘矣。時中西日報司事伍于衍以該報缺乏駐香港訪員，求總理推薦。總理以陳少白、鄭貫公二人對。先是總理在檀時已預印就革命軍需債券若干，為到美募餉之需。嗣抵舊金山，始知華僑風氣尚極閉塞，其稍開通者非屬保皇會員，即為基督教徒，乃商諸黃三德、伍盤照等，擬措資印刷鄒容著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僑胞，以廣宣傳。黃伍等均表同情，并由中西日報擔任排印，訂價五百元。書成後，總

理以所訂五百元印費無從籌措，乃請致公堂報效寄書郵費，而中西日報則不收印費，作爲捐贈。黃伍等慨然從之。全美華僑得此有力宣傳品之啓導，不及半載，知識爲之大進，此書之力爲多焉。同時總理更欲藉此擴張黨勢，擬先從具有新思想之基督教徒入手，乃召集教友之有志者，假士作頓街長老會正道會所開救國會議。衆推鄺華汰博士爲主席，鄺爲有名學者，娶美女爲室，時任加省大學教授，對於總理主張異常傾倒。是日總理於說明革命主義之後，提議請座衆購買革命軍需債券，謂「此券規定實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憑券即還本息一百元。凡購券者即爲興中會員，成功後可享受國家各項優先利權」云云。各教友對於購券事，均甚贊成，惟聞凡購券者即爲興中會員一節，多談虎色變。謂吾輩各有身家在內地，助款則可，入會則不必，總理乃謂此舉志在籌餉，入會與否，一惟尊便。此項債券票面並不寫姓名，可勿過慮。衆無異言。於是各教友先後購券，得美金二千七百餘元。就中以華生隆號司理雷清學所捐二百元爲最多，福和號廚子劉伯所捐十元爲最少。各債券均假中西日報內室塡寫號數，並由總理簽署英文「孫逸仙」三字於下，右側加蓋「孫文之章」四字方印。第一號至第十號爲伍盤照所得。未幾鄺華汰復在卜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餘元。其後總理偕黃三德周遊美國各地，即恃此款爲旅途之需。總理原欲在美奠立興中會基礎，惟結果所得，正式

宣誓入會者祇有鄺華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關於總理入美被阻及發售軍需債券情形與債券樣式，以中西日報經理伍于衍近日所報告為最詳，爰節錄此後，藉資參考。

自由先生惠鑒，承惠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并垂詢中山先生一九〇三年抵美被困於碼頭木屋詳情，不勝謝謝。查當年記載此事之報紙，因本埠地震災刼，已蕩然無存。一九三五年，本埠聖瑪利公園所建孫公銅像舉行開幕禮時，敝報嘗有「四十年前禁入境而今享得像巍峨」之句。其時江尼古西報訪員來詢前事，愚以所能記憶者告之，該訪員亦謂西報因震災一無所存。愚所未忘者，孫公由檀到美被禁於碼頭木屋間，僑界無有知之者。孫公因素聞伍盤照之名，遂寫一函托西童送來本報，函面寫英文到奉銀七毫五仙。愚得函即交盤照，內稱「現被移民局批撥出境，請來木屋相見字樣」。盤照乃向移民局討情，得入木屋相見。據孫公云，被清領事指為亂黨，有害地方治安，不准入境，並將左斗山、楊襄甫等簽名之函交盤照帶回，函面寫司徒南達牧師伍盤照博士同啟，內言：攜此信之人忠心為國請力助之等字，並不書年月日。愚與司徒牧師認明確是左君筆，因即招集教友等商。僉稱教會人士各有身家在內地，可以暗助，不可明幫。孫公既同盤照言已入洪門致公堂，應請致公堂出名上訴工商部為佳。盤照謂此事既由領事主動，我如上訴，彼必稟報公使，多

生技節。不如我先往詢何領事，並勸其不必再稟公使云云。及盤照往領署，何領事對此事直認不諱，謂曾接政府來電，稱孫氏某月日到檀，某月日由檀附某船來美，飭即知會海關勿令其登岸等語。盤照謂孫氏係革命黨，屬國事犯，不能指爲亂賊。現有某大團體助其向美京上訴，請勿稟報公使，致將風潮擴大。何領事曰，此議可行。但君爲吾顧問，應小心行事爲要。盤照遂往訪致公堂書記唐瓊昌，告以一切經過。隨偕往見該堂常年顧問那文律師，請其援手。那文於是同往木屋向孫公探詢底蘊，即向移民局聲明向工商部上訴。略謂「孫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國提倡革命，故被本國政府指名通緝。今中國領事阻其入境，實屬損害檀籍人居留美國之權利，及違背美國容留國事犯之法例」云云。當由致公堂以樓業向保單公司具保五百元保出候判。孫公於是每日傳食於中西日報，夜則在致公堂會所寢宿。約越三星期，工商部始電令舊金山移民局放行。事後孫公仍居此間，曾委敝報刊印鄒容革命軍一萬一千冊，訂明印費五百元，印就後，孫公謂分寄美洲南洋各埠之郵費及包紙已由致公堂擔任報效，印費一項亦請中西日報捐助，共成美舉。愚與盤照從之。孫公復向各致友發售革命軍需債券，約得二千七百餘金。該券號數即在敝報內房填寫，由一號至十號爲伍盤照，由二百六十九號至二百七十九號爲伍于衍。因愚欲取最後之號券證也。其

後在埠與中會曾長。鄺華汰又在卜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餘金，孫公復勸吾加捐以取最後之劵。故四一四及四一五兩號亦爲吾所得。惟吾人所得債劵，有因懼政府搜獲株連而不敢留存者，有經本埠地震巨災而被燬者，吾所存四一四號及四一五號之二劵，係放入「味根」書內攜回中國，後復帶之返美者，茲隨函寄呈影印二份，亦一有價値之紀念品也。

尊著紀載周詳，可稱信史，讀之獲益良多。惟據愚所知，書中有數細則與當年微有不符，請條舉爲兄言之。第六章五十一頁及第九章一四九頁云「中山二次遊美，保皇黨嗾使同黨之海關譯員阻其登岸，被留烟治埃倫木屋者一日，幸賴美國致公總堂總理黃三德大同日報總理唐瓊昌之助，以五千元保出候訊」。又第二十章一六〇頁云「舊金山致公堂得檀香山致公堂電，謂孫大哥於某日搭某船來美，囑鄺重招待，黃三德、唐瓊昌等前往接船，知被保皇黨暗算，乃延律師那文以五千元向稅關保出候訊」等語。關於孫被困木屋及各人營救情形，前已詳述，可勿贅言。其應訂正者，（一）美國移民律無五千元具保之條，祇有具保不過五百元之句，故篇中五千元當是五百元之誤。（二）美移民局建築新外人羈留所於烟治埃倫，又名天使島者，始於一九一〇年，孫公於一九〇三年被困之木屋係在舊日碼頭原址，若干年後始移往烟治埃倫，故「烟治埃倫」一語似應删去。（三）阻止孫公登

岸者，係清領事何祐，保皇黨實無阻止他人之勢力，尊著云云，未免太視保皇黨勢力過高。（四）尊著謂孫公被留木屋者逾日，其羈留若干時日，愚雖無從記憶，但美船慣例，至少停泊碼頭數日，然後開行。將行之日，始將待訊之船客撥上碼頭木屋。再經關員查訊，乃判定能否入境。如判令出境，又須由移民局長簽字，並明告本人以撥送出境之原因，容限十日內向工商部上訴，否則須候所指來美原船撥回出發地點。照此手續而言，決非一日或數日可以畢事，大約至少亦在一星期以外。此凡曾經被困木屋之華人，無不知之。故孫公羈留之時日若干，可以從此推斷。（五）孫公於被判出境後，始函告伍盤照求助。可知事前在美華人並不知孫公之來，更可知檀香山致公堂並無電告舊金山致公堂，及黃三德、唐瓊昌等得電後前往碼頭接船等事。黃唐等得盤照而告，始知其詳，事實明甚。以上所陳，現黃君三德尚在羅省，那文律師亦在本埠，均可舉而問之，因讀尊序有云：「其有短篇隻字列舉所知，以匡不逮，余引領望之」等語，謹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據實奉告，伏惟諒之。並候著安。伍于衎泐。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

馮自由按：伍君此函洵足補充史實，爲益非鮮。惟所稱當日妨阻總理入境爲清領事，而與保皇黨無關一節，殊不盡然，蓋余當日於事後所得總理通信及各方報告，均謂保皇黨從中

搆陷所致。伍君謂保皇黨無此勢力，然該黨對於美海關雖無直接之勢力，若間接向清領事嬰託，及勾結關員上下其手，則固優優為之。且據清領事語伍君盤照，謂奉清政府命令而行。依清代外交官職權，外部對於海外僑民之行事，概由公使轉達，從無直接命令領事之例。假令此舉係出自清政府命令，則必經由駐美公使轉飭領事辦理，始符手續。今清領事既始終未提及公使，其為受人囑託，自無疑義，且其時檀島保皇黨之銜恨總理，甚於敵國。日欲伺機報復，此事總理在檀已有所聞，故從權取得夏威夷出生證書，以備不虞。該黨既偵得總理出發有期，及所乘何船，自必電知舊金山同黨設法妨害登陸，在美彼黨得電，遂預運動清領事及美關員，多方搆陷，以致演此怪劇。不然，清領事何從預知總理行期，而此正式有效之夏威夷出生證書，美關員又豈敢冒昧否認之耶？管見如此，質諸伍君，以為何如？

〔洪門大同報之改組〕　致公堂有機關報名大同日報，為歐榘甲所創辦；歐號雲樵，惠州歸善縣人，康有為之萬木草堂弟子也。在康徒中以能文稱。迭任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等報主筆。己亥（一八九九年）夏秋間，梁啓超及同門多人，在日與總理往還至密，漸趨向革命眞理，因有聯合組黨之議。榘甲亦贊成人之一。嘗在清議報高談湯武革命，為諸同門所不敢道。康有為聞之大怒，既痛責梁啓超等附和革命之非，即勒令啓超赴檀

香山開設保皇會，將功贖罪，復擬擯渠甲於門牆外。經徐勤、麥孟華等代爲緩頰，乃遣往美國充舊金山文興報主筆。惠州歸善博羅二縣，素爲三點會淵藪，渠甲少居鄉，結識會黨首領頗多，因亦名廁會籍。抵美後，遂憑此資格聯絡致公堂會員，謂康黨名爲保皇，實則革命，與洪門反清復明之宗旨，實殊途同歸，應彼此合作，共同救國。致公堂會員多爲所動。辛丑壬寅間（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渠甲遊說致公堂各職員創辦洪門機關報，該堂大佬黃三德、英文書記唐瓊昌、司庫員朱三進等深韙其議，乃措資設立大同日報，即延渠甲任總編輯。大同二字之得名，亦爲渠甲所定。蓋康有爲嘗爲橫濱華僑學校題名大同學校，渠甲以此名其報館，卽表示其繼承康門之統緒也。大同日報出版時，渠甲初著大同日報緣起，發揮洪門改革之理由，極爲動聽。復以太平洋客名義，撰一長文，鼓吹廣東獨立，極言粵省有脫離滿清政府之必要，登至數十綴，痛快淋漓。讀者莫不擊節稱賞。橫濱清議報特爲印作單行本，題以「新廣東」三字，書出風行一時。康有爲聞之，乃復嚴辭申斥，有「雲樵離經道應逐出門牆」之語。渠甲因之論調一變，改倡「洪門應與保皇會合力迫朝廷改專制爲立憲，以立大同之基礎」等說，不敢再作激烈語矣。及癸卯冬，總理抵美被困，渠甲與總理原爲舊識，以挾檀埠同黨筆戰之嫌，且慮大同報爲所攘奪，力勸黃三德、唐瓊昌等置身事外，勿爲

總理助力。迨總理脫難，榘甲竟在報上著論排斥，且詆洪門尊重總理為不智。總理出木屋後，日傳食於基督教徒之中西日報，而於致公堂機關之大同日報若劃鴻溝，即以榘甲向來宗旨不定，勢難脫離康門範圍之故也。黃三德、唐瓊昌初欲榘甲與總理合作，再三勸告，而榘甲仍假大同報恣意攻擊，喋喋不休，致公堂各職員以忍無可忍，始下逐客之令，並請總理推薦留日學界同志主持筆政。總理首薦馮自由任駐日該報通信記者，且托馮在日物色主筆一人。馮初薦廣西人馬君武。馬以事辭，乃改薦湖北人劉成禺，劉為湖北學生界編輯，嘗以鼓吹革命，被清使館革除官費學籍。受聘後，自赴上海領取留學生入美護照。因聞馮自由述總理抵美時，被保皇黨構陷之經過，乃向素日相識之在滬保皇會員時報主人狄葆賢（號楚青別字平子）求得一紙致舊金山保皇會長之介紹書，藉免發生阻力。甲辰夏，劉由橫濱抵舊金山，時總理已偕黃三德出遊各埠。大同日報自劉到後，革命横議，鼓盪全美。華僑受其感化者日衆，計總理是次遊美之成績，實以改組大同日報為最著。其後庚戌辛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兩年美洲南北各埠同盟會之成立及籌餉赴義的偉績，均導源於是焉。

〔洪門致公堂之淵源〕　洪門團體原名天地會，在海外通稱義興會或義興公司，在美洲曰致公堂，是會始創於清初康熙時代，其時距明亡未久，明之忠臣義士，再三力圖恢復，暫

不臣清，前仆後起，卒難挽回世運。二三遺老以清祚已固，興復大業，非一時所能收效。乃欲以種族思想流傳後人，特創設一種秘密團體，爲傳播此種思想之導線，是卽洪門團體之所由起也。在美之致公堂總部設於舊金山大埠，他如紐約、芝加高、波士頓、聖路易、費城、華盛頓、洛山磯、西雅圖、沙加綿都、砵崙等百數十埠，皆設分堂，凡有華僑駐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隸屬於舊金山。華僑名列會籍者佔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門尙可謀生，若在小埠，則非屬致公堂會員，輒受排擠，故勢力偉大，爲各團體冠。考其歷史，最初由廣東三合會頭領因避清廷摧殘，逃亡海外，遂組織致公堂，以資聯絡。其後太平天國失敗，洪秀全陳金剛舊部亦多遠托美洲，重整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謝，面目漸非，洪門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孫總理於丙申年第一次遊美時，以未列洪門會籍，雖向各埠致公堂職員大講革命仇滿之眞理，彼中人士槪漠然置之。及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康有爲於己亥春渡美，初設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於英屬加拿大，復派其弟子梁啓超、徐勤、歐榘甲、陳繼儼諸人赴美國設立支會。梁徐等知洪門勢大，可供利用，乃先後投身致公堂，以聯絡彼中之有力者。洪門中人不知其詐，頗爲所愚。各埠致公堂職員之思想較新者，多兼充保皇會幹事，致公堂英文書記唐瓊昌初任保黨機關文興報譯員。榘甲之能入寇致公堂及創辦大同日

報，卽瓊昌領導之力。癸卯冬總理二次抵美，洪門人士已較前開通，尤以黃三德、唐瓊昌、朱三進、鄧幹隆數人為深明大義，總理與黃、唐等無片面之識，一函之介，而黃、唐等竟能仗義營救脫難，且毅然驅逐歐某於門外，殆亦洪門本身之種族觀念使然也。

〔致公堂總註冊之失敗〕　孫總理既助唐瓊昌改組大同報，詗知致公堂內容複雜，堂內職員，除三數熱心家外，多半泥守舊習，毫無遠大思想，而各分堂對於總堂之關係，大都陽奉陰違，有名無實，尤以美東各埠為尤甚，欲恃其籌餉救國，實屬戛戛其難。乃向堂內各職員建議舉行全美會員總註冊之策，略謂在美洪門會員既有十數萬人，若能重新舉行登記，不獨足以鞏固團體，回復威信，且可藉此收集鉅款，為公堂基金及協助國內同志起義之需。且願親往遊歷各埠，勸告洪門手足同勸義舉。各職員大為贊成。卽請總理起草總註冊章程，並舉總理與黃三德大佬二人出遊各埠，鼓勵進行。總理於是手訂致公堂新章要義及規程八十條，全文已載革命逸史第一集，茲不贅錄。

總理所訂致公堂新章條款最特色者，為全文中第二條規定「本堂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一項，不獨開闢古今革命黨人之新生面，且足奠定三民主義之基礎。翌年乙巳（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日，總理首提出入會誓辭之四大綱領，卽此

十六字也。洪門之宗旨曰反清復明，爲單純的民族主義，總理乃代添入民權主義之創立民國，及民生主義之平均地權二項，意義高深，殊非思想簡單之致公堂人士所能了解，然堂內各職員急欲徵集全體會員之註冊費，以充公堂基金，故對於新章條文，絕未加以詳細研究，一惟總理之馬首是瞻。又其時公堂財政絕不充裕，關於總理及黃三德二人出遊之長途旅費，亦不能多所供應。因是總理乃出其發售革命軍需債劵所得之大部以助成之。甲辰春夏間，總理遂偕黃三德出發，取道南方鐵路沿斐士那、北加非、洛山磯、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紐柯連、必珠堡、聖路易、亞蘭達、華盛頓、費城、波地摩、芝加古等數十城市，以達紐約。每到一處，總理必聚衆演說洪門反清復明乘時救國之宗旨，而黃三德亦必開檯演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曰開檯做戲）惟是時洪門團體異常散漫，各埠分堂職員身跨保皇會籍者，實繁有徒。雖經總理舌敝唇焦，多方勸諭，而各分堂對於總註冊事，仍屬虛與委蛇，延不舉辦。各埠會員之報名註冊者，寥寥無幾。加以舊金山總堂缺乏相當人材以推行新章使之有效，卽總堂本身亦未按照新章條款選舉各部職員，因是總理奔走七八月，慘淡經營，稍獲端緒。而各分堂於總理去後，卽已淡然若忘，不復提及登記事宜，此則總堂平日喪失威信有以致之也。總理抵紐約後，以民多閉塞，一時不易生效，遂以註冊事委諸黃三德，而轉向留學

界及國際方面之運動；特自撰一英文告歐美人書，題曰「中國問題之眞解決」，外書中文「革命潮」三字，刊印萬冊分贈各國人士。東京日文革命評論及香港中國日報均譯載之。留美學生與總理時相過從，互討論革命政府之外交財政各問題者，有王寵惠、陳錦濤、薛頌瀛諸人。復由大同日報主筆劉成禺之函介，與留歐學生胡秉柯、賀之才、魏宸組、史青、朱和中等通遞信息，胡、賀、魏、史、朱等急欲總理赴歐商談國事。各籌集旅費匯寄紐約，迭促總理早日就道。迨乙巳春間，總理遂由美渡歐，成立我國留學比、法、德、英各國學生之革命團體，至於洪門籌餉革命之成績，直至七年後辛亥廣州黃花岡一役前，馮自由策動加拿大各埠致公堂變產救國，及武漢起義前三月，舊金山致公堂與同盟會聯合設立籌餉局，始大見收效，是固總理癸卯甲辰兩年間遊美散播種子之力也。

第十二章　中國同盟會補述（詳前書第二十五章）

同盟會成立前之革命黨　惠州革命失敗後之孫總理　同盟會之第一次成立會　第二次之選舉大會　國內外支部及分會　丙午年會章之修正　同盟會機關之民報　民報出版後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之經過　乙丙丁三年會員人名冊

〔同盟會成立前之革命黨〕　吾國革命黨人之提倡逐滿建國，始於興中會，然興中會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之敗挫，及廣州史堅如之謀炸撫署二役以後，黨中健將如楊衢雲史堅如鄭士良黃福諸人先後斵喪，元氣實力爲之大傷。故從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夏之五年間，與中會實無如何之軍事動作可言。中間雖有壬寅（一九〇二）除夕洪全福謀在廣州之大舉，其主動人謝纘泰李紀堂均爲興中會員；然究非出於興中會本部所策動，不能謂與興中會有深切關係也。惟我國之留東學界及內地志士，自經庚子惠州革命及唐才常漢口獨立兩役之怒潮所激盪，影響之鉅，得未曾有。計在此時期內國內外志士之組織革命團體者，辛丑年有（一九〇〇）横濱鄭貫一王寵惠馮自由馮斯欒等之廣東獨立協會，壬寅年有東京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國紀念會，及秦毓鎏董鴻禕周宏業等之青年會，上海章炳麟吳敬

恆蔡元培等之中國教育會，癸卯年（一九〇三）有東京葉瀾秦毓鎏程家檉等之軍國民教育會，及上海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之愛國學社，雲南臨安周雲祥等之保滇會，甲辰年（一九〇四）有武昌胡蘭亭黃吉亭劉靜菴之日知會，及長沙黃軫馮福益劉揆一等之華興會及同仇會，上海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之光復會。此外各地出版之革命書報，東京有譯書彙編國民報、湖北學生界、漢聲、浙江潮、江蘇湖南遊學譯編、二十世紀之支那、太平天國戰史諸種；橫濱有開智錄、新廣東諸種；上海有蘇報、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章炳麟駁康有爲政見書、革命軍三十三年落花夢、黃帝魂、淸祕史諸種；香港有世界公益報及廣東日報；檀香山有檀山新報及民生日報；舊金山有大同日報；新加坡有圖南日報；緬甸有仰光新報，蓬蓬勃勃，可謂一時之盛。就中各革命團體至乙巳春夏間尙保全相當勢力者，爲湖北之日知會，及湖南之華興會，江浙皖之光復會。時距長沙舉義失敗及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獄未遠，各派首領多避地日本，共圖捲土重來之計。顧以各派勢均力敵，未能集中力量，合組一大團體，以與淸政府抗衡，識者憾焉。

〔惠州革命失敗後之孫總理〕　孫總理自庚子惠州革命一役失敗之後，時往來歐美南洋各地，向僑商及學生鼓吹民族主義，以培養革命種子，且屢與各國政黨有力者磋商協助中國

革命之方法。壬寅冬之遊越南，癸卯秋之遊檀島，甲辰春之遊美國，乙巳春之遊歐洲，均收效甚宏。當癸卯夏由越南抵日時，曾與區榘甲同志十餘人祕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用意至爲遠大。詎孫總理離日後數月，該校旋以內鬨解散。總理時在檀島聞馮自由報告此事，爲之惋惜不置。時馮自由任香港中國日報及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之駐東記者，總理與留東同志傳達消息，概由馮任之。乙巳夏馮得總理在歐德法比英四國成立新革命團體及不日東渡之通信，即以告留東各省同志，莫不欣喜若狂。及是歲六月中旬，舟抵橫濱，東京同志來商進取者大不乏人。時各省同志中負人望者，以華興會領袖黃興（黃軫改名）爲最，孫總理前尚未與之認識，至是始由日人宮崎寅藏介紹黃及宋教仁陳天華等數人與總理相見於東京鳳樂園。黃等對總理備致傾慕，並願率領華興會全體會員與總理合組新革命團體。總理深表贊同。於是決定是月二十八日（陽曆七月三十日）假座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會所爲第一次開會地點。孫黃各自通知所識各省同志屆時赴會，此同盟會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

〔同盟會之第一次成立會〕　及留東各省革命黨同志第一次集會期屆，興中會員孫總理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自橫濱莅會，各省同志之由黃興宋教仁程家檉等通知到會者，有張繼陳天華田桐董修武鄧家彥吳春暘康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魚孫元權道涵張我華于德坤諸人。由馮自由

通知到會者，有馬君武何天炯黎勇錫胡毅生宗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懋時功玖謝良牧諸人。由胡毅生帶領到會者，有汪兆銘朱大符李文範張樹枏古應芬金章杜之杕姚禮修張樹棠諸人。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者，有內田良平末永節諸人。計莅會六十餘人中，與孫總理屬舊相識者，祇程家檉馬君武張繼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馮自由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等十人，其餘皆新同志也。時甘肅尚未派學生遊學，故是日到場者有十七省人，獨甘肅一省缺席耳。眾推孫總理爲主席，於是總理詳言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從事討虜工作之必要。眾無異議；繼復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義者，亦有謂本會屬祕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討論，卒從後說，確定名稱爲中國同盟會。總理更提議本會宗旨擬規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事爲綱領。有數人於平均地權一節略有疑問。總理乃歷舉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謂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爲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必須幷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云云。演講約一時許，眾大鼓掌，曹亞伯首言我憑良心簽名，全場無異議。黃興倡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眾咸舉手贊成。即由總理擬一盟書方式，經眾推

黃興陳天華二人審定。辭句如下：

聯盟人　省　縣人　當

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

會衆簽署盟書後，總理遂領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誓畢，總理謂在幹事會未成立前，衆人盟書暫由我保管，我之盟書則請諸君舉一人保管，衆推黃興任之。旋總理至隔室分別授會員以同志相見之握手暗號，及三種秘密口號。一曰漢人，二曰中國物事，三曰天下事。隨與各會員一一行新握手禮，欣然道喜曰：爲君等慶賀，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語畢，室之後部木板卒然坍倒，聲如裂帛。總理曰，此乃顛覆滿清之預兆。衆大鼓掌歡呼。衆復推定馬君武陳天華宋教仁汪兆銘爲會章起草員，約於下次開會時提出。

〔第二次之選舉大會〕　自第一次開會後，留東各省學生逐日加盟者絡繹不絕。是年七月十三日留學界開大會歡迎孫總理於麴町區富士見樓，蒞會者千三百餘人，後至者多不得入。留學界公然開大會歡迎革命黨首領，前未之聞也。是月中旬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第二次正式成立大會，阪本邸與清公使館密邇，會員頗有誤投清使館者。是日蒞

會人數三百餘人，首通過會章，次選舉幹事。會章採三權分立制，各部幹事，除總理一職已於第一次開會公推外，餘依會章分別票選，玆錄述所通過會章內之組織大略及各部前後職員姓名如次：

一、執行部　其下分列六部

庶務部　此部職權最重要，總理他適時，以庶務總幹事代行一切，前後任之者凡五人：首任爲黃興，興他適，張繼繼之；繼他適，朱炳麟繼之，炳麟他適，孫毓筠繼之；毓筠他適，劉揆一繼之。揆一任此最久，至辛亥革命爲止。

書記部　首任馬君武陳天華，後以君武赴西京大學，天華旋蹈海死，改任田桐胡衍鴻繼，又添入但燾李肇甫。

內務部　首任朱炳麟，繼匡一，其後事權漸集中於庶務部，此部形同虛設。

外務部　程家檉廖仲愷主之，後以家檉赴北京活動，仲愷亦回國應試，考得七品小京官，此部遂無形取消。

會計部　首任劉維燾，維燾以入陸隊未就職，謝良牧繼之，良牧歸國，何天炯繼之。

經理部　首任谷思愼，思愼他適，程克繼之，後此部亦同虛設。

二、司法部　判事長，首任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此部以任事諸人先後歸國，一年後漸無形取消。

三、評議部　議長汪兆銘，議員田桐曾亞伯馮自由梁慕光胡衍鴻董修武范治煥張樹枬熊克武周來蘇但懋辛朱大符吳崑胡瑛康寶忠吳鼎昌于德坤王琦。此部以各議員先後歸國者衆，一年後漸同虛設。

此外留東各省會員亦各就本省會員中舉出一人爲本省分會長，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盟事務，茲錄各省分會長前後姓名如左：

直隸：張繼，繼他適，杜羲繼。
河南：杜潛，繼曾昭文。
湖北：時功玖，繼張昉，繼陳鎮藩。
湖南：仇式匡，繼黃興，繼劉揆一。
廣東：何天瀚，繼何天炯。
四川：丁厚扶，繼張治祥，繼黃樹中。
陝西：康寶忠，繼趙世鈺。
山東：徐鏡心，繼丁維汾。
安徽：吳春暘，繼高蔭祖。
上海：蔡元培。
江西：鍾振川，繼張世膺。
福建：林時塽
貴州：平剛
雲南：呂志伊

廣西：劉崛，繼盧汝翼，繼曾彥。　浙江：秋瑾，繼陶成章。
山西：王蔭藩，繼榮福桐，繼榮炳。　香港：陳少白，馮自由，李自重。
江蘇：高劍公，繼章梓，繼陳劍虹，繼張魯　新加坡：陳楚楠，張永福。

〔國內外支部及分會〕　同盟會既成立，孫總理於是年八月十日首派馮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及廣州各地分會，次依吳春暘之推荐，派蔡元培任上海分會長。其他各省區亦先後派員組織分會或相當機關。國外分會成立者，以歐洲比法德英四國留學界為最早，蓋當是年春總理遊歐時，先自成立革命黨團，僅名稱未定耳。越南各埠分會成立於乙巳年冬，以河內為總匯。南洋英荷兩屬各分會最先成立者為新加坡，以總理居其地久，且屬交通孔道，各埠分會均附屬之。至戊申年（一九〇八）秋，更擴充為南洋支部，以胡漢民任支部長，暹羅分會在南洋組織最晚，至戊申年冬孫總理親往聯絡始告成立。香港分會責任最重，自馮自由任分會長後，丁未年四月潮州黃岡及惠州七女湖之發難，五月劉思復在廣州謀炸李準之經營，九月惠州汕尾運械之佈置，皆香港分會直接指揮之。及己酉年（一九〇九）冬，胡漢民自南洋蒞港，始別組南方支部，將軍務黨務劃分為二，以後軍務及南方各省黨務由南方支部主持之，香港分會則專任香港黨務。故庚戌新正廣州新軍之役乃發動於南方支部，香

港分會不與焉。美國分會成立於庚戌正月初，由香港分會派李是男至舊金山負責籌備，至孫總理親遊北美始舉行開幕式。加拿大分會亦成立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冬，蓋是年夏馮自由應雲高華埠大漢日報之聘，乃着手組織。辛亥三月廿九，黃花岡之役，以加拿大黨人捐款爲最鉅，此舉大有力焉。菲律賓分會成立於辛亥（一九一一）春夏間，是爲香港會員李其至小呂宋號召該處同志組織者。其他澳洲及南美中美各國華僑有志者，雖與國內同盟會員時通消息，助餉不少，然以乏人主持之故，至辛亥革命以前，仍未有分會之組織也。及辛亥春，黃興自香港派譚人鳳至滬，與宋教仁陳其美等組織中部同盟會，策動長江沿岸諸省革命工作，是年八月，遂有武昌義師之崛起。

〔丙午年會章之修正〕　同盟會總章於乙巳年七月開第二次大會時已由起草員提出通過。及翌年丙午四月十三日再加修正公佈。照錄如下：

中國同盟會總章　（丙午四月十三日改訂）

第一條　本會定名爲中國同盟會。設本部於東京。設支部於各地。

第二條　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

第三條　凡願入本會者須遵守本會定章。立盟書。繳入會捐一元。發給會員憑據。

第四條　凡各地會員盟書均須交至本會收存。

第五條　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爲一體者，概認爲同盟會會員，各繳入會捐一元，一律發給會員憑據。

第六條　凡會員皆有實行本會宗旨擴充勢力介紹同志之責任。

第七條　凡會員皆得選舉被選舉爲總理及議員及各地分會長；被指任爲執行部職員及支部部長。

第八條　本會設總理一人，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四年一次，但得連選連任。

第九條　總理對於會外有代表本會之權。對於會內有執行事務之權。節制執行部各員。得提議於議會幷批駁議案。

第十條　執行部設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六科。庶務內務外務會計每科職員各一人。書記科職員無定數。調查科設科長一人。科員無定數。各科職員均由總理指任。幷分配其權限，但調查科員由總理與該科長指任。

第十一條　議事部議員由全體會員投票公舉。以三十人爲限。每年公舉一次。

第十二條　議事部有議本會規則之權。

第十三條　凡選舉總理及議員。以本部當地為選舉區。

第十四條　凡在本部當地之會員。有擔任本部經費之責。

第十五條　本部當地之會員。得按省設立分會。公舉會長。但須受本部統轄。

第十六條　本會支部。於國內分五部。國外分四部。皆須接受本會之統轄。其區畫如左。

國內之部
西部—重慶——四川、貴州、甘肅、新疆、西藏。
東部—上海——江蘇、浙江、安徽。
中部—漢口——湖北、湖南、江西、河南。
南部—香港——廣東、廣西、福建、雲南。
北部—烟台——山東、山西、直隸、陝西、蒙古、東三省。

南洋—新嘉坡——英荷屬地、及緬甸、安南、暹羅。
歐洲—比利時京城——歐洲各國。
美洲—金山大埠——南北美洲。
檀島—檀山大埠——檀香山羣島。

第十七條　各支部皆須遵守本部總章。其自定規則。須經本部議事部決議。總理批准。方得

施行。

第十八條　各支部皆設部長一人。由總理指任。

第十九條　各支部當地會員有擔任該支部經費之責。

第二十條　各支部每月須報告一次於本部。

第廿一條　各支部及其所屬分會會員盟書及入會捐一元。皆由支部長繳交本部。換給會員憑據。轉交本人收執。

第廿二條　各地分會皆直接受其支部之統轄。

第廿三條　各分會會長由該分會會員選舉。

第廿四條　總章改良。須有會員五十人以上。或議員十人以上。或執行部提議於議事部。經議事部決議後。由總理開會修改之。

〔同盟會機關之民報〕　同盟會初擬發刊一機關雜誌，爲宣傳主義之木鐸，宋教仁田桐白逾桓等願取消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與新黨報合併，衆贊成之。幷定名民報。其第一號於是年十月廿一日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日八番地出版。發刊辭出孫總理手撰，文中首揭櫫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極爲透闢，是爲此三大主義名詞之新發見，蓋以前世人

從未聞有民生主義之新名詞也。是報先後任撰述者，有陳天華汪兆銘胡衍鴻朱大符宋教仁章炳麟劉光漢但燾黃侃湯增璧汪東諸人；先後充庶務幹事者，有董修武何天炯黃樹中鄧慕韓吳崑僧魚張我華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憤激，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海濱自殺。以是同盟會員中亦分歸國辦學及忍辱留學之二派，結果卒爲後說所勝。民報因學潮延期一月，第二號至十二月廿五日始繼續出版。玆錄其第一號發刊辭原文如次：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姱詞以爲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敝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議，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先後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

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幷時而弛張之。嗟乎，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國以媲歐美。然而歐美强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覩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强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爲風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羣之間，猝發振强，精勵不已，則事半功倍，良非誇謾。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爲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

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民報出版後之經過」　民報出版至第五號，適章炳麟於丙午年（一九〇六）六月廿九日在上海監禁期滿出獄，同盟會本部預派時功玖與龔鍊百仇亮胡國樑等至滬歡迎。民報自第六號起，改推炳麟為總編輯。七月十五日，留學界開大會於神田錦輝館歡迎之。十月二十日，民報同人更開一週年紀念會於錦輝館，蒞場者六千人，為留學界空前之盛會。黃興主席，章炳麟讀祝詞，詞見前文不贅。

散會時，各餽民報紀念特刊「天討」券一枚。是日孫總理演說詞，始闡明民生主義及五權憲法。梁啓超因此在新民叢報對民生主義大肆抨擊。民報與之筆戰經年，至十九號乃止。及戊申年七月刊至第二十四號，適清政府謀與美國締結盟約；同時駐日清公使乘機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報為請。日政府慮中美同盟之成，足以妨害己國利權，竟從清吏所求以媚之，遂強加民報以提倡無政府主義擾亂社會治安等罪名，下令封禁，并沒收是期刊物。黃興章炳麟宋教仁等乃委托宮崎寅藏代延律師抗爭　不勝，因謀將民報遷往美國出版。黃章宋三人赴美護照已由美人宣教師某設法取得，旋因有他項計畫，終不果行。民報停刊後二年，胡漢民汪精衛等於己酉年（一九〇九）十二月，以法國巴黎濮侶街四號總發行所名義繼續出

版，實則仍在日本祕密印刷，僅出兩期，至第二十六號而止。

〔同盟會成立後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一年丙午，孫總理黃興章炳麟等更編制革命方略，由本部頒布各省實行員，使於發師發動時有所準繩。由是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機關林立，人心歸附，如水之就下，黨勢日見發展。清廷大爲恐慌，乃令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驅逐孫總理出境。日政府爲取媚清會計，卒密令總理離日，並餽總理以贐儀數千元，藉示好感。總理不得已從之。遂於丁未正月二十日赴南洋籌畫兩粵軍事。詎離日未久，會員章炳麟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對於總理未經衆議而遽受日人贐金事，大起非議。及潮惠欽廉軍事相繼失利，反對者益衆。獨庶務劉揆一顧全大局，力排衆議，嘗因此事與張繼互相毆打。其後劉光漢復提議改組本部案，且援引日本社會黨員北輝次郎和田三郎二人充任本部幹事。亦以劉揆一反對而止。時揆一以黨內糾紛日甚，乃移書香港馮自由胡漢民，請勸告總理，使向東京本部引咎謝罪，以平衆憤，且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之古語爲譬。馮胡亦爲所動，因聯名函請總理採納是議。詎總理得書後，謂諸同志皆熱血青年，在無事時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種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絕無引咎之理由可言。未幾鎮南關河口相繼發難，留京黨員紛紛歸國，反對之聲始漸沈寂。蓋是時同盟本部之職權，

事實上實隨總理之所在地爲轉移，而總理之所在地，即爲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未幾至戊申春，駐節河內，及戊申己酉兩年駐節新加坡，此兩地即無異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也。己酉秋，總理由新加坡遷居檳榔嶼，旋赴美國。庚戌正月在舊金山成立駐美同盟會，始將入會誓辭改作「驅除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之十八字，然此項新誓詞僅於美國一隅用之，國內外各地黨部固始終未得接修改誓詞之通告也。是歲春總理自美抵日本，爲清代理公使吳振麟所知，因請日政府拒絕總理入境，故總理到東未久，日政府即下逐客令。總理不得已仍渡南洋，旋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諸人至檳榔嶼，規劃廣州大舉。定策後，總理乃再遊美國及加拿大，與馮自由李是男等籌集餉糈，是爲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是役失敗後，總理復至舊金山召集致公堂職員及同盟會會員合組洪門籌餉局，以爲籌集義款之總樞紐，此舉於辛亥各省義師之發動，及廣州轟炸事件之迭起，至有力焉。在庚戌辛亥之二年間，東京同盟會本部之重要職員仍爲劉揆一何天炯諸人，及武昌革命軍起，各省踵之。留東黨人乃紛紛內渡，參加實行工作，而民國遂以告成。於是乎同盟會黨綱之三大主義，形式上乃舉其二焉。獨惜附義諸人於開國後，多未能克踐同盟誓言，漸濡染官邪，惟權利享樂是務，卒致內亂紛乘，外患迭見，殊不足以對孫總理及殉義諸先烈耳。

〔乙丙丁三年會員人名冊〕　同盟會會員盟書照章應由東京本部保存。惟以保守祕密關係，各支部及分會得因時制宜，自行設法保存，以免失漏。或因軍事祕密，得由負責之主盟員隨時燬滅之。例如香港廣東廣西之會員盟書由香港分會長馮自由密藏於綠豆屑之枕袋中，藉避警吏搜查。及庚戌正月廣州新軍一役，倪映典於事前將加盟兵士盟書祕密盡付一炬等類是也。東京本部所藏會員盟書向由庶務劉揆一保管，乃貯存於某日本銀行之保管庫中。辛亥秋武昌革命軍起，揆一匆匆返國，以保管庫鑰匙交何天炯保管，未幾天炯亦返國，遂毅然將各盟書全部燬滅，僅保存立黨初期乙巳丙午丁未（民前五六七年）三年會員人名冊一本。至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民前一二三四年）四年之人名冊，則已散失無存，誠屬憾事。民國後天炯隱居興甯故里多載，死後所藏同盟會初期三年會員人名冊幸未遺失，其介弟曉暉於民十七年九月由鄉居抄寄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冊內所列姓名共計九百六十人。照錄如左：

安徽省

姓名	籍貫	姓名	籍貫	姓名	籍貫	姓名	籍貫
程家檉	徽州府休寧縣	李衡	鳳陽府壽州縣	劉松甫	潁州府霍邱縣	權道涵	鳳陽府壽州縣
盧鏡寰	潁州府阜陽縣	倪時渡	安慶府桐城縣	韓世英	鳳陽府懷遠縣	時乘儀	鳳陽府壽州縣

楊立奎　鳳陽府懷遠縣
鄧履貞　安慶府懷遠縣
謝家鴻　無爲縣
張維同　桐城縣
鄭瑞當　桐城縣
傅家珍　巢縣
段　雲　壽州縣
朱蔆溪　壽州縣
孫方瑜　壽州縣
孫允珩　桐城縣
李德瑚　壽州縣
王天培　合肥縣

張石泉　壽州縣
吳亞男　廬江
吳翁男　廬江
楊　弼　阜陽
蒯壽樞　合肥
孫竹丹　壽州
孫毓筠　壽州
潘贊化　桐城
高蔭藻　合肥
裴豫祥　壽州
夏道師　和州
吳炎世　廬江
石　林　鳳陽

孫　棨　鳳陽
吳春生　合肥
王善達　合肥
吳春暘　合肥
劉光沂　巢縣
殷葆田　合肥
朱成勳　經縣寄籍四川
劉家敬　巢縣
俞　旭　懷遠
汪　珏　壽州
萬偉怡　壽州
方漢城　桐城
石文彬　壽州

孫　樺　壽州
程恩普　阜陽
張匯滔　壽州
黃　璧　壽州
段志超　懷遠
李乾璜　壽州
張樹榮　鳳陽
管　鵰　壽州
周龍光　鳳陽縣
王燦銘　懷寧縣
趙采卿　宿州
孫　樗　壽州
牛克部　壽州

江西省

黃鐸　清江縣
曾貞　吉水

廣西省

楊衡　藤縣
封高萬　容縣
鄭惠銘　桂平
陳志　容縣
陳漢剛　容縣
蒙衡　藤縣
江鏴清　桂平
黃紹原　容縣
黃紹享　容縣
蒙誕　藤縣
封祝森　容縣

陳榮恪　義寧
張華飛　德化
萬武　昭平
姚芳榮　桂平
陸汝援　容縣
黃愛存　容縣
封祝椿　容縣
封承理　容縣
李覺天　容縣
李但英、　容縣
譚鸞翰　桂平
馬君武　臨桂
盧汝翼　潯州

張惟聖　南昌
鄧文輝　峽江
朱金鏈　桂平
藍德牛　潯州
曾龍章　桂平
曾彥　歸順
歐晃　藤縣
鄧家彥　臨桂
林熙奎　容縣
陳仙石　藤縣
嚴端　昭平
劉屹　容縣
蘇壽松　象州

李烈鈞　武寧
鍾大羣　萍鄉
鍾秀杰　柳州
林芾楨　柳城
鄧鴻緒　歸順
劉嵋　容縣
凌羣　歸順
陳渡生　容縣
蔣敦世　修仁
陳思詳　平南
陳世芳　容縣
梁漢生　容縣

貴州省

于德坤　貴筑縣　—陳學釗　思南　—朱沛霖　龍里　—保衡　興義

平剛　貴陽　—王孝縝　大定　—蒲劍　貴筑　—淼運鈞　貴筑

浙江省

陶成章號煥卿　會稽　—沈瑴公　嘉善　—秋競雄　山陰　—李定　縉雲

龔國光號味孫　秀水　—金葆濂　平湖　—朱泉　縉雲　—孫紹基　山陰

—蔣尊簋　諸暨　—闕麟青　麗水　—章炳麟　餘杭

汪汝琪　烏程　—蔡子民　山陰　—李越凡　縉雲　—王凱成　錢塘

陳雄州　勤縣　—俞爲民　鎮海　—朱曜　仁和　—樊獅　縉雲

陝西省

康保忠　漢固縣　—潘國華　三原　—井勿幕　蒲城　—于右任　三原

河南省

曾昭文　光山縣　—劉基炎　光山　—李錦公　商水　—劉積學　新蔡

杜君然　汲縣　—閻鐵生　新蔡　—陳慶明　延津　—湯曾慰　祥符

張鶚翎 滎陽 —

江蘇省

李芭 華亭
汪公權 儀徵
高劍公 金山
汪東 元和
錢光湘 武進
朱少屏 上海
龔樹威 江陰
葉其光 青浦
黃的 通州
殷維年 奉賢

湖北省

何炬新 蘄水縣 —

傅越 江寧
朱經 寶山
張家珍
李遂良 嘉定
翁志清 上海
黃靭 上海
華陰業 無錫
莊正貴 奉賢
柳人權 吳江
張魯 柳婁

盧保衡 蘄水縣 —

錢醒之 奉賢
姚文罃 華亭
吳鑄 華亭
朱鐵俠 華縣
何東 婁縣
朱任 婁縣
朱光漢 華亭
夏大 南匯
倪金剛 華亭
陳劍虹 金山

湯偉強 蘄水縣 —

鍾英 華亭
張彭 號稀白 婁縣
顧光 號界險 婁縣
王汝試 江都
張爵 號尊武 上元
宋珪 號允中 青浦

李悍載 蘄水縣

張炳標　漢陽
馬志道　江夏
周　復　羅田
夏炎甲　黃陂
汪鴻藻　江夏
張棟臣　沔縣
李　唐　潛江
黃世元　東湖
張　昉　雲夢
彭道成　興山
劉章侯　長陽
中國炬　京山
高鼎勛　武昌
吳德藏　黃陂

王兆祥　歸縣
白逾桓　天門
姜維藩　襄陽
陳　乾　蘄州
熊秉泉　天門
陳裕時　東湖
居毓松　廣濟
王澄清　沔陽
李佐武　沔陽
金玉振　沔陽
陳　謨　興國州
吳貢南　廣濟
蕭鍾晉　興國州
聶國煌　崇陽

楊禎祥　東湖
時功玖　枝江
耿覲文　安陸
涂宗武　羅縣
余中勉　麻城
劉　鑾　黃安
王觀海　江夏
王葆東　江夏
魯　魚　嘉魚
石志泉　孝感
江華本　武昌
何焜閣　蘄水
畢惠康　蘄水
朱公勇　江陵

但　燾　蒲圻
馮　一　江夏
劉貞一　潛江
曹亞伯　興國州
周　楚　江夏
陶鳳集　南漳
葉佩薰　羅田
王家駒　隨州
蔣作賓　應城
李仲達　黃岡
劉　通　黃州
劉一清　江夏
李叶乾　黃梅
范熙績　黃陂

許偉　羅田
問德瑶　襄縣
劉樹湘　襄縣
張仲文　黃岡
周尙赤　沔陽
吳岷　黃岡
呂嘉榮　黃岡
邱晦奇　棗陽
馬伯援　棗陽
姜飛龍　棗陽
張光黃　棗陽
張軫　安陸
陳鎮藩　安陸
石玠　黃安
田桐　蘄州
匡一　羅田
高礪生　武昌
李翰昌　天門
周繩庚　儀川
劉鵾又名瑗　黃安
駱繼漢　棗陽
陳再興　東湖
王利用　棗陽
宋開先　天門
張亞英　天門
范騰霄　利川
陳曾號孝通　陸縣
劉棻號伯英　黃安
陳培復　安陸
陳家穎　安陸
藍樹鼎　黃陂
詹廷雲　蘄州
彭漢遺　廣濟
許光棣　羅田
時功瑤號仲華　枝江
馬遇皋號東翹　天門
張焯　雲夢
劉先振　鍾祥
郭貽青　安陸
朱嘉蔚　蘄州
張煥華　蘄州
張步蟾　蘄州
曾中江　天門
江應蟾　蘄州
羅潔　羅田寄居河南商城
葉于闐　江夏

山東省

孔繁蔚　滕縣
一任效文　濰縣
一于翰　萊陽
一李廷玠　濰縣

趙廷岱　高密
左汝霖　萊陽
冷國貞　招遠
冷永貞　同上
于敦復　文登
李　善　嶧縣
許衍灼　日照
孫家騮　平度
吳鴻裴　同上
張映竹　河澤
彭占元　濮州
周廷弼　壽光
徐鴻林　平度

湖南省

胡祥林　陵縣
張殿廷　濰縣
邱肄三　同上
袁　溥　莒縣
丁惟汾　日照
戚守章　文登
陳命官　蓬萊
王善讓　濰縣
孫學悟　文登
崔文桐　臨淄
戚雲龍　文登
于鴻儀　萊陽
鄧文翰　濰縣

郭玉基　益都
吳懷文　濰縣
劉歷文　曹縣
齊樹堂　濰縣
姜執中　蓬萊
苗祖蔭　黃縣
周召南　黃縣
徐文炳　同上
宋紹唐　河澤
趙鍾先　黃縣
王金壽　同上
梁鍾垚　棲霞
謝鴻燾　同上

舒元馨　福山
傅元昌　壽光
楊佩文　臨淄
陳保三　同上
徐鏡古　黃縣
徐鏡心　同上
劉星楠　清平
韓德凝　濮州
呂秀文　同上
趙國璧　泰安

姓名	籍貫
康業綵	慈利
楊勉之	會同
陳折清	邵陽
陶慕堯	長沙
何宸寰	長沙
史習禮	長沙
張伯純	湘鄉
張　恥	平江
李　蔚	平江
李　芳	平江
凌　儀	平江
蕭錫齡	湘鄉
江　宥	平江
程　楷	新甯

姓名	籍貫
廖秉衡	甯鄉
田閬亭	芷江
魯　誠	桃源
禹　瀛	靖州
田應全	鳳凰
袁公誠	邵陽
劉　誼	同上
姚洪業	益陽
陽晃鱗	醴陵
陳方度	湘鄉
龔鍊百	湘鄉
李懷亮	同上
尹祚乾	芷江
童　俊	寧鄉

姓名	籍貫
周志伊	同上
楊紀肅	寧遠
劉堯徵	武陵
余信芳	龍陽
仇壯瀛	湘陰
仇式匡	同上
楊紀彪	寧遠
羅良鐸	善化
陳欽龍	桃源
陳天華	新化
曾繼梧	新化
余範傳	長沙
郭先本	常寧
黃　興	善化

姓名	籍貫
姚　越	邵陽
張　夷	南州廳
劉道一	衡山
陶　鎔	巴陵
李　峻	寧遠
宋敎仁	桃源
周詠曾	新化
鄒毓奇	新化
高兆奎	新化
柳揚谷	長沙
柳　剛	長沙
宋式善	長沙
成　嶷	寧鄉
熊兆周	安鄉

楊　傑　芷江
范治煥　長沙
林鳳游　長沙
郭家偉　長沙
張鎮衡　新化
胡　瑛　桃源
吳故鴻　桃源
宋運清　保靖
吳琢保　慈利
李鈞聲　慈利
張楚傑　辰州
湯　松　長沙
舒翰祥　長沙
楊寶泰　長沙

周震州　新化
陳廷柱　新化
劉　馥　邵陽
楊時霖　瀏陽
吳超澄　寧鄉
張經華　湘鄉
余世泗　巴陵
楊仲良　醴陵
劉家正　芷江
李　銓　桃源
姚小琴　慈利
黃昌濟　善化
易本義　湘鄉
張秀鍾　芷江

周邦柱　寧鄉
王　麟　醴陵
陳嘉祐　湘鄉
鄧恢宇　寧鄉
梁　鑒　邵陽
陳家鼎　寧鄉
丁洪海　醴陵
謝寅杰　同上
唐支廈　湘鄉
林貞幹　同上
曾廣軾　新化
張天宗　邵陽
唐公哲　同上
禹之謨　湘鄉

夏　政　寧鄉
王邦吉　同上
羅　英　同上
陳　惠　邵陽
唐公懋　同上
甯調元　醴陵
周召期　寧鄉
梅尉南　同上
李　果　邵陽
楊篤生　長沙
楊紀鈺　寧遠
向忠勤　邵陽
李杜韓　寧遠
鄭先聲　長沙

廖贊鈞　醴陵
黃覺生　善化
李燮和　安化
潘　防　醴陵
張宏楚　湘鄉
張昭漢　同上
蕭翼鯤　醴陵
劉　彥　同上
何　陶　同上
陽光球　同上
傅定祥　湘鄉
王　峯　寧鄉
文國陶　善化
文太炎　善化
吳孫懿　長沙
楊時亮　寧鄉
劉　虞　邵陽
袁　演　同上
方筆祺　平安
喻　義　同上
胡國梁　湘陰
鄧　澤　湘鄉
廖德璠　醴陵
劉　梅　同上
覃　振　桃源
何維楱　道州
伍任鈞　新化
李大倬　安化
張岡鳳　醴陵
陽鐵樵　同上
陽紹城　同上
劉澤湘　同上
曠若谷　醴陵
李發祥　同上
張萬照　同上
文標押　醴陵
張漢英　同上
黃元勛　瀘溪
彭　驤　醴陵
畢　同　邵陽
王延祉　長沙
周之漢　湘陰
朱滋茅　桂陽
文俊勛　醴陵

雲南省

庾荷生　他郎
張朝甲　保山
張緬蘭　石屏州
呂志伊　思茅
楊振鴻　昆明
殷飛雲　曲靖
張開儒　巧家廳
羅　振　澂江

李純蕃　寧洱
李伯庚　大和
李根源　騰越
蘇之傑　普洱

福建省

王孝縝　閩縣
林時塽　侯官
李恢　侯官

直隸省

張繼　滄州
張文欽　武邑
杜羲　靜海
趙魁孚　保安
谷鍾英　定州

郗安仁　千崖
郗衍　同上
王鏡喆　大和
馬標　浪穹

林宗素　侯官
顏濬魂　澄海
鄭烈　侯官

張銳韜　冀州
李保震　武邑
王裕德　定州
華世中　天津
姜韜　南宮

姜震寰　廣西州
趙藩生　順寧
黃去病　景東
唐鎧　東川

王保民　侯官
陳揚鑣　字雄飛　同上
施明　侯官

李立木　曲陽
李寶正　贊皇
劉幾王　獲鹿
孫松齡　蠡縣
丁開嶂　遵化

葉蔭華　順寧

黃大復　長樂

王德涵　蠡縣
李煜瀛　高陽
李克廉　正定
樊琪　保安
周之屏　蠡縣

王魁元 正定
稱雁卿 東廣
谷鍾瑤 定州
孫殿斌 東廣

廣東省

黎　勇 高要
朱少穆 南海
區金鈞 南海
馮自由 南海
黃超如 嘉應
謝延譽 同上
蕭幼梅 香山
郭健符 潮陽
羅應鎏 興甯

車　鉞 通州
張仲山 清苑
陳兆雯 蠡縣
靳錫瑛 武昌

陳　輝 潮州
陳　權 順德寄籍廣西潯州
陳　煒 新會
李　勤 嘉應
鄧慕韓 三水
梁慕光 歸善
何汝倫 高要
林君復 香山
陳大我 番禺

金之錚 祁州
張育麟 清苑
李培琛 高陽
趙師杜 祁州

陳仁任 嘉應
鍾　奇 惠州
黃景訒 新寧
黃鐵隮 鶴山
李華偉 嘉應
陳志凱 同上
李天麟 同上
溫士珏 同上
龍徵禧 遂州

張藎臣 正定
趙連璧 東廣
任文毅 大興

林清泉 新會
梁筌圃 嘉應
李仰輝 鶴山
何　法 南海
何　轟 同上
鄭　壽 同上
何卓麟 大埔
謝延美 嘉應
杜上德 登縣

林　復　登縣
劉維源　興甯
李定區　同上
陳仲偉　新會
潘袞伯　開平
關乾甫　南海
江碧聰　南海
鄧拜言　番禺
胡鵬鴻　同上
廖仲愷　歸善
謝延和　嘉應
謝延恩　同上
劉立琴　興甯
陳冠倫　東安

何香凝　南海
何　毅　同上
何　斌　同上
饒　貞　嘉應
盧　景　海陽
李蔭區　興甯
謝元驥　嘉應
李敬熙　同上
梁拔通　同上
張舒夏　香山
劉思復　香山
李君舉　香山
何鐵翠　興甯
劉越杭　香山

張傳霖　香山
蕭楚碧　香山
姚東若　番禺
金　章　同上
汪兆銘　同上
古應芬　同上
杜之秋　南海
李文範　南海
朱大符　番禺
張樹枬　同上
何天炯　興甯
廖冰筠　歸善
張宗銘　長樂
彭　載　嘉應

魏漢傑　長樂
陳福堃　長樂
張麗州　同上
張作舉　同上
朱宗顯　新甯
李漢爵　鶴山
張仲安　長樂
邱君毅　鎮平
陳海倒　鎮平
謝　建　嘉應
何天翰　興甯
何愼其　同上
游卓明　同上
曾糾伯　嘉應

姓名	籍貫
古滌	同上
侯旨約	同上
黃卓明	三水
余鴻源	嘉應
鍾奇	長樂
張煊	大埔
陳新	同上
何成	興甯
古亮初	嘉應
李少逵	同上
郭公接	大埔
陳漢思	香山
楊頌旭	新會
高嵩	番禺
黃霄九	新會
黎光	新會
聶益芝	新會

山西省

姓名	籍貫
張星祥	趙城縣
趙戴文	五台
李蓁	寧武
丁致中	同上
井介福	襄陵
崔潮	趙城
榮福桐	大谷
溫壽泉	洪洞
喬照	太原
張瑜	
閻錫山	五台
榮炳	曲陽
王用賓	猗氏
何澄	靈石
谷田愼	寧武
王蔭藩	汾陽
李掄藻	趙城
王建基	五台
李大魁	洪洞
楊泰巖	五台
李棲鶻	五台
趙子祁	五台
徐掄元	五台
邢殿元	定襄
趙三成	五台
景定成	安邑
賀炳煌	定襄
孫宗武	襄垣
齊通海	定襄
梁定錫	定襄
趙良臣	忻州
石瑩	同上

許之翰 同上
梁際蓉 同上
解榮輅 萬泉
楊天章 平遙
王炳灝 崞縣
焦 演 忻州

福建省

陳文通 海澄

以上在吉隆坡進會

越南河內

李余芳 雲南浪穹
張邦翰 雲南鎮雄
文寶奎 雲南昆明

景 蔚 猗氏
徐翰文 五台
徐宗鈞 五台
白映斗 五台
齊玉璽 定襄
王平政 解州

尤世珍 南安

趙蓮元 雲南寧州
徐 濂 雲南宣威
業於德 雲南蒙化

胡足剛 蒲鄉
余欽烈 大同
劉縣訓 猗氏
閻應台 鄉寧
張之件 榮河
靳桂林 汾陽

王 清 同安

張翼樞 湖南醴陵
吳傳聲 貴州都勻
羅 鐏 廣東南海

張桂書 浮山
吉麟定 絳州
焦純禮 忻州
關燕桂 河津
劉景華 絳州

鄺 敬 同上

四川省

鄧鴻基　廣安州
丁厚扶　榮縣
向　榮　廣安
周　代　廣安
鄧貢川　永川
袁士信　江津
黃石書　永川
朱棱華　江津
曾鍾樹　同上
皮學淵　永川
黃樹中　隆昌
董憲章　巴縣
吳鼎昌　華陽

藍永蕃　蓬州
陳道循　隆昌
吳洪恩　忠州
蕭達皆　成都
劉鴻達　華陽
瞿鳳儀　成都
陳崇功　巴縣
劉崇駿　彭縣
許行懌　巴縣
謝奉琦　榮縣
張邦傑　仁壽
周炯伯　資州
胡樹文　榮縣

但茂辛　榮縣
李肇甫　巴縣
劉可經　巴縣
鄧　絜　平山
曾上泉　井研
王琦昌　井研
裴　鋼　成都
謝光顯　綏州
董修武　巴州
熊克武　井研
喬　澍　新都
李正熙　雅州
陳　澐　隆昌

黃子君　同上
韓　繹　納溪
周汝南　保寧
周　羣　威遠
雷昭性　富縣
曾果能　巴縣
張啓善　廣安
吳春谷　巴縣
冉獻琛　江津
孫　韜　隆昌
張聲鏞　瀘州
張治祥　彭山
謝能新　綏定

曾福慈　巴縣
楊炳熙　蒼溪
吳擬英　字炳鈞　榮縣
楊汝詢　字幼箴　樂山
范　添　字味腴　榮縣
余裕先　字少庚　樂山
王秉琨　字資軍　同上
黃成章　字璧如　同上
王作沛　字子俊　成都
廖　炎　華陽
虞磊淦

蘇　建　字孜勤　瀘州
蕭師台　字華棠
梁汝霖　字[illegible]愷　江津
周世屏　字坤甫　榮縣
董鴻詩　字慶伯　巴縣
陳寶鏞　字漱雲　瀘州
藍作楝　字子梁　榮縣
吳永珊　字玉章　同上
陳　瑯　字新尼　巴縣
熊成章　字斐然　華陽

楊宇彬　字兆蓉　瀘州
黃紹誠　字子敬　峨眉
羅懷毅　字慶堂　同上
鄧廷楝　字農瞻　江津
高德泰　字亞衡　重慶
彭世融　字舫濤　同上
周曉峯　字治百　巴縣
楊　維　字新有　永寧
楊亞東　榮昌
謝崇飛　榮昌
陳德駿　永寧

陳萬仞　仁壽
邱昂青　同上
張四明　峨眉
林耀輝　資州
劉伯心　字煥門　簡州
彭邦浩　江津
王祁昌　字炯如　井研
余耀榮　巴縣
許　澍　資州
龍紹伯　榮昌
楊耀昌　加定
羅祥麟　字杏青　峨眉
陳　經　字志友　新津

姜受益　字友三　成都
盤　銘　字石安　重慶
董顯漢　字愼如　巴縣
張國偉　字子恆　榮縣
吳加議　字亦可　井研
汪　彬　字子廉　峨眉
余　英　字竟成　瀘州
秦　淮　字尙文　成都
南洋吉隆坡
阮英舫　羅定
杜　南　順德

王麗中　字聚奎　華陽
吳　哲　字仲宣　井研
林寶新　字文光　峨眉
萬樹芳　同上
宋良才　同上
李　馥　字澤安　寧遠
趙汝銘　字新之　華陽
劉植藩　字敬枝　資州
梁有初　南海
阮鄉雲　羅定

王陵基　字方周　樂山
舒榮衛　字紹康　德陽
李懋勛　字克猷　峨眉
李廷愷　字策昭　富順
李　沛　字雨田　重慶
周光前　字子經　忠州
傅昭謙　字吉人　成都
何光藻　字仁齊　青神
李應聰　南海
梁杰山　順德

楊家謨　字子然　加定
李鏞第　字益文　內江
劉汝琼　字季剛　合江
李蔚如　字鴻鈞　重慶
李　湘　字存之　成都
李遐璋　字璧泉　瀘州
阮德三　羅定
楊鳳朝　順德

馮銳霖　同上
羅治松　南海
徐紹孫　東莞
杜冠雄　順德
杜蔭新　同上

南洋新嘉坡

黃耀廷　新安縣
鄧子瑜　博羅
謝巳原　番禺
尤　列　順德
李竹癡　安溪
陳楚楠　同安
林鏡秋　同安
許子麟　安溪

謝濟生　嘉應
陳占梅　順德
趙爵堂　新會
邱雲祁　澄海
陸秋傑　順德

留鴻石　安溪
蔣玉田　同上
陳善慶　同上
莊悉璋　同上
楊錦堂　同上
鄭聘廷　惠安
張人傑　浙江烏程

辛育生　同上
陳鯉生　同上
吳祥益　同上
陳若錦　嘉應
葉天祥　香山

褚明道　同上
梁澤雲　順德
謝心準　南海
許雪秋　海陽
湯秀山　南海
胡少翰　新會
李鏡仁　南海
李　經　番禺

葉　和　南海
黃啓祥　新會
吳翰清　番禺
黃琴舫　新會
劉業興　三水

黃竹林　新寧
劉金生　陸豐
林幹廷　博羅
林義順　澄海
吳業琛　順德
何心田　三水
張永福　饒平
林航葦　番禺

歐洲各國

姓名	籍貫
潘季生	江蘇元和
賀子才	湖北蘄圻
除毓西	武昌
李仁炳	漢川
魏宸組	江夏
胡鈞	沔陽
周澤春	隨川
朱和中	建始
祝乾達	恩施
王鴻猷	光化
左德新	應城
錢祖元	興山
史青	安陸
劉蔭茀	黃安
胡秉柯	晉江
李蕃昌	天門
陳寬沆	安陸
程光鑫	江陵
潘宗瑞	羅田

香港

姓名	籍貫
陳白	新會
鄭貫公	香山
李自重	新寧
黃世仲	番禺
陳樹人	番禺
李柏	新會
容開	香山
鄧警亞	三水
王寵惠	東莞

以上共計九百六十人，乙巳丙申丁未三年在東京本部加盟者什九在此冊內。在香港加盟者祇有　總理親自主盟之陳白等八人。其餘盟書皆由香港分會自行保存。此外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因郵寄不便，亦多各自負責保存，未繳呈本部。故上列名單以本部所收到盟書爲限。

第十三章　香港廣東報紙與革命運動

〔一〕港界報紙宣傳革命之成績　港界革命報紙主事人名表

〔一〕港界報紙宣傳革命之成績　中國革命之成功，以文字宣傳之力爲多。香港及廣東之報紙尤爲革命之先河，香港在清同治初年太平天國盛時已有報紙之出版。最初爲中外新報。乃英文孖喇日報之一種副刊，故又名孖喇報。次爲循環報，刊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法人佔領安南東京即在此時。再次爲華字日報，乃英文德臣報之副刊。此三報僅循環日報一家純屬吾國人資本耳。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戰役前後，廣州有一報館產生，名曰廣報，其方式略同港報，均作直行長行，首載上諭宮門抄等類，新聞記事各以四字題目冠其端，紀載至爲簡陋。出版數年，因刊刻某大員被參一摺，爲粵吏封禁，報中職員以先期遁走，僅乃得免。廣報被封後，官紳士子仍流行一種京鈔，以傳達政治消息。無何，復有一報繼續產生，名曰中西報，其始以沙面爲發行所，蓋鑒於廣報之覆轍，乃托庇沙面租界外人勢力下，欲以避免官吏魚肉。後乃遷至駢天街，該報主持筆政者，有勞亦漁、武子韜、陶楝菴諸人，皆當時知名之士，亦頗暢銷。乙未（一八九五年）孫總理楊衢雲等在廣州起義，即中西報最

風行時代也。其後復有博聞嶺海各報繼起，博聞報最初編輯爲鍾榮光，後改名安雅，而嶺海則純由著名賭商蘇昌衢（綽號蘇大闆）者出資，有副刊曰天趣報，專談花事，爲粵省花界小報之嚆矢。是時廣州、香港各報紙紀載瑣碎新聞及轉錄滬報消息，絕不知新學爲何物。嗣丁酉（一八九七年）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相繼出版，競言新學，香港各報稍稍和之，廣州報紙始敢略談時事。己亥（一八九九年）冬，革命宣傳機關之中國日報，初刊於香港，抨擊滿清惡政，不遺餘力，粵人紛紛購讀，尤以政界銷路爲多。廣州各報以相形見絀，遂亦漸以提倡新學爲言。庚子（一九〇〇年）拳亂後，粵中滿吏亦稍知新學之必要，頗以振興教育設立學校爲務，時任安雅報編輯者爲胥憲慈（菊隱），任嶺海報編輯者爲胡衍鴻（漢民），均以鼓吹新學聞於社會。壬寅（一九〇二年）粵督陶模派吳敬恆率領學生數十人渡日本習速成師範，胥、胡二人同在被派之列。癸卯（一九〇三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廣州發難之計畫失敗，嶺海報著論排斥革命排滿，指爲大逆不道，香港中國日報駁之，雙方筆戰逾月。嶺海報操筆政者爲胡衍鶚（清瑞），即漢民長兄。中國報操筆政者，爲陳詩仲、黃世仲，是爲革命扶滿兩派報紙筆戰之第一次。同時粵垣有時敏報發刊，乃倡辦時敏學堂諸人所設，因出版適在洪全福失敗後數日，故記載黨事極詳，頗受世人歡迎。癸卯後香港有世界公益報、廣東

報、商報、有所謂報等先後出版，除商報屬保皇黨機關外，餘三報均為黨人鄭貫公所組織，開拓民族主義，不亞於中國報，一時革命派報紙之聲勢為之大張。甲辰、乙巳（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間，粵中風氣頓開，學校報館紛紛並起，如羊城報、七十二行商報、國是報、亞洲報、齊報、時事畫報、二十世紀報等相繼出版。適有華僑馮夏威為美國新頒華工禁例，自刎於上海美領事館門外，舉國大憤，各省志士紛紛組織拒約會以保國權，粵港各報莫不極力提倡，以伸正義。香港公益報因載所繪扛美人圖，為英政府逐其主筆出境。丙午（一九〇六年）粵督岑春煊以官力強收粵漢鐵路於商人之手，粵紳黎國廉率各界人士奮起抗爭，岑乃派兵置黎於獄，廣州各報處於積威之下，噤若寒蟬，獨香港各報齊聲反對，極論岑督攘奪路權之非。新出版之維新報、東方報、少年報、日新報等同一論調，岑督乃下令禁止港報入口以洩憤。丁未、戊申（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間，湘、皖、滇、贛、粵、桂各省革命軍陸續舉事，排滿怒潮，震撼全國，粵中各報亦漸仰首揚眉批評時政得失。庚戌（一九一〇年）前後出版各報，廣州有鄧悲觀等之國民報，潘達微、鄧慕韓等之平民報，陳耿夫、李孟哲等之人權報，盧諤生等之軍國民報，陳炯明等之可報，楊計白等之中原報，鄧警亞等之齊民報。汕頭有謝逸橋、葉楚傖、陳去病、林伯杞等之中華新報，新寧有劉少雲等之新寧雜誌，口口

等之四邑司報。香港有循飛聲、陳自覺等之實報，洪舜英之婦女星期錄。就中如國民報、人權報、可報、平民報、軍國民報、齊民報、中原報、中華新報、實報等，多與革命黨人有關。以是對於辛亥三月二十九黃花岡之役，及孚琦、李準、鳳山之被刺咸紀載周詳，贊揚備致。及武昌革命軍興，淸吏張鳴岐、龍濟光、李準等初欲負嵎自固，詎滬電謠傳「京陷帝崩」四字，港、粵各報相率登載，全城人士歡聲雷動，張督知人心已去，無可挽救，始倉皇出走，龍、李遂亦卑辭乞降。使廣東省城，得以不流血而獲光復者，報紙之力爲多焉。

〔港粵革命報紙主事人名表〕

上述香港廣東各地革命報紙之編輯人及發行人頗衆。茲調査昔年各報之名稱年代地點及主事人姓名臚列如次。

名稱	時期	出版地	編輯及發行人
中國日報	己亥（一八九九）	香港	陳少白馮自由鄭貫公陳思仲黃世仲洪孝充楊少歐陳春生黃魯逸王軍演盧信廖平子謝心準胡漢民謝英伯朱執信李紀堂李煜堂
世界公益報	癸卯（一九〇三）	香港	鄭貫公崔通約黃世仲李大醒黃魯逸林護譚民三
廣東日報	甲辰（一九〇四）	香港	鄭貫公黃世仲陳樹人胡子晉勞緯孟馮自由

時事畫報　乙巳（一九〇五）　廣州　潘達微陳垣岑學呂何劍士

有所謂報　乙巳（一九〇五）　香港　鄭貫公黃世仲陳樹人王斧李孟哲盧偉臣胡子晉王軍演

東方報　丙午（一九〇六）　香港　謝英伯劉思復陳樹人易侠胡子晉

羣報　丙午（一九〇六）　廣州　沈孝則雷震陳止瀾

少年報　丁未（一九〇七）　香港　黃世仲楊計白康蔭田

中華新報　丁未（一九〇七）　汕頭　謝逸橋陳去病葉楚傖林百舉

國民報　己酉（一九〇九）　廣州　鄧悲觀黃軒胄馮百礪

時事畫報復刊　己酉（一九〇九）　香港　謝英伯潘達微林直勉何劍士鄭侶泉

人道新報　己酉（一九〇九）　香港　陳春生

南越報　己酉（一九〇九）　廣州　蘇稜諷楊計白盧博郎

人權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陳耿夫黃霄九李孟哲

平民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陳樹人鄧慕韓潘達微廖平子

天民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李競生黃平

平民畫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尹笛雲馮潤芝鄧慕韓

軍國民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盧岳生

齊民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鄧警亞王秋湄梁襄武

中原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盧岳生楊計白

可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陳炯明葉夏聲馬育航鄒魯

第十四章　廣東戲劇家與革命運動

廣東號稱革命策源地，世人咸歸功於新學書報之宣傳，然劇本之改良及維新志士之現身說法，亦與有大力焉。在庚子年（一八九九）拳亂以前，粵中風氣尚極閉塞，士大夫鮮稍言維新變法者，寥落如晨星。及庚子以後，清廷辱國喪師之罪，舉國同憤，民智因而大開，有心人士主張非實行革命排滿不足以救亡者，紛紛並起，或則以報紙鼓吹，或則藉演說倡導，然皆未能深入民間，使種族思想普遍於各級社會，以收實效。職是之故，革命主義之香港各報，遂有編撰戲曲唱本以引人入勝之舉。最先發起者爲己亥年（一八九八）十二月出版世稱革命元祖之中國日報，該報首在附刊之旬報特闢「鼓吹錄」一門，由楊肖歐、黃魯逸數記者撰作戲典歌謠，或諷刺時政得失，或稱頌愛國英雄，莊諧雜出，感人至深。其後在香港出版者，有世界公益報、廣東報、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等，在廣州出版者，有時事畫報、羣報、國民報、人權報、南越報、平民報、天民報、中原報、齊民報等，均注重戲劇歌謠一門。其旨趣及作風略與中國報相彷彿。此外香港廣州保守派各報，以俗尚所趨，亦多踵而效之。歌唱之風，盛極一時。甲辰乙巳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有陸軍學生前輩程子儀者，在陶模督

粤時代，與鍾永建同辦陸軍學堂，夙有志於社會教育，時方賦閒家居，與興中會員陳少白、李紀堂等過從甚密，以其時民衆識字者寡，徒恃文字宣傳，實難普遍收效。於是建議創設戲劇學校，編製各種愛國劇本，招收幼童，授以相當教育，俟其學業有成，乃使出而實行表演。如是方可以滌除優伶平時不良之習慣，一新世人之耳目。陳李深韙其議。陳允襄助編製劇本，李願捐助巨資以爲之倡，定名「采南」歌戲班。訓育一年始成，乙巳冬在各鄉市及香港、澳門等處開演，所排新劇頗博世人好評，實開粵省劇界革命之先聲。惜乎創設不及二載，而資本已折閱無餘，此幼童劇團遂不得已宣布解散，有志者咸爲扼腕。未幾復有香港各報記者黃魯逸、黃軒胄、歐博明、盧騷魂、黃世仲、李孟哲、盧博郎諸人組織「優天社」於澳門，各欲親自粉墨登場，爲社會現身說法，以棉力弗繼，未及出演，數月而散。黃魯逸志不少懈，更邀黃軒胄、陳鐵軍等組織「優天影劇團」，慘淡經營，歷一載餘始克出世，是爲新學志士獻身舞台之嚆矢。粤人通稱新劇曰志士班。示與舊式戲班有別。該班出演數載，成績斐然可觀，旋亦因事中輟。戊申年（一九〇六）陳鐵軍又組織一社，名振天聲，所編劇本多偏重推翻專制，及暴露滿虜虐政，時遭地方官吏之干涉，以當日民氣日强，清吏有所畏憚，倖免於禍。是歲十月清光緒帝母子相繼逝世。清制國喪期內禁止演劇，該班乃藉賑災募

款為名，述南洋諸埠巡歷演唱，所編諸戲本，名為勸人禁煙禁賭，實則暗中宣傳革命，於南洋華僑民智之啓導，厥功非鮮。自乙巳以迄己酉之四五年間，經報界之熱心鼓吹，及志士之現身說法，其影響所及，遂使在舊式戲班之諸名伶，亦漸有排演愛國新劇之傾向。就中最有力者為人壽年班主角梁垣三（蛇王蘇）豆皮梅、新白菜等所演「岳飛報國仇」一劇。梁垣三飾宋徽宗后，豆皮梅飾李若水，新白菜飾岳飛，均能表揚忠義，喚起一般遺民之民族觀念，其收效之速，較新劇團之宣傳，有過無不及。中國日報嘗贈梁垣三等以「石破天驚」橫幛，用旌其功，洵非虛譽。同時廣州、香港、澳門各地志士組織新劇團者，有陳俊朋等之現身說法社，李德興等之移風社，梁俠儂等之現身說法台，分道揚鑣，一時稱盛。振天聲社自南洋返香港，乃與現身說法社合併，易名曰振南天，未幾又解散。庚戌（一九〇八年）後振天聲社諸同志得陳少白之助，另組一白話配景新劇社，剔除舊套，眼界一新，極受社會欣賞，是為白話配景劇之濫觴。繼起者復有「琳瑯幻景」及「清平樂」、「天人觀社」諸社，均屬話劇團之錚錚者。此種劇團咸對腐敗官僚極嬉笑怒罵之能事，卒能引起人心趨向於革命排滿之大道。及辛亥革命軍起，諸劇員躬身與義舉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劇之舞台工作，進而為實行工作矣。茲就各新劇團之歷史及人物依次述之：

（一）采南歌　此劇團原名天演公司，地點設於廣州河南海幢寺諸天閣，發起人爲程子儀、李紀堂、陳少白、粵中富紳黎國廉、鍾仲珏、鍾錫璜、潘珮琚等多出資贊助之，資本共三萬元。公司先設戲劇學校，招收十二齡至十六齡幼童八十人，授以普通教育，次乃授以戲劇常識。所編劇本，如地府革命、黃帝征蚩尤、六國朝宗、文天祥殉國、俠男兒、兒女英雄等等，或破除迷信，或刺諷時政，或表揚忠義，或排斥異族，均爲有益世道人心之作。開設二載，以資本折閱淨盡，因而閉歇。所訓育人材頗爲鼎盛，諸童伶於解散後，多改就舊式戲班，無有能記憶本身劇團之如何宗旨矣。其後舊式戲班之名角，如李元享、戴謙吉、利慶紅、揚州安、靚子龍、余秋耀、靚榮、大眼銓、新麗湘、馮公平諸人，皆采南歌栽培之弟子也。

（二）優天影　此劇團爲報界志士黃魯逸、黃軒胄等所組織，初名優天社，設於澳門，數月後因經濟不支解散，未幾復活，更名優天影社，開演後大受世人歡迎。演員中以姜雲俠、鄭君可爲最著名。所排演劇本，最得人欣賞者爲火燒大沙頭一劇，劇中首引淸吏殺女俠秋瑾一事爲導線，頗足發人深省。此外如黑獄紅蓮，夢後鐘等劇，均寓戒除煙賭之深意，於移風易俗，至有裨益。此劇團關係人物，僅就余記憶力所及，述載如下：

第一屆社員錄：　黃魯逸、黃軒胄、黃叔允、鄭友廉、鄭笏臣、梁松之、陳鐵五、陳鐵軍、梁俠儂、李一天、何少榮、葉盤堂、黃世仲、歐博明、盧騷魂、李孟哲、盧博郎、龐一鳳、衛汾灝、劉琰任、吳仁甫、何侶俠。

第二屆社員錄：　黃魯逸、黃軒胄、姜雲俠、鄭君可、陳鐵軍、龍一鳳、徐茫之、黃自強、李冉、梁松之、鄭笏臣、鄭友廉、葉盤堂、何少榮、區博明。

（三）振天聲　優天影社解散後，一部份社員陳鐵軍等於戊申年另組「振天聲」劇團以繼之，社址設於廣州荔枝灣彭園。所排劇本。有熊飛（明末抗清之英雄東莞人）起義、博浪沙擊秦、剃頭痛、虐婢報等劇。就中以剃頭痛一劇，爲最能動人觀聽，嘗惹起清吏之最重干涉，蓋一極有興味之滑稽歷史劇也。清初某遺民詩云：「聞道頭堪剃，誰人不剃頭！有頭皆要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此詩竟編入劇本唱白之內，可謂大膽絕倫。出演數月後，忽值清廷帝后同時死亡。清制國喪例禁演戲，陳鐵軍乃商諸陳少白，請其代向香港籌賑八邑水災公所建議，願率全體演員同往南洋各埠，爲該公所籌款賑災。一爲災民請命，二則暗中向華僑宣傳革命，陳少白力助其成，遂由該公所遴派黃詠台帶領振天聲劇團南遊諸埠，所至各地，備受僑胞歡迎。抵新加坡時，同謁孫總理

於晚晴園，其有未加入同盟會者，一律舉手宣誓，孫總理勗勉備至，諸人益爲感奮。事爲保皇會機關之總匯報所聞，遂著論反對該劇團之籌賑水災，謂該團員盡革命分子，華僑捐款賑災，即無異贊助謀反大逆。革命黨之中興報因是與之筆戰經月，而南洋華僑對革命之認識，由此愈深，至今新加坡華僑前同盟會分會長陳楚楠尚保藏民元四年前振天聲戲劵一紙，誠一碩果僅存之紀念品也。該社社員錄如下：

陳鐵軍、陳鐵五、盧我環、陳有全、黃叔允、黃少允、胡季白、彭灝漁、何侶俠、衛滄海、梁俠儂、李一天、吳仁甫、劉漢在、梁煥熙、張志堅、張恨民、區壽山、黃詠台。

（四）現身說法社　此劇團爲陳俊朋等所組織，社址設於香港，成立未久即與振天聲合併，易名振南天。其社員錄載如下：

陳俊朋、黃子覺、黃志蘊、謝持久、駱鐵香、胡可爲、胡孝思、劉俠民、謝沃波、黃自立、鄭校之、蔡忠信、陳魁亞、呂少初、韋勤。

（五）移風社　此劇團設於廣州市河南，發起人爲李德興等。成立未久，旋即解散，故效果不著。其社員錄如下：

李德馨、梁醒公、李瑞莊、李鐵漢、雷漱石、鄭拔初、李少帆、廖十五、周少保、梁

鋼軍、范志揚。

（六）現身說法台　此劇團發起人爲梁俠儂，社址設於番禺花埭，成立久暫及社員姓名不詳。

（七）振南天　振天聲劇團自南洋歸香港，以保皇黨會向清吏告密，謂該團在南洋鼓動革命仇滿，故不能再在內地立足，因而宣布解散；旋與現身說法社合作，更名曰振南天，未幾亦解散。

（八）振天聲白話劇社　辛亥春陳少白、黃詠台等以振天聲社解散後，諸同志不可無所寄託，遂由陳少白向香港富商陳賡如商借一千元，另創白話配景新劇，粵省之有白話劇自茲始。初由陳少白手編自由花，賭世界，父之過，愚也直諸劇，情文絕佳，觀者嘆爲空前之作。繼起者更有琳瑯幻境，清平樂，天人觀社等等，可與振天聲先後媲美。民國以後，諸劇社先後解散，惟琳瑯幻境巍然獨存，歷久不衰。該社社員胡律霖等之毅力，有足多者，除振天聲社員外，他社人物未能詳悉。錄載如下：

黃詠台、梁少偉、盧我讓、張恨民、陳甦亞、梁秀初、何侶俠、羅容甫、衞滄海、衞漢魂、何少俠、劉漢在、歐壽山、胡孝忍、邱錫源。

第十五章　丙午湖北日知會之獄

日知會發起人劉貞一　同盟會運動之失敗　湖北之大黨獄　劉貞一之傳道及逝世　劉貞一非劉家運之修正　張難先題劉貞一之墓碑

〔日知會發起人劉貞一〕　辛亥武昌義師之發動，衆咸歸功於同盟會員所組織之共進會及文學社，而不知共進會及文學社，成立之前數年，已有一日知會爲之先導，日知會蓋庚子唐才常富有票一役失敗後湘鄂二省之革命策源地也。發起日知會之主動人曰劉敬安，籍湖北安陸府潛江縣，生於清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原名貞一；敬安其字，又號靜菴，皈依基督教時道號保羅，系出世家，有兄弟四人，敬安居長，少有志新學，尤熱心救世，稍長即投身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爲信徒，隱然以普渡衆生爲己任。癸卯甲辰間（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以國是日非，決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遂另創日知會爲革命運動機關。其地址卽附設於武昌高家巷聖公會之內，表面爲閱書報社，實則藉以散布各種革命書報於軍學紳商各界，而謀軍事上之活動。所散布之宣傳品，有章太炎著駁康有爲政見書，鄒容著革命軍，陳天華著猛回頭，警世鐘，吳之銓著孔孟心肝等等。復設印刷所於黃州，凡運動革命之出版品，皆使同志

殷子衡、吳之銓（貢三）等廣爲印送。以學界易於散播，兵士傳播頗難，故每於夜間或兵士出動之時，由營中同志祕置革命小冊於各兵士之床，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猶以爲未足，更設法求入南湖馬隊營營長黎元洪部爲書記，以故兵營中大小消息莫不知之。其分會及書報社遍設於鄂省之黃岡、湖南之長沙、江西之九江等處。武昌聖公會牧師胡蘭亭及長沙聖公會牧師黃華亭，九江聖公會牧師胡季籍均力助其事，而收效益巨。各地先後入會者，鄂省有殷子衡、朱子龍、吳崐、馮特民、季雨霖、李亞東、張難先、張純、宛思演、劉堯澂、熊十力、郝可權、徐叔淵、趙光華、熊飛宇、曹亞伯、梁鍾漢、吳貢三、石志泉諸人，湘省有黃克強、宋教仁、胡瑛、陳天華、易本羲、劉揆一、禹之謨諸人，贛省有李獻彬、陳義山、查冠英、黃茂才、劉慶雲、楊器之諸人，皆各省紳商軍學各界之有爲青年也。甲辰黃克強、劉揆一等謀起義於長沙，吉長巷之聖公會會所亦爲祕密運動機關之一。及十月十日在萬壽宮藏炸湘省大吏之計劃不幸期前失敗，克強匿於聖公會，賴黃華亭、曹亞伯庇護之力間關出險，而在鄂之經營不免大受影響，然其志不爲少懈。於宣傳基督教福音及革命眞旨外，更兼任聖公會所設之武昌文華學院漢文教授以自掩。

「同盟會運動之失敗」　乙巳（一九〇五年）秋東京同盟會本部成立，留東日知會會員

先後加入，武昌日知會亦遵命改組爲同盟會鄂分會，由是進行愈力，軍學兩界之同情者絡繹於途。每逢星期假日，兵士學生至會所閱報者，座爲之滿，陸續簽寫誓約者爲數不下萬人。丙午（一九〇六年）春以軍界運動漸告成熟，欲在鄂省乘時大舉，特派同志吳崐（壽天）至香港謁黃克强求接濟餉糈，適黃克强赴南洋未返，馮自由乃款吳於中國日報，使在港候之。兩月後克强始返，以南洋之款未能遽集，遂遣吳回鄂，囑轉告暫爲忍耐，須候華僑方面籌得巨餉乃可發動。是年夏孫總理以法國當局有贊助中國革命之表示，特派廖仲愷駐天津，佐法武官布加卑繙譯中國各省革命消息，復派山西人喬義生隨法武官歐極樂（Captain Ogal）巡遊長江沿岸各省調查革命實力。是歲五月初八日，歐極樂等抵武昌，敬安預得電訊，乃率會員多人渡江至漢口迎之，既蒞會所，軍學兩界到場歡迎者千數百人，極形擁擠。歐演講法國革命之往史及中國不得不革命之理由，聽者莫不感動。散會時并拍照紀念。時巡警道馮啓鈞之密探亦雜人叢中，因得盡覘其實，以在場多軍界人物，未敢孟浪舉發。是歲十月，萍鄉醴陵革命軍猝然起事，與清軍劇戰經月而敗，黨人蕭克昌、蔡兆南、劉道一、禹之謨等死之。清吏藉此大興黨獄，武昌日知會職員劉敬安、朱子龍、殷子衡諸人，均在懸賞通緝之列。

「湖北之大黨獄」　日知會會員中有郭堯階者，醉心利祿，遽向馮警道告密，馮遂會同

總兵張彪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率兵四五百人圍搜聖公會堂及各員住所，先後逮捕敬安及朱子龍、梁鍾漢、胡瑛、李亞東、季雨霖、吳貢三、殷子衡、張難先等九人，並檢出名冊四本，牽連軍學兩界甚衆，敬安之父及兄弟亦被拘繫獄。鄂督張之洞派武昌府趙楚江，督署委員鄭保琛及江夏縣及口臨等在武昌府衙門五福堂嚴刑取供，敬安等均供認實行革命不諱，惟對於清吏強指劉敬安即萍醴案有關之哥老會頭目劉敬安一語堅不承認。清吏逼令敬安供招，迭用藤條笞背一千四百下，血肉橫飛，肉盡骨見，死而復生者數次。刑訊後，同獄殷子衡嘗用白布手巾拭其背血，留作紀念。閱三年為敬安所見，乃題數語於血巾上，曰「視刑傷血，承思親淚，傍大病枕，汝實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件也。吾安忍棄之，吾焉得不留之。戊申重陽之後一日保羅誌於湖北之模範監獄中」云云。九人下獄後迭經嚴刑逼供，時聞有斬決之訊。聖公會黃吉亭牧師，乃請美人孟良佐牧師及吳德施主教致電北京美國公使樂克希，向清政府極力營救，而同志吳祿貞、程家檉時在北京，亦謁向慶王肅王條陳，主張勿殺黨人，以免加增漢滿種族惡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交部遂電知鄂督，有「關於聖公會之日知會劉敬安等從寬辦理」之一語，此案延至第二年丁未（一九〇七年）五月始確定罪名，敬安與胡瑛均定永遠監禁，餘人則分別監禁十五年或十年不等。

（劉貞一之信道及逝世） 敬安在獄時信奉耶穌救世眞理，久而彌篤。每夕祈禱之聲喃喃不絕，獄吏及同獄者多爲感化。因而皈依基督教者頗不乏人。同獄之殷子衡一日叩敬安曰，連夜聞君祈禱之聲何爲。敬安曰，維摩詰病在斗室，佛法及於三千大千世界，耶穌降生馬槽，福音遍傳於南北二極；予持耶穌之名，求救中國之苦，身在縲絏，心在天堂，汝未觀新舊二約乎？三界唯一，有所歸依，即不亂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脫患難中之業障乎？子衡聞言五體投地，自此日從敬安學道，於極苦中求至樂。（以上數語出子衡獄中日記）同獄有因萍醴案入獄之湘人歐陽道垠，豪俠士也，性剛直而不能下人，見敬安等研究福音，早晚禱告，頗以爲異，敬安乃不惜瘖音苦口，開導以基督教眞理，歐陽豁然領悟，日就敬安請益，如親師長。是年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餘日，賴從其學道之諸友獄卒等殷勤奉侍，湯飲藥餌，得不死。病愈後乃與同獄胡瑛、吳貢三、李亞東等祕密組織一中華鐵血軍於獄中，陰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分設之各種機關通聲氣，實爲日知會破案後革命運動之中堅。迨辛亥夏舊疾復發，是年五月十六日竟死於武昌模範監獄。獄吏及衆因久受其薰陶，愛敬如慈父，死時皆撫尸痛哭，且遣使飛報聖公會，中西牧師聞耗哀痛，迅至獄中，舁屍至武昌聖馬可堂厚殮之。入棺之頃，敬安老母痛不欲生，見屍幾不辨爲其子之眞相。蓋骨瘦如

柴，年僅三旬餘，而鬚髮盡白，其爲國所受之苦，可以想見。敬安死後三月，而武昌革命軍起，中華民國由斯産生，敬安有知，其可瞑目耶。

〔劉貞一非劉家運之修正〕　劉貞一字敬安。與友人通信或稱敬菴，或稱靜菴，向未簽署家運二字。世人皆不知敬安有家運之別號。是歲十一月鄂吏假搜捕萍醴起事餘黨名目，且懸重賞購緝劉家運。及敬安被逮，滿吏強逼其供認劉家運，而敬安始終否認之。民元後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內載殷子衡獄中日記，有「公敬安名貞一，道號保羅，家運其別字也」等語。亞伯與敬安同爲日知會主要人物，子衡更與敬安同獄多載，均稱家運二字爲敬安別號，由是黨人中稱述史傳者，遂認敬安家運同是一人，一見於孫總理自傳，二見於馮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初稿，三見於劉揆一著黄興紀傳。民二十八年九月馮自由忽接日知會老友吳崑（壽天，又號壽田。）從宜昌來書，力言敬安與家運非同一人。囑爲更正，原書照錄如左：

自由老兄先生有道，別十餘年矣，勳定如何？深爲系念！近閱大風報，知老兄尚殷殷於革命史之紀述，紀實闡幽，其盛事也。惟家運一篇實不可不以更正。蓋劉靜菴與劉家運本是兩人，因劉家運有賞金五千元、當時官吏遂以劉靜菴代之。事後劉家運又由湖南捕獲

返鄂，曾與同盟之殷君子恆（此人尚在）晤談兩次，以後則不知其下落。此事餘友張君難先所作劉靜菴碑陰，言之甚詳，已囑其直寄一份與老兄一閱，便知其眞相矣。特此上頌著安。弟蒔田吳崐謹啓，八月二十九日。

吳崐即馮著所載丙午年由劉敬安派赴香港謁黃克強，馮自由嘗招待之於中國日報數月之老友也。民二曾當選衆議員，自民十二國會被非法解散後，即已不通音信。近忽移書爲故友劉敬安闡明眞相，洵於黨史補益不鮮。張難先與敬安爲同獄九君子之一，其言至有根據。吳書來後不及半月，張難先所撰烈士劉靜菴先生墓碑及碑陰二文亦至，更足證明家運爲湖南哥老會重要頭目，與敬安非同一人，爰亟爲錄出，以正前誤。

〔張難先著劉靜菴墓碑〕　淸光緒三十二年冬湖廣總督張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會司道七八輩鞫囚，時一囚慷慨言中國危殆，觸鼎芬怒，笞之；囚怒，詈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益詈，鼎芬益益笞，囚自首至踵趾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戟手罵不絕，當時號爲鐵漢。即辛亥前吾鄂革命黨首領潛江劉靜菴先生也。先生少隨父琪讀，縱觀六經諸子，並究心閩洛姚江，旁逮內典道藏，罔不學，學俱有心得。稍長，見中原多故，投鄂軍爲管帶黎元洪司書記，欲假軍隊作根基進行改革，有呂大森、胡瑛、朱元成、何季達等設機關於武昌，

名曰科學補習所，以愚官府耳目。先生與宋鈍初先後入所，急謀聯合湘省，期於清那拉后壽節舉義。亡何湘事洩，破獲機關，得鄂中祕密，湘撫飛章報鄂督按治，時甲辰十月，鼎芬方官武昌知府，承旨封科學補習所而逮捕黨人，先生亦被逐於黎氏。旋清廷命鐵良南下搜括財賦，先生聞之怒，密令胡瑛、王漢偵刺之，不中而漢死，先生益憤，復勾台同志圖再舉。先是美教堂設有日知會，即教士閱報所也。先生素善其會長胡蘭亭，因緣為會中司理，將藉其地為機關，集同志。會例星期演講，先生每登壇，痛述大局危亡狀，以輸其革命意義。不數月，軍學界大感動，相率入會者達數千人。更設東遊預備科及江漢公學，廣事號召，至於敎會之閱報室，遂變為革命黨之根據地矣。湖北黨務自科學補習所撓敗，經先　呼號，聲勢復振。孫總理在海外聞訊，大喜，爰派黃岡吳同志崐，與法國同志歐幾羅，來鄂視察，以期大舉。歡迎時，歐幾羅不知有暗探，倡言中國應如何從事革命，語瞬息傳遍，當路側目。時丙午五月也。及秋萍醴事起，勢蔡張，孫總理在日京，謂時不可失，派胡瑛、朱元成、梁鍾漢等回鄂，晤靜菴，謀響應。適無賴郭堯階者，以遊學識胡瑛，偵悉內情，告密於巡警道馮啓鈞，導捕先生及胡瑛、朱元成、梁鍾漢、季雨霖、李亞東、殷子恆、吳保春並難先九人，以擺賞金。初鄂督得諜報，云長江下游匪首為劉家運，因懸賞萬金緝，郭即指先生為家運貿

之，先生急走黃陂，避騎追及執還，對簿之日，鼎芬、啓鈞必欲先生自承爲家運，並迫供同黨。先生名貞一，字靜菴，一字敬菴，在軍名大雄，故始終違拒，鼎承已爲革命黨，不涉誰何。後家運被獲，與殷子恆同監，實另一人也。卒羅織成獄，十二月二十六日已部署行刑矣。忽聖公會教士，爲起聲先生寃於領事公使，爲直於內外部，下鄂督，得不死，仍判以永遠監禁。竟於辛亥五月瘐斃獄中，年三十七，距起義方三月，嗚呼痛矣。先生之在獄也，學行益進，禁卒囚徒俱感化，願爲弟子者數輩。一日納一囚，獰猛兇悍，吏卒畏憚，移與居，久之，和易過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語言，儀止莊肅，賓朋過從，雖最輕佻者亦莫不斂容相對。以國難不娶，沒後，令以弟子熙松嗣。去年湖北省政府政務會議議決，公葬先生於武昌東郊伏虎山之麓。系曰：使公遲數月死，得見專制推翻，吾輩亦有歸矣。噫嘻天耶！聊壽貞石，以爲吾黨紀。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一日，沔陽張難先撰並書，大冶許長濟刻石。

〔張難先撰劉靜菴碑陰二〕　靜菴烈士碑文刻竣後，覺有一事，猶須詳說者，即海內刊物，多誤指劉家運即劉靜菴是也。此事一見於中山先生之自傳，再見於劉揆一先生之黃興紀傳，其他以訛傳訛者，尤指不勝屈。茲事弗辨，則後來幾只知有劉家運，而倚劉靜菴於烏有虛無之列，或混靜菴家運爲一人。因孫劉之言論有力，而訛傳周徧海內故也。今試以致誤之

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眞象。丙午冬余等九人被逮，徵聞官府指逮捕之劉靜菴即家運，俱駭愕，以靜菴向無此名，北對簿，按察使梁鼎芬必欲靜菴自承爲家運，靜菴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爲革命黨耳。先是湖督張之洞接直督袁世凱電，謂得日本探報告稱，江上下游巨匪爲劉家運，適萍醴獄興，之洞舉家運、胡瑛、朱子龍等併案立格偵緝。有同邑郭堯階者，因友人之介紹識余，厭其僞薄也，輕之，惟未嚴拒其往還。會余方組織科學補習所，因緣得識胡瑛、宋敎仁，東渡留學，與敎仁尤暱，堯階歸國，敎仁抵書靜菴爲之延譽，且謂湖北黨務須於商洽。余戒靜菴無輕信，謂堯階浮薄，非可與計大事者，靜菴以余繩人刻，置之，堯階好冶遊，負日商四千金，控訴夏口廳，拘其兄追比，堯階計無出，見名捕劉家運懸賞萬金，胡瑛、朱子龍各數千，心動，時湖北黨魁羣以屬靜菴。自歐髮羅來後，風聲益大，賞緝中雖無靜菴名，然官廳與社會之指目均在靜菴，靜菴不自安，遂匿黃陂，堯階即誣靜菴爲家運，告密巡警道馮啓鈞，導索黃陂村中。其實家運乃哥黨渠魁，久洋盜長江上下游者也。胡瑛、朱子龍、梁鍾漢適奉中山先生命回鄂，謀舉應萍醴，其諜報均來自日本。萍醴事起倉卒，湖北黨人未皆諳迹其中，故賞緝懸中無靜菴名，堯階悉黨部內情，以姓同事同時同牽合而株連之，於是搆成寃獄，未幾家運在湖南被捕，遞解來鄂，與殷子衡同錮一處，數月提付他所，

竟不知所終。一時士論，謂家運既明白被捕於湘，則靜菴與家運顯是兩人。承官吏旨者，旣欲誣指靜菴爲家運，靜菴抵死不承，乃復酷刑毒逼，案牘盈尺，不料家運竟獲，則官廳之誣陷何以自解，且恐吾曹廉其隱而窘之，乃謀竄取家運置他監爲名，卽牽連別案置之死以滅其跡，此當日官吏移甲換乙李代桃僵之慣技，以規避處分者也。余撰靜菴碑文，雖知事實經過如此，然局外言人人殊，究不能不矜愼從事。邀集同難之見存者李君亞東、梁君瑞堂、劉君信春、殷君子恆，並請日知會與靜菴同居數年之胡蘭亭黃吉亭兩會長，及歷來參預日知科學兩團體之曹君亞伯，丙午夏與歐陸雜偕來之吳君崐，聚首證明。吳君曰，我自中山所來，從未見靜菴有家運名。胡君曰，余與靜菴朝夕相處，烏有此稱。而殷君並謂家運實別一人，與我同監，隨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漢報一紙宣示，標題爲湘省又獲劉家運，其言曰：去歲在黃陂拿獲之劉家運，研訊數次，自供爲敬菴，僅認爲革命黨，不認爲劉家運。現聞湘省又拿獲一劉家運，究竟孰眞孰僞，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觀之，可想見當日之官吏張皇失措，不得不以詭謀消滅其踪矣。此外諸同志均不認靜菴有此名。靜菴本烈丈夫，既已承爲革命黨，當無倖生餘地，其名果爲家運，又何苦志死茹刑，爲此無意識之狡展耶？且靜菴學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貞一，而字則爲靜菴，或敬菴，俱寓有深意，何取此凡俚之家運

二字。是年在文華書院書一聯曰：「大塊噫氣嗟勞苦，帝天無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陽前一日敬菴劉子書。又前三日書一聯，署曰靜菴書。現在前聯存文華校長盧春榮家，後聯存胭脂巷張稱侯家，有目共睹。黨人爲應付環境計，常有變姓名以避偵伺之法，靜菴旣身爲領袖，其化名當祕示親切會中之黨員，以便應付事機，何以會中會外任有機要者，概無一人知之耶？據上種種爲證，則靜菴家運迥屬二人，已無絲毫疑問。維孫劉等紀載訛誤之由來，有說明之必要也。吾鄂自來風氣，大抵恥華聲，厭標榜，木訥質直，不爲時賢所注意，匪第丙午爲然，卽辛亥上年，譚人鳳奉派來鄂，視察黨務，謂王玄弈蔣翊武如田舍翁，李長齡若老學究，羅良駿似紈袴子，卽可見黨人彼此之意態矣。鄂中內地黨人多自田間來，丙午以前咸無赫赫名，萍醴事起牽涉及鄂，聲譽始大，故傳者祇能舉萍案之名名之，初無暇計夫實在也。日復一日，訛以傳訛，於是靜菴之名爲家運二字所奪，以轟轟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訛誤，幾成爲全身疑案，詎非吾黨極痛心之事乎，所以余於靜菴之名，急於別白糾正，不絲毫遷就也。碑文體尙簡要，未克詳述，因復列碑陰如右，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夏張難先補記於東湖之思舊菴。

第十六章　丙午靖州禹之謨之獄

禹之謨，湖南湘鄉人，少有大志，博學能文，生平喜讀先儒王船山遺著，謂胡、曾、左、彭好大喜功，誤入歧途，皆由不善讀書之過，聞者多目爲狂徒。弱冠嘗遊江浙，飽覽長江沿岸形勢，油然萌故國河山之感。甲午（一八九四年）清日搆釁，慨然投筆從戎。湘軍某統帥以其文弱書生，使任運輸事務，因得往來關內外及遼東西各險要，軍食賴以無缺。戰後以勞績保知縣，因見國是日非，辭不受命。旋赴上海，專心研究各種實業。半年後復遊日本，投身大阪千代田等工廠學習工藝，日有精進。尋以其父春軒病重，忽遽歸國。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譚嗣同等六人死之。之謨謂非我種類，其心必異，倚賴異族政府改行新法，等於與虎謀皮，遂力倡革命救亡之說。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林錫圭謀起兵武漢，之謨亦與其謀。事敗，倘不知，入唐寓，所見邏騎滿室，知有變，乃從容作寄信人得脫。旋往來寧滬間，有所計議，久無所成。癸卯（一九〇三年）歸湘潭籌設毛巾廠，延技師數導鄉民以各種紡織事業，邑人多受其惠。甲辰（一九〇四年）復推廣至長沙，並附設工校，次年更添設工場，整理機械，皆親自操作，職工咸樂爲之用。又籍湘鄉會館創辦惟一學堂，

城中各校賴其力成立者甚多。適日俄媾和，清廷謀以福建向日抵換遼東，湘人羣電北京政府抗爭，之謨實爲之倡，以是湘中教育會商會皆推爲會長。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孫總理、黃克強、陳天華、宋教仁等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克強密函之謨，使在湘設立分會及推銷民報，湘中民黨由之謨紹介入會者，頗不乏人。民報亦由其一手代理，銷路甚盛。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爲反抗日政府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而投海之新化人陳天華，及爲創辦上海中國公學失望而投海之益陽人姚宏業，二屍同時歸櫬湖湘，之謨主張應公葬嶽麓，以表崇報。清大吏禁之，二櫬到日，之謨約全城學生制服行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當道及鄉紳咸爲側目，以爲民氣伸張至此，殊於政府及官紳不利，非嚴加制裁不足以杜絕禍根。時有長沙學務處總監俞誥慶者，素行卑污，嘗用學務處燈籠爲前導，宿娼於下等妓館，爲羣學生所窘，捕至濂溪閣，黥其面，裸其體，拍其照於士娼胯下。事後，之謨曾當衆斥其無恥，指爲士林敗類。至是俞挾前恨，乘機向湘當局告密，謂之謨爲革命黨魁首，專派送民報邪說，勾結軍學兩界謀起事。清大吏憚之謨名，遲遲不敢發，會六月湘鄉學界抗爭鹽商浮收，風潮甚烈，之謨力言食鹽加稅，已違人道，浮收巨額，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消，亦應將浮收之款移充辦學，免入貪囊，湘鄉知縣陶掾以上詳，坐之謨以率衆塞署罪，湘撫遂下令逮捕，長

沙荟督教聖公會牧師黄吉亭與之謨相善，力勸之避。之謨不可，曰：吾輩爲國家爲社會死，義也。各國改革，孰不流血，吾當爲前驅 遂於丙午六月二十一日被捕，士紳等爲之營救申辯者日數十起。清吏格於清議，監致常德，復移靖州。靖州府金蓉鏡（嘉興人，字甸丞），性極殘酷，雖之謨已定罪永遠監禁，仍欲殺之以媚長官。故抵靖後更酷刑十餘日取供，始以針刺指甲，繼倒懸之，熏椒煙於其口鼻。之謨仍不屈，金憤甚，自燒烙鐵，烙其膚肉，全身焦爛，胥役皆不忍睹。未幾，萍醴革命軍起，全省戒嚴，黨獄因而大興。金牧更藉端羅織，再四刑訊，斷指割舌，身無完膚。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謨卒被縊殺於靖州之東門。就義之先，猶手書絕命辭，雖拇指已斷，字跡仍端好如恆。死時指金牧曰，我要流血，爲何絞之？辜負我滿腔心事矣。觀者多爲感動。獄中嘗先後作遺書多通，分致全國同胞及親友，敍述捨身救國經過，讀之足以廉頑立懦，擇錄如左：

其一、致全中國國民書

我所最親愛之在世同胞鑒：世界危殆，固由迂腐之舊學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存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爲手段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理論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陷

計，橫爲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駁詰，不能置辯。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食則死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於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爲死所，寧可牛馬其身而死，甚勿奴隸其身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其圖之。困難衡慮，終必底於成也。禹之謨四十一歲。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靖州獄中遺書。

其二、與同學諸君書

同學諸君御覽，捧讀來書，感愧交增，汗淚並下。敬諦諸君有根柢，琢磨益光，亞東之華盛頓，其在諸君乎！謨本不學無術，動多窒礙，未能於社會建毫末之利益，致增一層阻喪，死罪死罪。至湘學會即能成立，必含多分的奴性，藉奴勢以伸權力，行壓制，可預知也。滿奴亦得利用之，嗚呼危哉，學子其在彀中矣！猗歟幸哉，學子已能自立矣！我所希望之學生自治會，幸賴諸君之大魄力，於大風潮大勢力與大獄之際，放大光明於黑暗世界。獄中人聞之，喜而不寐，更望諸君以百折不回之氣概，振刷精神，整頓秩序，力求進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讓，以自治會爲政黨會，新國會之基礎，其責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諸君勉之。吾雖可爲清廷之囚犯，不可爲自治會之罪人，願諸君務其大者遠者。若目前之

小害，無畏焉。今學生自治會成立矣，請再進一步，創立羣治大會，爲各省倡，亦惟諸君是賴。鐵路初歸官辦，既而紳辦，兩年之久，毫無影響。今春商會成立，謨於會中再四演說，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有此大權大利之鐵路機會，商界當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見信，是以有四月電達商部允歸商辦，兩期即集股二百萬有奇，近有官督商辦之說，是皆前此紳辦者因事權不已屬也。陰地咬弄，必破壞商辦之局而後快。商界無人才，無魄力，祇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湘路之能否專歸商辦，必得學界爲之援助，否則一爲官辦，資本無著，人皆慳而不前，勢必借洋款，以數百萬贖回之路權，又將去矣。且湖南與之俱亡，謂余不信，試觀甲午三千萬贖回之遼東，隨轉而送之俄人。遼東爲建虜發祥之地尚爾，有何愛於湖南？嗚呼怨哉！欲存湖南，必爭路權，爭路權者，商界學界之天職，責無旁貸，諸君以謨言爲千慮之一得歟！請於學界開會之際，爲謨宣布此意，以俟大多數國民採擇，是爲幸。承諸君存問惠贈，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學生自治會成立之日，謨敬捐銀二元，以答盛情。云云。

其三、致諸弟書

蓉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靖州牧金蓉鏡提余訊問，毫無意

義，所問人名多不知者。余之腳鐐自八月二十六日托人具保狀於吏目，始開去，故提訊可不帶鐐。越日金牧亦未詰予之去鐐。五日入獄，十八日三時金牧又提予訊問曰：汝爲何到這裏來？余曰：爲湘鄉學堂提鹽行陋規事。金牧即曰：此非原因，可將原因說來。余曰：其爲葬陳天華、姚宏業事乎？金牧曰：不是，尚有原因。余曰：長沙周守所詳，亦不過此二事，他非所知也。又問曰：你認得楊某乎？陳某乎？所問之人皆向所未聞。余曰：都不認識。金牧曰：你會作對聯乎？你認得報館的人乎？余曰：我不能作對聯，亦不識報館之人。金牧曰：會聞禹之謨三字，如雷貫耳？何以這些人都不認得。然則你所認識者，又是些什麼人？余以各學堂監督教員及商會之人對。金牧曰：僅識此等人，亦不算上等人。所答動遭無禮之斥駁。謂左右曰，拿長刑來，即當面釘鐐。且曰，你既說不出原因道理來，即如牛馬一般，牛馬之肉，人欲死則死之，何愛焉。押下去，金牧此訊，心横成見，不知受誰意旨。余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乃於十九日遺書在世同胞，附回公鑒。帶鐐坐牢又一月，不聞動作。余日以羣學肆言一書，玩索而有得焉。嘆我國民智之劣於羣德羣情，雖以萬倍的顯微鏡亦不見有影兒。十一月十八夜三鼓睡中，提禹之謨，余乃著衣前進，至二道之右側小廳，金牧云：湘撫鄂督有來文云，陳某供稱孫文派你在湖南爲虛無黨，你從實

供來，還有些什麽人？余曰：余在湘省辦紡織事，三年於茲，不知孫文陳某爲何許人？金牧即呼拿梆子來，褫去余衣，跪於鐵練之上，兩手左右伸開，於膝後彎處橫壓一棍，兩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橫於脚背灣處，板上三疊，計一尺高，使重壓力盡在膝蓋，胸前橫一棍，使不得移動，金牧即呼打以荊條，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見。金牧即問你是孫文黨乎？余曰：孫文之黨可也，余即孫文亦可也，請速殺，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殺，就是這樣打死。復曰，你認得譚心休否，余曰，譚心休自四月爲上海公學派回湖南籌款，曾會一面的。金牧又曰，聽得陳統領說你爲陳天華作了一副輓聯，「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是湖南」云云，余曰：我不曾作輓聯。金牧曰，聞有一種民報是你代爲發賣。余曰：我不開書舖報館，何能賣報。時轉五鼓，有管禁董某在側，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稱余能書願死狀，請釋此刑。久之便籤牌放下，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壓，加以鞭背，幾遺矢溺。數兵扶之下架，腦雖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誰屬。比抬入禁，置於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張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輕摩之，猶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覺有痛，不能步行，如厠必負之而入。聞又欲提訊，死耳，夫復何言。祈諸弟代爲余稟堂上諸位大人，謝撫鞠之恩，悔不孝之罪。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兄之謨靖州

獄中遺書。

其四、再致諸弟書

蓀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昨二十夜親筆所書之信及遺言，已封妥託帶，尚未發行，二鼓後，金牧提訊，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卽呼上梆子，裸其體，照昨書所書情形，而加用大棍未票口供，金牧親持扇香一大把，燒吾背約二時之久，無所供，抬至戲廳，吊吾右大指及大腳指，懸高八尺，數刻繩斷，大指已經破爛，尋亦斷，又換繫左大指懸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脇，徧體無完膚，所訊無非是要供稱孫文。又曰，爾昨所講認得這個譚心休，究竟是孫文使來的否？余曰：我只知伊爲中國公學同湘籌款。金牧曰：你不實供，分明他是孫文的黨羽，你爲何不說？又用香火亂燒。余曰：既說是他的黨羽，卽是他的黨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譚心休是幾時來通約你們的？余曰：是四月籌款時會過的。金牧曰：我聽說他有個什麼票據。余曰：不知。金牧曰：昨天你認說是孫文的黨羽，爲何不知他的憑據口號？又拿火來燒，余祇得誣供有口號。金牧曰：是何口號，從實供來。余曰：記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卽用火亂燒，余卽誣供曰：口號叫做中國人。金牧曰：不止此一號，尚有何號？我見他勢又執香火近前。余又誣供曰，以手加額爲相見之禮。金牧曰：楊懷三

你到底認識否？余曰：認不得。金牧曰：他說你在湖南是個頭目，究竟你是何等頭目？余曰：我不是頭目。又拿火來燒，不得已又誣供曰：我是上等頭目。金牧曰：然則你是頭目，你之下還有些夥計，是些什麼人？我說無。金牧曰：總有些，你不說，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見其勢太猛，曰：同志即是夥計。金牧曰：你同志有多少？我說不計其數。金牧曰：是何姓名？我說無姓名。問孫文叫你們做什麼事情的？我說救國保種。金牧曰：如何救法？我說是殺人放火，金牧曰：你要殺那一個，予曰：應殺者即殺。金牧曰：你們幾時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來燒，余信口曰：十月間。然則在何處起事？余曰：在上海相會。金牧曰：何必要到上海，我想即是湖南，你不見劉陽醴陵之事乎？你關在禁裏，不然你也是一個。又問，你與孫文同黨，有何好處？余曰：好處就是革命。金牧曰：民報是你發行否？余曰：我不會發行。然則是誰發行？答曰：不曉得。金牧曰：你曾看見民報乎？我說看見一本。金牧曰：民報上說的是什麼道理？我說無非中國被外國欺壓，政府不能保護，總要百姓曉得救國。金牧曰：尚有何言？余曰：一時記不起來。我求他釋放下來，徐徐講出。金牧曰：放下來不講，再上火坑。衆役放下，不知有無四體，時俯臥在地，氣息奄奄。金牧催說曰：我曉得放下來你就不講了。他說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說一

些救國的話。時已五鼓，余牧即標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遺屍在床，至今二十日早七時始蘇，求友背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兇暴政治，有進無已。將來四億的同胞，其苦慘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書於枕邊，爲之讀遺言。

第十七章　上海神州日報

〰 神州日報之創辦人　神州日報之內容　神州日報之中斷及復版　神州日報發刊辭 〰

「神州日報之創辦人」　清末革命黨人在上海之言論機關，自癸卯（一九〇三年）蘇報及國民日日報乙巳（一九〇五年）警鐘報等相繼被封禁後，爲之緘口結舌者將及二年。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始有陝西涇陽人于右任（伯循）、湖南常德人楊守仁（篤生）等發刊神州日報，以爲東京留學界所刊民報、復報、洞庭、波瀾等各報之呼應。于右任於甲辰（一九〇四年）歲以印行半哭半笑樓詩集譏切時政，被陝撫升允指爲革命黨，嚴令通緝。乃間關逃滬，肄業於震旦學院。翌年以外籍教員干涉事散學，遂與同學葉仲裕等別組復旦公學於吳淞。旋約楊篤生、葉仲裕、金環秋、王薄沙、汪壽臣、張俊卿、黃禎祥、譚价人、邵力子等組織日報，以圖振作士氣，發揚正論。議定後親赴日本，向留東諸同志募股。秦隴豫晉學生協會特開會贊成，爲集款二千數百元。時同盟會成立甫經一載，孫總理適駐東京，右任由同鄉會員介紹加入黨籍，未幾事竣歸國，而神州日報遂於丁未二月二十日出世。

「神州日報之內容」　神州日報之成立，頗得當代名流如章太炎、馬相伯、黃晦聞等之

贊助，題報眉者爲南通張季直（謇），蓋張時任復旦中國兩公學董事，與右任等有師友之關係也。報頭所題爲平湖金恢秋所書。右任自任社長，楊篤生、王无生、汪允中任撰社論。第一日之發刊詞署名三函，即由篤生、无生二人主稿，與右任參訂而成。此文意內言外，隱含民族主義之情緒，與昔年蘇報及國民日日報大刀闊斧之論調，殊有不同。蓋自蘇報案以後，滿吏對於富有革命色彩之書報，文網周密，一般新學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側擊之文字，以作迂迴之宣傳也。此報所載特頂社論一〃，所下時政批評，針針見血，足以廉頑立懦，附刊之說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惻之詞，寫小雅詩人之旨，亦足使讀者之種族觀念，油然而生，此外尚有學界新聞，專以培養學力，提倡體育爲主。故尤爲青年學子所歡迎。又其與別報不同之特點，在於不用滿清君主年號，而以丁未二字代之，出版數月，銷路日盛，駸駸駕時各報而上之，非無故也。

〔神州日報之中斷〕　是報刊行未及一載，以鄰居失火，不幸殃及，編輯印刷營業三部悉付一炬。楊篤生緣帷桿而下得免。事後于右任以一時無力恢復辭退。仍由葉德裕、汪允中、楊篤生諸人蹶起再振，卒而復版。逾年楊篤生渡英倫留學，舊日發起人留者僅葉汪數人耳。于右任離神州報後，旋由輿論日報聘充編輯，未幾復先後發刊民呼、民吁兩報，均被清

宣稱故封禁。庚戌（一九一〇年）九月更創設民立日報，與神州日報宗旨略同，而革命色澤較爲顯著。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軍進攻督署一役，神州報所載殉難紀事及殉義諸烈士傳記，表彰興美，惟恐不力，與民立報可稱一時瑜亮。辛亥革命之一舉成功，該報與有力焉。惟自民國成立以後，該報屢易其主，絕無宗旨可言。舊時民黨中人以其反覆無常，有玷昔年神州立報之宗旨，咸爲扼腕不置。民五袁洪憲帝制失敗後未久，該報以營業不佳，宣告閉歇。至二十六年某月，有駱九皋者以光復神州報爲號召，在滬重刊神州日報，然已大非昔年之本來面目矣。

〔神州日報發刊詞〕　丁未神州日報發刊辭，高古典雅，士林傳誦。所謂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文中歷舉吾國往古人種智慧及宗教觀念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法律統系文學思想習俗性質等種種特色，如數家珍，益足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誠爲文學中之代表作也。茲錄原文如次：

自古哲士哀時，達人砭俗，莫不以微言閎議，激蕩民心，轉移國步者哉！是以文致太平，垂紹世先王之志；睠懷小雅，作主文譎諫之辭。紉蘭澤於九歌，託悲懷於五噫，亦有發憤至論，劘切羣愚，仇國成書，罪言屬稿。墊角巾而痛嘆，揭留都而背泣，邈然高風，

恰我先民。自歐俗中更，競聞報紙，新聞之學，蔚為六宗，纂述之餘，訂為專律。十萬毛瑟，獨法蘭西霸主之心；七匝貝與，識美利堅文章之富。津逮吾華，條流粗具。于以揮政客之雄辯，陳志士之危言。滌盪國魂，昭蘇羣治，囘易衆聽，紀綱民極。較之仰天獨唱，衆心不止者，厥用益宏焉。夫國聞闕史，稗官雜事，抽毫而悉具，則陳一紙而彀衆流，莊言諧論，良規偏辯，授簡而並陳，則費寸陰而獲拱璧。山川自古，方策猶存。顧瞻周道，鞠茂草以無時，惆悵新亭，無橫流之有託。此神州日報之所為作也。且夫赤縣起於岷崙，白拱於瀛海。文化肇造，實首此方，猗歟鑠哉。三朝七曜，建黃中之極，五常九棘，垂丹書之制。方牙雅契，已有司海司陸之命，桑邱當璧，乃受韃鞮旄人之聽：觀象察法，開物成務，視彼蝗蝛金塔，想像黎明，軼蕩銅門，留傳制作者，後先相距，猶以稺子而擬成人矣。發自三季蛻嬗以逮，漸有今不若古之謂。圖籙灰於巨燼，綿蕝工乎霸術。履武蹈踵，禾綱既無其才；因陋就簡，羣盲競捫其籥。坐使猥臙歧舌之衆，遂成積薪後來之勢。畇畇禹甸，渺渺余懷。痛何草之不黃，思古人而難見。矧以嫣黃慘慄，蠻觸紛呶，覘國者既有其人，論世者因而夷我。遂令神明之宅，廣漠之都，冠裳禮義所留遺，風雨陰陽所和會者。日損月毀，患此淪行。嗟乎，百王陵謝，小儒方宗其殊，九州雲雷，萬馬齊瘖其

口。文武之道，既墜於周原，龍蛇之災，更延於大陸，豈不以民樸澆散，羣德陵夷，朝廷有西園諧價之卒，縉紳無北門終窶之守，處士尠魯連蹈海之志，細民缺周嫠恤緯之思。四維不張，一流將盡，用致此耶！而登墟墓者　必思德於九京，睹禾黍者，必興悲於七廟。三宿之戀，未絕於枌楡，一姓之哀，尙崇於伏臘。況復出入皇王帝霸四千餘載，綿歷正統僞系二十餘朝，服畎畝者，劃蒼梧紫塞雁門瀚海以爲町畦，食名氏者，綜七略九流四部百家以爲藩區。山崇嶽峻，重瞳聃耳圩項駢脅之所降神，河曲江平，綠書赤字龜馬碧鷄之所流摺。敎宗治理，萃儒佚魁祖畢神謨略之光華，物曲官能，極睿知心肝人工精英之創迹。必有芬烈以康厄運，豈其天公易辟，而金策移治，王氣方收，而寶符不出。遂以粃糠前烈，弁髦惇史。伊川披髮，無所待於百年，宗國燕言，已先毀其五典。晉大夫之忘祖，徒襲衣冠，宋右師之卑祭，更無魂魄。將何以間識懸存歷譜垂三統持五運哉！夫徐舒雍蹇，厥生秀民，羲黃農耕，聿開神紀。指南有作，啓閣龍覓地之圖；活版初傳，蘇路德操戈之際。四遊距運，開地動之先河；三正授時，奧日軌之恆晷。西陵繅手，貽大利於全球；上國華蟲，飾翬英于百代。是爲神州人種智慧之特色。搏搏大地，渾渾烝民，羣姓既昭，宗法斯建。然而溯祠道者，滌之以祭師，誣帝謂者，瀆之以天使。靜言歐洲政教分離之始，

皆為百年見發達衍之機。此州自上古以遠，民尊昭斷，絕地天之通，罔有降假，殷雲鳥之紀，以定陰陽。魂舒魄慘，議類性道德之宜；日躔星迴，驗育物位天之則，是為神州宗教觀念之特色。封建既息，階級遂平，負棷繩牖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斬木者，赤手而論大寶。故英倫貴族議院之改革，無所用其励勤；日本藩閥政治之弛張，不足論其輕重。是為神州社會主義之特色。因仍宗法，以建國家，雷霆萬鈞，積重難返。然而立天順人之徵旨，旁礴乾坤；外攘內夏之大防，昭垂雲漢。及其蒼黠已出，白馬方來，則有握拳碎齒，激悲憤於傾輸，剖腹納肝，摅忠貞於末路。亦有嶽嶽貫虹之氣，哀哀三戶之謠，矢一瞑於頂冠，魂歸來於朱鳥。沈井中之秘史，干城上之浮圖。漢尼拔之畸嶇道路，蔑以加茲，瑪志尼之悴憔生平，詎能相衡。是為神州國家主義之特色。建三世之神指，恢大同之上德，聖心廣大，仁智斯閎。乃若禹名所極，指大秦泰遠而方遙，衍說所周，眇少海重瀛而畢具。建冠裳以作萬國，崇封禪以召百蠻。彼夫亞力山大之武功，該撒栅標之戰略，沙力曼之盛業，拿破崙之野心。較厥歲年，瞠乎後矣。是為神州帝國主義之特色。文明法系，約有四宗，震旦一隅，淵源最古。三代以降，枝葉彌繁，周官六典，實職官通則之推輪，王制一篇，具民刑訴訟之事略。治罪專律，鄧析已定為竹刑，民法正文，蕭何用懸於金布。

刑名既疏，軌跡不斷。然而較羅馬法之成文，遠在千年以後，守大憲章之契約，實爲五百所苞，洞天人之消息，久貫民權，觀中外之會通，自宏邦體。是爲神州法律統系之特色。蹄迒既辨，文字以滋。主形主聲，齊住賓分其道，行右行左，中西各適其宜。然而東極蜻蛉之州，南旋馬來之族。諺文假字，彫語苗歌。雖形體之大殊，實本支之相嬗。若其鍾毓文治，棣通民俗，甄錄之富，赫於瑯環，流別之繁，溢於江海。是爲神州文學思想之特色。環遊瀛海，旁探島夷，彼熱帶之荊棘，觸寒門之冰雪，歐風所播，逸足相尋。然而張騫鑿空，實在西歷之前，甘英持節，遠臨鹹海之外，近世以還，華僑所貺，闢與大利不毛之土，蔚爲上腴，相美利堅通運之宜，致之遠道。蒙犯霜露，嘉惠人羣，援爵論功，應居上賞。是爲神州冒險性質之特色。過此以往，更僕難終。實嶽瀆之驕子，天壤之俊民，非猶太、波蘭、印度諸族所可同日語也。夫誦荷馬神話之詩，希臘所由光復，讀布民英雄之傳，意人遂以崛興。斯拉夫民族，以一成一旅而馳東海，日爾曼森林，用再接再厲而摧强敵。況以開明夙植，靈啟久甄，縱橫二萬餘里，文軌方同，男女四百兆人，風塵易合。蘊蓄尊之積恥，效勾踐之臥薪。訴帝閽以敷陳，待鼎陶而與直。何遽不可以負荷積薪，支持室構者歟！然則指陳得失，窮極端委，鞭策頑懦，導啟良元。匪勞者之自歌，實道人之可

徇。且夫訓方問俗，地官之洪軌也，陳詩觀風，太史之常識也。棄我取人，師善之夷徒也，演術通藝，知今之寶筏也。旁求四國，不無郢書燕說之功，俯仰八埏，大昭鶚視鷹瞵之象。諒有裨於頹運，或無訶於屈言。顧以簡牘方陳，質文易眩，綜其流極，厥有四端：繁詞託聘，神鑑一周。既論甘而忘辛，亦無瑕而放失。竹茨之林，或濟於堅白，嚴砭之術，無補於膏肓，此一弊也，爭市有虎，傳言者三人，淯淵鬥龍，禱祈者萬衆。不疑盜嫂，爭與殺人，採齊東之謏言，為中朝之故事。又一弊也。東鄰生貓之事，奚裨於見聞；大官賜醋之儀，何關於懲勸。一則委巷諛聞之瑣語，一則承平粉飾之虛文。錄之者槃槃難終，聞之者昏昏欲睡。又一弊也。甘陵兩部，迄成鉤黨之災，蜀洛之崩，卒釀靖康之禍。當大廈將傾之日，昧同舟共濟之箴。暱鄉曲之宴私，淆品評於月旦。又一弊也。蓬心未化，縱結彌多，是則宏達所深呰，亦惟吾黨所不尚。嗟乎！即因求果，彌懷履霜集霰之哀，振聵發聾，寧辭披髮纓冠之誚。歡娛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悵蟪蛄兮盜聲。惕亭林匹夫之責，繹南雷待訪之編。嗟我兄弟，孰非軒昊之神孫，請續陽秋，備紀中原之文獻。空言可託，有痛哭流涕以陳辭；來日大難，冀瘖口嘵舌之有補。矯矯風雲之氣，曾扶白日再中，昭昭天路之靈，眷我皇圖億禩。

第十八章　西北志士與革命運動

留東學界與西北革命　西北革命之動機　國風日報與北方革命　武昌舉義與秦軍響應　山西獨立與吳祿貞被刺　民元後之秦晉革命黨

〔留東學界與西北革命〕　淸季各省革命風潮之洶湧，實以留日各該省學生爲其主動，西北諸省其最著者也。當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第一日與會者有十七省學生，十八省中只有甘肅一省因未派生出洋，故尚無人參加。計當時西北各省學生先後入黨者：直隸有張繼、杜義諸人，山西有谷思愼（仲言）、王蔭藩、榮福桐、榮炳、景定成（梅九）、宋炳麟、燕斌、景耀月諸人，陝西有康寶忠、鄒子良、曹雨亭、趙世鈺、于右任諸人。時任駐日之山西同盟分會長爲谷思愼，任該會評議長者爲景定成，任陝西同盟分會長者爲康寶忠；任該會評議長者爲趙世鈺，彼等更另設一明明社，專介紹西北各省人加入同盟會，先經該會審查後始引進之。丙午（一九〇六年）某月上海復旦大學學生于右任爲創辦神州日報東渡，向留日學界募股。秦、隴、豫、晉四省學生協會爲集款二千數百元以助之，即明明社號召之力也。時他省學生與秦晉學生景定成、谷思愼、鄒子良、王蔭藩等往還最密

者，有湖南之陳家鼎（漢元）、仇亮（式匡），江西之鄧文輝、李烈鈞，江蘇之何子奇、山東之商震（啓予）、陳幹等。陳家鼎與同鄉寧調元方發刊洞庭波雜誌，因歸葬蹈海烈士陳天華於嶽麓，忤湖南長沙清吏之注意，旋被逮捕，仍亡命東京，遂與景定成、杜羲等謀振大洞庭波組織，易名曰漢幟。陳家鼎任編輯，景定成撰小說並譯述，杜羲仇亮等投稿，因文字淺顯激切，極受社會歡迎。時民報、復報、鵑聲各雜誌分道揚鑣，有異曲同工之妙。惜以財力不繼，僅出兩期而止。

「西北革命之動機」　未幾山東同志陳幹偕商震東渡，邀景定成、陳家鼎二人赴青島，創辦震旦公學，并聯絡青島勞工人發起同盟罷工，抵抗強權，工人漸能實行。旋為德人偵知，遂下逐客令，此戊申年（一九〇八年）事，是為北方社會運動之開端，同時兼寓種族革命於其中也。時景定成亦先已入北京有所謀議　遇陝西同志井勿幕，遂偕遊山西、及抵太原，乃召集當地黨員計議起義方略，咸以陝西民性強悍，地勢雄峻，可為西北諸省之革命根據地，因決定委由聯絡發動計畫，井勿幕歸抵西安，乃介紹定成任西安高等學堂教習，以期交通軍政士紳各界。時鄒子良已由日先返，努力擴張黨勢，成效日著。勿幕與焦子靜、□子敬謀人更組織健本學堂於富平會館，謀樹革命根基，胡景翼即出身此校。當時為年甚幼，

嶄然露頭角，投身同盟會矣。由是革命黨勢力日張，不許保皇立憲派入潼關一步焉。井勿幕等以同志日衆，乃多設分會及通訊機關。由景定成作四言密語爲黨員約章，曰：祕露死決，接交事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又公推李仲特爲會長，井勿幕、張奎光、郗子良、曹寅侯（樹勛）、王一山等任軍事責任，陳慈亭、常銘卿、茹卓亭、郭希仁、劉允臣、李元鼎（子詒）等任文字宣傳及教育事業，寇遐李仲山等任運動綠林會黨，景定成、杜義、焦子靜、師子敬、張翊初、馬開臣等任聯絡各部分責任，常祕密集議於開元寺馬開臣學塾及雁塔上，頗極一時之盛。此己酉庚戌間（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事也。

〔國風日報與北方革命〕　庚戌辛亥間（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景定成、杜義二人以陝西革命萌芽漸次暴長，乃相偕離秦，杜義北上，定成赴日本，與宋教仁、趙世鈺、陳家鼎等商定進行策略。因留學界抗爭河南礦權事，定成被推爲爭礦代表之一，遂得乘機公然入都，與湖北同志白逾桓創辦國風日報，提倡中央革命。恃程家檉（韻生）、田季衡兩同志聯絡清肅王民政部尙書善耆爲之保障，頗能口誅筆伐，不避權貴。及辛亥八月武昌舉義，更乃大張旗鼓，爲北方革命言論之中心。又密納四川同志彭家珍於報社，謀炸清室要人，良弼死焉。奇功以立，國風日報與有力焉。

〔武昌起義與秦軍響應〕　辛亥武昌革命軍起，他省義師之響應，除湖南外，當以陜西、山西二省爲最早，此卽秦晉同盟會員事先聯絡駐省新軍將校之力也。當革命軍佔領武昌之警報傳至西安，黨人井勿幕、鄒子良、李仲特、曹寅侯等乃密議通告新軍同志將領克期發動，以兵士入會者衆，風聲外洩，謠言大起。清將軍文瑞與巡撫錢能訓異常震驚，預以軍械局槍枝彈藥分給旗兵，加意防備，且將新軍之有革命嫌疑者盡移諸邊遠州縣，而代以防營。第一標第三隊同志將校錢鼎以事勢緊急，遂提議從速發難，擬以九月八日爲期，衆贊成之，詎新軍第一標第三隊及第二標第三隊均定九月移駐，文瑞且大興黨獄，兵士及學生被逮者八百餘人。衆大憤，遂於九月一日大會於森林，決定先期大舉，卽以第二標第一隊長張鳳翽率所部佔軍械局，第三隊長張益謙佔城門，錢鼎率陸軍中學堂學生佔布政使銀庫及各機關，文瑞率所部旗兵戰不勝，退守滿城。當夜同盟會員及各軍將領開會於軍械局，公推張鳳翽爲全陜大統領，錢鼎副之。後倣各省例改稱都督及副都督，時文瑞仍據守滿城，頑抗二日夜，力盡乃投井死。旋衆復推井勿幕爲招討使，出兵河東，於是井勿幕率偏師由大慶關渡河，進佔蒲州解良，攻克運城，河東隅義軍聲勢爲之一振。張鳳翽拒敵潼關，得失數次，始終不懈。西路則由曹寅侯集民軍十萬，多無械，持刀上陣，不計危險，力拒甘督升允所率之甘軍，苦

戰數月，使敵軍不能下乾州以窺西　厥功甚偉。鄒子良、張開臣旣努力於光復西安之役，功成乃歛屣權利，退而組織新村於耀縣，開西北社會革命之先河，可誌也。迄民元二月清帝退位，張鳳翽、張伯英諸將領時尙駐兵華陰縣，與清軍相持，會景定成渡河西來，因同議善後方略，詎升允恃強來攻醴泉，及聞清政瓦解，始議退師，而黃鉞已據秦州宣佈獨立，升允懼斷其歸路。乃棄軍走，醴泉圍解，秦局因以大定。

〔山西獨立與吳祿貞被刺〕　湖北、湖南、陝西各省舉義消息傳至太原，山西同盟會員乃力促新軍同志姚維藩、閻錫山、溫壽泉等發動，正計劃中，忽傳陝西革命軍將出師攻晉，清巡撫陸鍾琦大恐，欲派新軍一部移守潼關以阻之。新軍參謀姚維藩對各同志主張在被調防之前尅期大舉，衆然之，遂以八日爲期，即就軍中選敢死隊五百人，以五十人往攻撫署，以四百五十人往攻旗城，是日拂曉新軍攻入撫署，陸鍾琦殉清廷，藩司王慶平提法使李盛鐸等被獲，旋即釋放，遂推閻錫山爲都督，溫壽泉爲副都督。時景定成尙在北京，聞變即繞道歸晉，與同志仇亮、姚太素、史可軒、續同溪（西峯）諸人共參督幕。清廷聞太原之變，即任陸軍統制吳祿貞（綬卿）爲晉撫，令率兵平亂。祿貞早年附和革命，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漢口自立軍之役，曾與唐才常同謀，後在北方亦時與黨人往還甚密。及受晉督之命，黨人

氣勢爲之大張。祿貞乃與統制張紹曾密議，與山西軍第六鎮與第二十鎮同時發動，一由石家莊，一由灤州，各登火車，假清君側爲名，會師北京，一面密約同志孫諫、[illegible]、石敬純等在京響應。時清廷決定起用袁世凱爲內閣總理，但世凱因祿貞在石家莊，不敢北上。此時清廷極爲恐懼，一面準備攜溥儀逃往熱河，一面派袁克定多方結識民黨，竭力遊說祿貞合作，祿貞置之不理。九月十六日中夜，祿貞在石家莊車站臥室中遭暗殺。張紹曾懷保世凱私黨，比即發佈革命文告，中止進攻北京。斯時閻錫山已派景定成、仇亮、姚太素、史可軒等赴石家莊協議進行。景定成等既至娘子關，前敵總指揮姚以价迎入司令部商談，夜將半，石家莊忽來電話，先報告旗兵嘩變，次報告吳祿貞被刺已死，衆大駭，咸謂吳爲奸人所害，軍心必憤激，欲爲主帥報仇，應赴石家莊一觀究竟，遂共乘車到石莊，遇六鎮參謀何遂，相抱痛哭。景定成等說明來意，並集軍隊圍定吳帥無首死屍舉哀，其狀甚慘。更對衆宣言是爲清廷派人來刺殺者，軍無主帥，推何參謀爲統領，以圖復仇。各兵士乃振其神白布之臂，呼聲高呼，願爲吳統帥復仇。旋由旅長吳鴻昌邀入司令部會議，主張繼吳帥革命，議決電張紹曾由灤州攻北京，由山西擔任聯軍軍費及種種條件，電報隨發，決定吳鴻昌爲吳軍爲吳統帥發喪宣誓。景定成等數人乃外出集合來石晉軍向之訓話。旋有人報告吳鴻昌自行率

軍退去於正定方面，無術追回，乃聽其去。而議運回吳祿貞所截留之法國砲彈鎗彈於太原，因此事爲吳帥致死之由，蓋不欲供給軍器於進攻武漢之清軍，而特行截留以示反清決心，可謂烈士一片心血。且在議決條件中，若不運回，勢仍歸清軍刼去，何啻齎寇以兵。景定成等雖極力主張由正太鐵路運回，庶不負死者志願。然來石莊之山西革命軍兵少力薄，未能堅守石莊，僅毀壞鐵路十餘里，以絕敵人交通，而渙其軍心，終爲袁世凱偷渡北上。袁世凱既秉清政，遂派段祺瑞率三路兵攻娘子關，相持月餘，娘子關失守，太原隨之，革命軍乃分走南北，繼經苦鬥，幸續桐溪已攻克大同，雁門關之清軍不戰自潰，閻錫山始有退步。景定成等隨軍東下，由晉人楊篯甫、李鳴鳳（岐山）先後擔任行軍都督，得衆萬餘，遂下絳州，據襄陵，攻平陽，戰功卓著。直至清帝退位，南北統一，乃停止軍事行動。時袁世凱不欲山西落於晉人之手，特派李盛鐸主晉政。晉代表孔庚力爭，謂大同河東均在晉人掌握，必須調李盛鐸回京，而令閻都督返太原，晉政乃可收拾。國務總理唐紹儀力主成其事，袁世凱始從唐議，晉局始定。

一民元後之秦晉革命黨（一）民元後陝西、山西兩省有功革命之同盟會員，至今尚生存者寥寥無幾。陝西黨人已逝世者，有井勿幕、錢鼎、鄒炳炎、曹寅侯、宋向辰、張義安、郭希

仁、鄒子良、張開臣、張樂成、南南山、王紹文、杜友梅、深如測、胡景翼諸人，就中三原鄒炳炎係於癸丑（一九一三年）見殺於張鳳翽，臨潼曹寅侯於癸卯過鄂，被黎元洪逮捕，旋處死。山西籍人已逝世者，有李鳴鳳、續桐溪等，就中李鳴鳳是於護法之役爲陳樹藩所害。

第十九章　緬甸華僑之革命運動

華僑教育與新舊思想　秦力山與仰光新報　旅緬黨人之不幸時期。同盟會及閱書報社　光華報及進化報　黨人之雲南革命運動　莊銀安與辛亥革命

「華僑教育與新舊思想」　華僑之居緬甸者，以仰光一埠為最眾，數約八千人。閩籍漳泉人居首，廣東次之，而風氣之開則遠在南洋英荷兩屬之後。癸卯年（一九〇三）冬，始有閩人林國重、陳金、杜誠誥、陳甘泉、莊銀安、徐贊周諸人創辦中華義學於仰光大埠，是為緬僑興學之濫觴。此校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始開課，學生僅六十餘人耳。同時莊銀安、徐贊周、陳甘泉三人另設一益商夜學，以利僑胞之日間不暇攻讀者，中華義學至乙巳年（一九〇五）添授英文課程，日見發達，學額增至百二十人。是時康有為方由印度蒞緬，以保救清光緒帝舉行新政相號召，僑商受惑者大不乏人，相與設置保皇會於五十尺路，康以莊銀安在僑商中負重望，爰親訪銀安備致推崇，擬延為仰光保皇會長。銀安初以康為熱心愛國，遂亦虛與委蛇。獨陳甘泉主張革命排滿最力，謂康歷年偽造衣帶詔以欺騙僑胞，美洲南洋各地華人多已深悟入彀，登報脫黨，吾等胡為此時甘心墮其陷阱。因是僑商中乃分為保皇與非保

今二派，除陳甘泉、徐贊周二三人外，尚無人敢昌言革命也。是歲春間湘人秦力山（力山事略載革命逸史首集第一二八頁）自香港至星洲，欲在南洋各埠大鼓吹革命，聞緬甸華僑風氣閉塞，遂以閩人李竹癡之介，於五月初五日舟抵仰光，寓陳甘泉宅。甘泉一見如故，引之見莊銀安，歷述康梁欺騙華僑及己身與唐才常於庚子年（一九〇〇）漢口一役失敗之經過。銀安如大夢初醒，遂宣佈與保皇會脫離關係。其後康徒以氣勢渙散，計不得逞，乃強莊銀安爲叛徒，職是故也。時陳、莊、徐等復請力山重修中華義學章程爲民族主義教育，力山乃爲該義學撰序文，凡二千餘言，其結論曰：「創作每生於感情，感情則生刺激。刺激者，即外來之惡現象是也；感情者，即因此惡現象而有所觸搖者也。諸君以故國之淪亡，受風潮之刺激，情動於中，不能自已。而此之義學賴以成立，則吾又有以爲諸君進者焉。夫刺激有生自歷史者，有生自地理上者，仰光歷史上吾人之刺激爲何，則中國民族史，終編大書而特書之曰：永歷帝被清兵追而入緬甸。又曰：三桂弒帝，蓋即吾漢民族三千餘年古國之目始見滅是已。仰光地理上吾人之刺激爲何，曰此即英國經營中國腹部揚子江流域之根據地是也。不識董事諸君觀過去而察未來，其將何以維持此初心，使此學校立於太平印度兩洋之風濤最渦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陸沉耶」云云。該校董事頗爲感動，因有新舊兩派之分。未幾力山以星洲同志

陳楚楠等約朴辦報，旋有清政府所派視學員蘆君陸奉命到緬宣傳滿清德政，擬將中華義學改稱中華學校，願負責向北京學部領取每年助學金若干，各董事惑於利祿，竟從其請，蘆周、甘泉、銀安數人抗爭無效，乃與該校脫離關係，另將所設益商夜學改組爲日學，歷聘國內學者陳仲赫、曾璧清、陳允洛等到仰主持學務，是校提倡國民教育歷久弗替。辛亥光復後改名共和學校。僑商中先後由該校畢業出而服務社會者，實繁有徒。如殷商張耀琪、雷太盤、陳瑞璧諸人其尤著者也。

（秦力山與仰光新報） 仰光新報設於緬甸仰光大埠勒達街二十號。其股東新舊不一，至爲複雜，故報社迄無宗旨。莊銀安初任是報經理，以主筆政者不得其人，且動輒受股東制肘，故不能有鮮明之主張，特一保守式之報紙而已，秦力山初至仰光時，見該報形式腐敗，遂向銀安痛言革新該報言論之必要，並願代撰論文，以喚起一般僑胞之迷夢。銀安乃爲介紹於該報編輯。力山因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凡六萬餘言，登出後，各埠人士，鼓動一時。據力山於乙巳六月二十日自滇邊致星洲圖南報陳楚楠書略云：「頃著有說革命一書，已寄贈仰報。但該報銷數千份，此書若在貴報重登，或得照鄒書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萬字）惟此書成於十二日之內（以弟先欲入川恐趕不及），多有理論未完全之處。將來

公如肯俯就一災棗梨，望囑詩耀兩兄爲之校斧，或於同胞之條理與理論，均不無小補，弟因師輩徒事謾罵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書中駁詰原叙之處甚多，可一懲其煩瀆。孫君逸仙自巴黎來信言，六月過星，約相待一見，惜弟已出緬甸矣。」等語。先是力山離仰光後未久。有滇邊干崖土司刁安仁出遊印度，途經緬甸，與僑商丘仁恩相識，丘見其談吐不凡，有志仇滿，爰介見銀安、贊周、甘泉諸人，各傾吐心腹，引爲知己。安仁歸時慨然以舉兵滇邊爲己任，並以物色人材相托。及力山二次到仰，徐、陳、莊等遂介紹力山入滇爲安仁助。力山素有志聯絡滇人反清，聞之大喜，遂於是歲夏秋間如緬甸新都瀛得禮埠，與寓該處之滇省志士李瑞仙結識，居數日，再進緬邊蜡戍投滇人張石泉處。石泉時任該地英官譯員，富有民族思想，與力山尤爲莫逆，因有關譜之盟。力山寓蜡戍多日，嘗賦詩詞多章，所著革命箴言全文卽成於此時，是文僅刊至十六章，卽爲該報之頑固派董事所反對，竟將餘稿八章強行燬滅，讀者莫不引爲憾事。然其效力實足造成後來旅緬華僑之革命思想，厥功不容湮沒也。是歲冬力山復至仰光，改變裝束，欲親投北京實行暗殺，行程未定，而吳樾轟炸清五大臣之事起，旋得同志蔡鳴岐自北京來書，謂各省關津因吳案戒嚴，切囑不宜輕進。力山正猶豫不決，適干崖土司刁安仁派人求助，謂干崖方開辦軍國民學堂，缺乏體育及師範教員，敦

促力山等代延敎員多人，力山於是羣陳仲赫、陳守禮、李貞壯、陳仁和、謝玉免等五人欣然就道。及抵干崖，安仁深喜得人，乃將地方民政委諸其弟，而以校務付托力山，自率男女十餘輩東渡日本留學，力山乃爲作書介見孫總理黃克强等，是爲革命黨人與雲南土司發生關係之開始。安仁既東渡，力山以校務爲土司幕友把持，無法改善，大有去志。丙午（一九〇六年）秋，贊周、甘泉、銀安等以仰光新報爲頑固派操縱，乃組織一商務調查會月報，名爲振興實業，實以發揮民族主義爲宗旨，延張石泉及閩人蕭少珊爲編輯。出版數期，迄無起色。嗣悉力山不得志於干崖，遂函邀回緬主持是報，力山得書，乃別擇教員承乏，尅期離滇，詎瀕行時忽染重病，以誤投藥餌，竟致不起，是歲十月十一日卒於干崖，享年二十有九。是誠革命黨人莫大之損失也。

〔旅緬黨人之不幸時期〕　秦力山既逝，刁安仁在日聞此兇耗，恐校務廢弛，乃偕留東同志蜀人王琴、滇人林春華、錢克昌及日本敎習小室等數輩回滇，以振興農桑爲名，其實以訓練軍事敎育爲要旨。詎事機不密，遽爲保皇黨報紙揭諸報端，滇督錫良乃派專員探取祕密，故安仁等歸干崖未久，即得滇督嚴令，不許該校敎授兵式體操。王、林、錢等以安仁一籌莫展，乃散而之他。時陳甘泉，莊銀安所經營墾荒事業亦不幸失敗，二人各虧折鉅款。甘

泉以此得病逝世。黨人失此重心，不免大受影響，此丁未（一九〇七年）事也，又是歲夏六月有雲南同盟會員楊秋帆者（名振鴻號思復），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及任雲南雜誌編輯，在士官學校時，清廷以其主張不穩，請學校將其開除，指名通緝，但後又任爲滇迤騰衛府防軍司令。以練兵守土有方，爲英國駐騰領事所忌，賺之滇吏，楊不得安其位，出亡緬甸，張石泉爲介紹於徐贊周，贊周禮之甚優。無何，滇督仍向緬甸當局索取逃犯，許予緬官以重利，贊泉乃設法遣之東渡，張石泉回滿德勒後，旋因獄失足墮水死。莊銀安、徐贊周以同志迭遭變故，而滿吏及康黨均氣燄逼人，頗形憔悴。故自丙午冬至力山逝世以至戊申（一九〇八年）春，可稱爲緬甸革命黨人最不振之時期。

〔同盟會及閱書報社〕　同盟會之在南洋各地成立分會，以緬甸暹羅二處爲最遲，蓋緬暹華僑風氣閉塞，遠不如英荷兩屬之開通也。戊申春三月，王羣由日本帶來同盟會本部委任證書，徐贊周、陳仲赫、陳鍾靈三人率先加盟，陳守禮、張源、陳國華、沈繼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十餘人繼之，旋開第一次成立大會於仰光大賀胥園，會所附設於益商學校內，以外間反對者衆，進行不易，開幕三月，僅得會員三十七人。未幾河口革命軍敗將黃子和杜韓甫逃亡至緬，因與贊周等商設機關報，以張黨勢，復得檳榔嶼同志陳新政函介仰光般

商陳玉著、張永福（與星洲之張永福同名）、陳金在、曾廣庇多人入股，報社賴以成立。是歲八月朔日同盟會機關之光華報出版，主筆二人爲滇人楊秋帆及鄂人居正（覺生），均由孫總理自星洲推荐而來。出版月餘，黨勢大振，會員增至四百餘人。同盟會所遂由金商學校遷於河濱街與百尺路轉角之三樓。其初定名演說社，以避忌者之耳目，後改稱覺民書報社，會務日以發達。是秋九月孫總理特派汪兆銘、吳應培二人到緬，各黨員異常歡迎。汪等乃爲改訂緬甸分會章程。遂於是冬十一月二十日選舉正式職員如左：

正會長　莊銀安　　副會長　盧喜福　　財　政　陳栽春

會　計　沈總昌　　庶　務　陳振川　　書　記　林鐵漢

主盟員　莊銀安、何蔭山、陳仲赫、劉莊君、盧喜福、曾沛霖、林致和

調查員　曹樹三、陳文豹、林清長、池叔蘋、鄭國興、利　桑、何煥堯、張　源、何普泉、陳羣英、丘啓川

宣傳員　林鐵漢、李醫魂、何可人、周之武、梅宗武、沈屏勇

徵收員　李　龍、黃鈞波、林水都、劉保生、林金源、吳加簽、何若稻、林己巳

評議員　張志成、徐贊周、陳鍾鑒、陳仲赫、傅劍秋、黃運錩、陳雲祥、洪錫福、

林登庸、黃振新、陳御卿、黎直卿、曾國漢、陳紹平、黃文儒、李海國、陳漢生、陳美全、黃卯寅、楊秋莊、陳正忠、魏盤畝、龔　效、陳玉著、朱棹棠、何篤生、曹煥翔、周之武、黃　秀、張　復、許壓力、林一葉

光華日報出版後數月，同盟會特派居正、陳仲赫二人赴緬甸各埠擴張黨務，多設分會，所過二十餘埠，均指定熱心同志為主盟人，因之成績卓著。與英荷兩屬羣島相伯仲，計所增設各分會開列如下：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木各具	陳應卿 鄧耀燕	新彪遊	陳就正	貓字	蔡壽民 李景興
沙已	陳廷謨	渺咯	蘇細仕	瑞帽	陳巽南 李廣漢
毛淡棉	丘伯鐘 朱綽業	力不丹	丘慰芳	卑謬	楊景藩 林幼雨 常壽山
居賑	杜啓仁	繞彬九	陳振玉	欽建	周子器 陳紹平

洞遇	陳國珍 杜子乾	榜地	區伯揚	洞枝	黃錫三
彬文那	丁昌裘 楊明察	知畝	盧省三	瓦城	陳太高 劉觀於 楊名
興沙搭	陳顏陣 杜明啟	勃臥	李宣琳	密沙	陳章遜
蒙摩	尹壽生	仁蘭妾	鄭庇	勃生	陳子卿
吉桃	陳文造				

緬甸各埠同盟會分會雖次第成立，然因各地當局不斷干涉及清吏偵探密佈之故，多不敢公然書同盟會三字，在大埠則稱書報社，小埠則假個人寓所或商店作通訊處，如仰光分會外稱覺民書報社，瓦城分會外稱振漢書報社，吉桃分會外稱義民書報社是也。茲將各埠書報社名列下：

埠名	書報社名	埠名	書報社名	埠名	書報社名

仰光	覺民	毛淡棉	漢聲	望瀨	啟哲
勃生	漢興	潤迺	益華	仁爾姜	協漢
勃臥	培民	木各具	愛群	饒彬九	振華
吉挑	義民	密沙	醒漢	知模	漢群
瓦城	振漢	丹老	新民	秉禮光	智民
貓字	振民	杰榔巾	演進	土瓦	務民

緬甸同盟會成立後，以先後籌款維持光華報之故，對於孫總理所需求不能多量協助，戊申十一月汪兆銘回星洲，莊銀安等募款二千八百元以應之，同時陶成章亦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首名義籌餉，銀安等亦助以千元。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孫總理以河口敗軍將士麇集南洋，給養困難，思赴美洲募集鉅資再圖大舉，特派胡漢民赴緬籌措旅費，銀安等復

醵金二千餘元獻之。此外協助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及楊秋帆、居正、呂志伊、陳仲赫、黃克強、李雁南、鄭坤諸同志來往滇粵舟車各費，亦爲數不貲。據徐贊周所藏緬甸同盟會人名總冊，從戊申三月成立日起至辛亥年止，贊發給會員底號共二千三百四十三人，所載姓名年齡籍貫皆備。查民國成立後國內外各地之同盟會員名冊，大都因事燬滅，或已遺失，獨緬甸名冊今尚保存，洵屬難能可貴。

〔光華報及進化報〕 光華報地址在仰光百尺路舊門牌六十二號，初由黨員陳 瑞、陳守金、陳玉著、李海國、陳清波、陳文蔚、莊銀安、徐贊周諸人集資緬幣八千餘盾，以三千盾承購舊日仰光新報之鉛字印機趕行出版。莊銀安任經理，陳仲赫副之，總主筆爲楊秋帆、居正二人，先後助理編輯者有黃大哀、何榮祿、蘇鐵石、傅春帆、陳紹平、林文由、黃鷗士、徐贊周諸人。其股本多半招自該埠普通商人，非盡黨員也。是報初出版即大倡革命排滿，尤抨擊康梁不遺餘力，康黨嫉之如眼中刺。陶成章所著浙案紀事，即在是報登載。未幾秋帆以事入滇，薦滇人呂志伊（筆名天民）自代，康黨初嗾此報股東之非黨員解散報業，計不得逞。會清帝母子同時斃命，天民在報上徵聯曰：「攝政王興，攝政王亡，建虜興亡兩攝政，」應者雖多，惜無佳構。時黨員盧書福忽發奇想，私電袁世凱請立漢人爲帝，乘機革

命，以傾覆滿旗。清廷因是根究電報來源，遂向英公使交涉，重訂電報新約，以後緬甸華僑有惡詆本國政府者，不得代為轉遞，此例至民國成立後二十餘年猶未廢除也。時康黨乘勢以商人名義公呈清廷，請簡派領事駐緬，清廷准之。未幾遂首派蜀人蕭永熙到仰光充任領事一職。是歲光華報因清領事藉為保家點主事，屢向商人敲詐取財，天民特用「領事神主」四字為撰一聯，加以譏刺，蕭永熙老羞成怒，遂以行文抄沒本籍財產為辭，威脅該報之七股東代表令即停止營業。七代表獨李務國一人堅決拒之，餘六人懾於聲勢，竟靦顏屈從，是報遂不免於停版拍賣，且為康黨間接出資購得，聞者莫不切齒。康黨既攘奪是報，乃易名商務報，延張石朋、李牙聰二人為主筆。石朋筆名頑石，牙聰綽號聾子，皆保皇會員也。同盟會以報被攘奪，遂開全體大會籌募復興股本，一夜得資一萬三千餘元，是冬十一月朔日乃有第二之光華報繼起。地址在五十尺路二號，先後司經理者有陳仲赫、黃水田、陳漢平等，主筆政者仍為居正、呂志伊二人。是報復活後遂與商務報大開筆戰，未及數月，商務報記者張石朋自承理屈，願皈依革命真理，毅然脫離該報。李牙聰因亦緘口無聲，時人戲撰一聯曰：「生公（居正筆名）說法，頑石點頭。天民示威，聾子投地。」即指此事。無何，商務報以寡助歇業，民黨勢力為之益張。庚戌（一九一〇年）夏康黨與清領事合謀傾陷光華報以洩忿，由蕭

永然密電請外部，動以危辭。清外部遂向英公使交涉，謂光華報鼓吹無政府主義，請將該報當事人驅逐離緬。英使以告緬甸總督，緬督遂下令逐解居正、陳漢平二人出境。其驅逐令有「押送廣東交清官辦理」字樣。舟過星洲時，幸該埠同盟會預延律師向星洲當局極力依法抗爭，因得改爲自由出境，亦云險矣。光華報受此摧殘，元氣大損。同時復有封報捕人之謠諑，報中職員人人自危，莊銀安首避去檳榔嶼，其他職員亦皆隱匿別埠，因之光華報遂不免第二次之停刊。銀安既莅檳榔城，乃與僑檳同志陳新政、黃金慶、徐洋溢等措資舉辦第三之光華報於其地，聘東京鵑聲雜誌記者蜀人雷昭性（鉄崖）爲主筆。於是冬十月一日出版。其志實在繼承仰光光華報之系統，不欲使其一旦中斷也。然仰光光華報甫停刊月餘，呂志伊、陳鍾靈、徐贊周、李海國、魏聲龢、陳震川、丘思道諸人即已著手重興第三次之機關報，改光華曰進化，即以舊光華報資產充之。陳鍾靈任經理，呂志伊仍司筆政，其鼓吹之勇敢，不讓於前，清領事終無法以抑制之，此庚戌春二月事也。進化報出版僅八月，康黨復勾結地方警吏，藉假查賬爲名，向該報任意摧殘，終以公理不敵暴力，不得已重行停刊。呂志伊以是離仰歸國，事後徐贊周乃聯絡張永福、楊子貞、曾上苑諸人，以學務總會名義，承買進化報機器鉛字，另設立緬甸公報，仍以宣傳革命爲務，至民國成立猶屹立弗衰。屈指同盟會員在

緬甸之四次舉義，所耗逾六萬元，其經歷之險阻艱難，殊非筆墨所能形容矣。

〔一黨人之雲南革命運動〕　聯絡滇邊土司為革命黨人進行方略之一，自秦力山逝世後，黨人在緬甸者仍運動不輟。己酉秋楊秋帆以同志林春華由滇邊永安來緬，報告該處防軍已運動成熟，可以一呼而起，秋帆遂於是冬十月間遊入騰衝。與同志張文光在永昌舉義，因攻清軍不克，走[illegible]陽，謀再起，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舊疾復發，咯血而亡，同志彭宜草草以白布裹其尸葬之。十二月居正得刁安仁等書，謂蒙化、順寧、永昌、蒙自、騰越、大理、龍陵各地均已聯絡成熟。遂派同志赴干崖謁商大舉，遂偕陳仲赫同赴干崖。距抵干崖時，安仁以清吏已有防備，恐事洩瓦解，介居等秘居於騰中靜候時機。居等以發動無期，不得已仍返仰光候之，庚戌夏六月黃克強自香港來，亦擬入滇企圖起事，呂志伊介紹克強與滇人寸尊福相見，寸願能為介作滇邊起事嚮導。將行，適緬甸匪首貌薩與英人為難。各地戒嚴，途無所出，遂以折回。時克強察緬滇形勢，謂其地交通困難，經營十雲南不如一廣東。因決計回廣州發動。是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是役仰光同志參加者二人，一為李羣，號雁南，一為鄭坤，李殉難，葬黃花崗。鄭則足部中彈獲救。陳仲赫亦回香港，謀北上加入暗殺團，居港機關數月，後因病返緬。及辛亥八月武昌舉義，刁安仁張文光於九月初亦舉兵佔領騰越，即電緬甸

同盟會求助僑胞，緬分會遂籌集巨餉應之，並派同志吳鐵樞、王懷、李亞靈、寸尊福、饒潛川、楊大森、祝宗榮等入騰越效力，並張文光據騰越後，以濫作威福，縱兵擾民，大受各方指摘。乃推安仁出任軍政府代表，赴省垣報告光復經過，而盡諉過於彼。安仁不知其詐，欣然就道。未幾張文光爲省軍所殺，安仁李南京，旋被滇師長李根源控以勾結土匪覬覦內亂等罪，被捕執獄，及南北統一，復移解北京，經孫總理黃克強宋教仁等向袁營救，其獄始解。出獄後以悲憤過度，舊疾復發，歿於北京德國醫院。至緬甸同盟會所派入滇人員至大理府時，爲守吏趙藩冤殺者，有李傳一人，無故監禁者有楊大森、祝宗榮二人，旅緬僑胞至今猶稱冤不置。

（一）莊銀安與辛亥革命　辛亥武昌起義後，相繼響應者七八省，南洋各埠黨人以閩省尚無動靜，乃公推莊銀安爲總代表，回廈門督促進行。及福建光復，銀安旋爲閩總督孫道仁聘充顧問，廈門參事會亦舉爲諮議長兼副財政長。旋以吏治無法澄清，官僚習氣太重，謂爲換湯不換藥，大悖原定革命方略，拂袖歸緬，創辦大同油廠，獲資甚豐。民二年馮自由長臨時稽勳局時，特發出聘書三百餘通，延請海內外各埠辛亥前有功革命者爲稽勳局名譽審議，銀安名亦在列。其後得銀安復書如下：

自由先生大鑒，奉到三月十九日惠書，不棄芻蕘，辱荷寵任，撫躬自問，感與慚俱。弟不死之身，銷聲椗島，見聞寡陋，固不敢以言評勛。第邦基既已維新，而功人詎令埋沒，報功崇德，固國家所宜然。發隱闡幽，亦後死者之責任。管見所及，謹當奉聞。先生民國偉人，權衡可能合節，革命先覺，綱羅定不遺珠。附呈勞績表一冊，請希垂鑒。並頌勛綏，不盡。

弟莊銀安上言。　民國二年五月十八日

第二十章　檀香山自由新報與同盟會

〰自由新報前之黨報　自由新報發刊後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之經過〰

〔自由新報前之黨報〕檀香山向無革命黨報之組織。自癸卯年（民前九年）冬　孫總理重遊夏威夷羣島，爲宣傳革命及對抗保皇黨起見，始將興中會員程蔚南所設檀山新報（又名隆記報）改組爲革命黨機關報，而停頓多年之興中會亦因之復興。該報主筆張澤黎（號儒伯）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主筆陳繼儼（號儀侃）文戰劇烈，久久不休。後三年丙午（民前六年），社長程蔚南以年老力衰，向各同志提議擬將報社轉讓別人集股接辦，於是曾長福等乃將該報從新改組爲自由新報，社址設於斯密士街一〇一六號，仍由張澤黎主持筆政，與新中國報新任記者梁文興（號秋水）繼續筆戰，劇烈不減於前。至丁未年（民前五年）秋澤黎因事辭職他適，民生日報乃致函東京民報社，請　總理推荐主筆。總理命前香港中國日報記者盧信（號信公）應之。信抵檀後數月，以編輯部發言權時遭股東干涉，憤然辭職。擬即買舟離檀，曾長福堅留之。盧謂必須另創一報，編輯人須有絕對之言論自由權，股東祇有供給財政之義務，而無過問言論之權利，伊始可取消東歸之意，長福從之。因即另行集資，授信以編

轉全權創辦新報，即自由新報是也。是報以自由名，即表示名實相符之義。

〔自由新報發刊後之經過一　盧信既創辦自由新報，籌備數月，於戊申年（民前四年）八月出版，報而所載編輯人盧梭功，即盧信別號也。信自任社長，黃盈（號時初）爲司理，孫科爲譯員，任長編黃亮譚進梁海楊廣達等爲董事。每星期一三五等日出報，是爲隔日報式，發刊後言論自由，不受股東拘束。因得高談革命排滿，無所顧忌，其第一日所載發刊辭錄後。

自由新報發刊辭

嗚呼，神州已矣。痛黃裔其長沉，奴隸甘乎。哀人心之盡死，昊天不弔。二百年憔悴誰憐，虜運未終。四百兆酣嬉若夢，問漢家宮闕。哭斷冬青，覩胡族夜冠悲與胡忝。回觀大陸，盡是愁城。千重之毒霧重埋，半角之斜陽有限。新亭未坐，哭已失聲。故國瀕危，言其無罪。迴者人聯同志，結文字之因緣。報號自由，振天聲於海國。或者謂賈生痛哭，徒托空言。王郎悲歌，何裨實濟。今者力唱民族，疾呼同魂。文主激而不平，鋒過剛而易折。志士紆投時之策，堅主民權。少年編革命之書，即成黨獄。旗未張乎獨立，版易出乎自由。不知七尺之軀倘存，方寸之心忍昧。文章寫恨，著作嗚愁。問天而首難搔，避地而

身焉托。風沉雨晦，呼始烈其哀余。火熱水深，問同胞其何似。江南已矣，庚子山揮淚成文。薊北淒然，劉越石嘔心録句。以宣尼變魯之思，爲莊生悲越之吟。有託而成，無微不到。發讀言之公是，借題目以子虛。措詞則胸臆直舒，動聽則心脾漸沁。善乎白香山之體，以近俗而彌精。江文通之詞，以移情而見謫。惟老嫗之可解，豈大雅之是嗤。縱非錦繡能工，要亦轆轤自運。而況萬流爲祟，桑藍碧山。奇才多入彀中，異彩定騰海外。嗟乎，江山異色，撰述何心。怕聞亡國之杜鵑，憐渠泣血。朝惱能言之鸚鵡，撩我傷情。詎鳴警世之鐘，獨樹登壇之幟。先乎言論，繼收實行。文字收功之日，還我山河。英雄應運之秋，蕩平醜虜。

自由新報出版後，大遭清領事梁國英及保皇黨徒之忌。以盧信所持入境護照爲教員憑證，而別任報館主筆，不在美國移民律祇准許中國官吏商人教員學生遊客五種人入境之列，遂朋比爲奸，同向檀埠移民局指摘。謂盧信依法不得在檀居留，應即擯逐出境，以免他人效尤。檀移民局徇其請，遂令信剋日離檀。會長福等大憤，立延律師向美京工商部抗爭，數月後得工商部覆電，解釋移民律第某條之意義，謂報館主筆亦屬教員之一類，應有居留美境之權利等語。於是盧信卒獲勝訴，是爲中國報館主筆取得入美國境域權利之嚆矢。在盧信抗爭

以前、中國記者無一人可用本身職業之資格留美也。梁國英以所計不售，乃電請清政府通飭各省禁止自由新報入口，并威嚇該埠僑商，謂當行文粵督查抄自由新報股東原籍財產，遂令該報股東之有身家在內地者，咸懷戒心。未幾梁領事舉行華僑總註冊，大張貼告示，謂每一僑民須繳納註冊費一元二角五分。自由新報斥爲非法敲詐，攻之甚力，於是全體華僑開大會於華埠的公園，公推鄺良爲主席，決議驅逐梁國英出境，一致拒納僑民註冊費。梁國英因之氣餒，而其藉名斂財之計遂成水泡，此自由新報策動之力也。翌年己酉（民前三年）信復與孫科許棠等發刊「大聲」雜誌，爲自由新報之助。又先後編印「自由言論」「人道」「革命真理」「揚州血淚」四書行世，僑衆思想愈形闢發、及辛亥夏間，信偕黃堃返香港，溫雄飛代理筆政。是秋武昌革命軍起，溫旋亦歸國，由謝英伯吳榮新二人先後承之。民國成立後。自由新報繼續支持三十餘年，至今猶屹然存在，爲海外各黨報之唯一壽命最長者。

「同盟會成立之經過」　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後五年，檀香山興中會尚未改組爲同盟會。丁未年盧信到檀主持黨報，曾兼奉開設同盟會之使命，以當時一部份同志僑商鑒於往年駐檀清領事數次移文粵督查抄興中會員李昌等及保皇會員梁蔭南等原籍家產之前轍，有所戒懼。故未便大張旗鼓，從事改組。及庚戌（民前二年）三月　總理自美抵檀，盧信會長福梁

海黃堃雷官進等領黨員多人迎迓於碼頭。數日後諸同志開歡迎大會於荷梯厘街華人戲院，僑衆列席者千餘人，座無餘隙。　總理宣佈是歲新正廣州新軍反正一役失敗之經過，謂全國軍人多已趨向革命，如軍餉充足，即可隨時大舉。座衆聆言咸爲鼓舞，旋召集與中會員開會於自由新報樓上，令一律改寫盟書，補行同盟會入會手續，衆無異議。盟書上誓辭爲「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之十八字；與是年正月在舊金山組織同盟會之誓辭相同。是爲　總理擴大乙巳同盟會盟書意義之第二次。是日首次舉手加盟者，有曾長福梁海雷觀進許直臣岳雄飛譚達黃堃許棠釋就鄺良林光古柏荃盧冠等二十餘人，公推梁海爲會長，曾長福爲司庫；盧信爲書記。繼以同志商人中有不便公開入黨者，特另設同盟會祕密團，使不致爲清領事所羅織搆陷。復在鍾宇住宅開祕密會，列席者有鍾宇楊廣達李烈譚達譚亮黃亮雷官進盧信諸人。衆如式加盟後，由　總理委任楊廣達爲團長，李烈爲司庫，盧信爲書記，譚達雷官進鍾宇黃亮爲值理。其後茂宜及希爐兩島與中會亦相繼改組爲同盟會，茂宜島加盟者有鄧明三陸進譚進劉聘譚貴福等。希爐島加盟者有黎協林弼南李成功劉安李社銀鄭功袁僚譚惠金右賀等。　總理居檀兩月，旋東渡日本。瀕行語曾長福等，謂旅檀華僑子弟日衆，應設學校以教育之。故事後長福盧信楊廣達李烈黃亮鍾宇雷官進譚達捐著昆古柏荃等迭聯絡埠中

殷商趙錫古今福龍文照許發劉佛良余桾桁年林業喦等措資創辦華文學校，其中捐款最巨者。首推長福，是校至辛亥年夏秋間始宣告開辦。是歲四月盧信歸香港，代聘謝英伯爲校長。及民國成立，仍繼辦多年，成績卓異；即民十七年改名中山學校者也。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一役之前，檀埠同盟會亦接總理公函，分募款濟急，以乏專員前往督募，故收效甚微。結果香港革命軍統籌部僅收到該埠捐款港幣三千元，尙不及曾長福一人贈助華文學校之數，殊出總理意外云。

第二十一章　戊申廣州保亞票之革命運動

保亞票成立之動機　保亞票以前之粵省政界　保亞票之運動方法　是役失事之經過　諸烈士就義及粵紳情形　保亞票黨人之生死　關於此役之滿吏文電　葛謙事略　譚馥事略　羅澍滄事略

【保亞票成立之動機】　戊申（一九〇八年）冬十月廿一二日，滿清帝后相繼逝世，在粵革命黨員葛謙，曾傳範、羅澍滄、嚴國華、譚馥、黎萼、饒占榮諸人，欲乘時大舉革命，因有組織保亞票，以聯絡軍隊之舉，主持保亞票之重要分子，以湘籍志士爲多。葛謙、羅澍滄、譚馥、曾傳範、黎萼，皆該省同盟會員也，先是湘人郭人漳（葆生）於乙巳年（一九〇五年）奉桂撫李經羲徵調，任桂林巡防營統領，蔡鍔（松坡）時亦任陸軍小學監督。郭蔡二人均以維新人物見稱於時，故同鄉之有志者多赴桂投効。是年夏秋間，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黃興（克強）與郭蔡二人素有淵源，遂於是冬繞道香港入桂，擬策動郭使以所部舉兵反正。會人漳方因事與蔡鍔大生意見，各不相下，經克強多方調解，仍無法合作。克强不得已，乃從聯絡下級將弁入手，爰組織同盟分會於桂林之鉢園。郭部將弁及隨營學堂與陸軍小

學師徒加入者。有葛謙、曾傳範、林綺邦、雷魁、譚道源、彭新民、梅寬仙、陳國良、林虎、楊鋭錚、譚二武、陶表封、鄧亦成、劉森賢、王德淵、張熙等八十餘人。事爲桂撫李經義所聞，特派委員查究。蔡鍔得訊，即令學生燬書滅跡，而將最激烈之學生張熙稽送出境寢事。及克强離桂，郭人漳旋亦調駐粵省欽廉，葛謙曾傳範等先後來粵向軍界繼續活動，旋赴香港謁同盟會總分會長馮自由取同盟會各項文件，在虎門黃埔等處組織通信處廣收會員，軍界入黨者大不乏人。至戊申冬，值清室大喪，遂決計尅期大舉，以同盟會三字易惹起清吏注意，乃倣庚子唐才常富有票辦法，另立一名目曰保亞票，以利進行。同時復得湘人譚馥、羅治霖、黎萼，鄂人嚴國峯、錢占榮，粵人姚雨平、姚碧樓等相助，勢力乃日益發展。冬十一月初旬，葛謙親至香港，請馮自由致電孫總理，請示方略，并匯款接濟。更函請黃興譚人鳳二人來粵主持軍事。時孫總理方偕胡漢民，胡毅生，何克夫等由新加坡赴暹羅，消息因之阻滯，至是月十四日以事機不密，全局瓦解。

〔保亞票以前之粵省軍界〕　乙巳冬，香港同盟會成立後，梅縣人謝良牧首介紹其邑人張谷山入會。張字如川，向任嘉應州（梅縣）師範學堂教員，加盟後，鋭然以聯絡省城軍學兩界爲己任。丁未（一九〇七年）春，組織一長樂留學公所於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爲祕密

運動機關。黃埔及虎門等處陸軍學生入會者頗衆。姚雨平、何克夫、莫偉軍、譚劍英、劉古香、林震、張我權，張祿村等其最著者也。時趙聲（伯先）由江南改調來粵，初任督練公所提調 旋改任燕塘新軍標統。在粵同盟會員朱執信，胡毅生，張伯喬等介紹谷山與趙聲相識，並在三元宮設酒歡會。未幾，郭人漳奉粵督岑春煊調赴欽州剿匪，趙聲繼亦調駐廉州。谷山仍在粵運動不爲少懈。及是夏五月初一日，劉思復謀炸李準不成，谷山以同事嫌疑始倉忙出走。然姚雨平尚極力謀使駐省之嘉應籍防軍相機反正。曾有一次偕李文範赴香港報告，謂有嘉應籍防軍二營適調駐省城，可以策動大舉，請馮自由電達孫總理求接濟餉械。旋得覆電，謂各方籌備未竣，戒勿輕舉，遂爾停頓。此丁未戊申年間事也。在桂林之同盟會員自郭人漳改調，多隨營來粵，葛謙初赴日本肄業東斌學校，曾傳範則投入虎門陸軍速成學堂，藉資聯絡。未幾，葛謙復由日來粵活動，並先後結識譚馥羅濟湞黎萼嚴國峯姚雨平羅貫之諸人，聲勢爲之一振。時葛謙等專任聯絡駐粵之外省軍隊，姚雨平則運動嘉應州籍之巡防營如故焉。

〔保亞票之運動方法〕 曾傳範自桂來粵，即隻身投入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有所計畫，以該校有旗籍學生二十餘人，運動殊形困難。經數月後，始結識有志者何秉鈞、駱鳳翔、蔡

向榮、鄧鎮瀾、林賢紹、陳海波、李經之等數人。初用書面討論時事，未敢公然往還，及葛謙自日來，乃復邀交趙聲、譚馥、羅渤滄、羅貫之、姚雨平、黎萼、劉古香、姚碧樓等。同志日衆，因有組織同盟會通信機關之議。於是推定姚雨平葛謙等主持省城分會，會傳範譚馥等主持虎門分會，所有入會盟書，概送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保管。迨戊申年冬，清帝母子暴死，衆以機會難逢，一致主張加緊工作，剋日舉兵。為利便聯絡各營士兵起見，另發一種票據，名曰保亞票，其方法係仿照湘鄂哥老會規程，刪繁就簡，會中一切階級隱語概行刪去，僅製一元長紙條，四角繪有山堂香水及內外口號詩句等等。由譚馥等辦妥後分發之。又以在粵之外省軍人有多屬哥老會籍，故所用宣傳材料，亦多抄襲洪門海底以說明之。大旨謂自滿虜入關後，吾漢人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廣州三日之慘，明末遺老因此組織此會，以為復國討賊之預備。迨滿康熙六年少林寺之光復計畫失敗，乃更分途向及長江沿岸粵閩川桂滇黔各省推廣勢力，以圖再舉。其旗號爲反清復明四字，即所以標明洪家宗旨。惟日久玩生，各會員多忘卻本來面目，甚有且忘記事仇爲虜効力者，實屬本會之奇恥大辱。今革命黨首領孫文黃興二先生集合全國人材，討滿興漢，救民水火，與洪門創始之宗旨相同。凡哥老會員要救國復仇，應即加入革命之同盟會總有力量等語。一時風聲所及，在營伍中之哥老會籍會員

莫不以加入革命黨及領取保亞票爲榮幸，就中以水師提督親軍營加入者爲最衆，殆佔全數中十之七八焉。及爲預防一部失敗牽及全部起見，凡保亞票會員，除葛謙譚羅黎諸人外，概不令與其他之同盟會員相識，用意頗爲周密。時新軍標統趙聲已回粵復職，所規劃各事亦頗得手。葛謙譚馥等以籌備漸次就緒，遂於城內桂香街師古巷大同旅館設一辦事處，以爲接洽各方軍人之出發點。同時復親赴香港商議接濟餉械方法，由馮自由給與臨時用費三百元及革命方略二冊，備起兵時設置國粮局之需，其文告亦悉照革命方略所編定者，於是駸駸乎有弦滿待發之勢矣。

〔是役失事之經過〕　十一月中旬，葛謙譚馥二人爲進行第二步工作起見，對於加入保亞票之水陸巡防各營兵士，實行點驗人數，以便發難時指派任務，特遣同志分別通知各營兵士，令於假日出遊必須經過桂香街，各自解開軍衣上第二鈕扣爲記，以便暗行點驗。時有負責通知水提親軍營之嚴國峯，不幸於十四日在天平街水提行署遺落保亞票一紙，爲水師提督李準之巡捕拾得，即呈報李準。李知事體重大，遂派員弁嚴行查究。是晚在燕塘測繪處將嚴國峯拿獲，檢出日記簿，記有葛謙譚馥會傳範羅瀞滄錢占榮等名字。於是跟蹤至師古巷大同旅館，緝獲葛謙。譚馥以適外出得免。惜將譚預備起程之包裹檢去，內有保亞票冊底天花板

旗幟及往來信件等證據。又在觀音山下龍王廟水提親軍中營續獲會傳範。十六日，在樂從墟水提親軍左營獲羅澍滄，是時水提親軍營兵士因藏有保亞票而被逮捕者約二三百人，同謀之黎萼、姚雨平、姚碧樓諸人，皆聞風逃避。所有城內桂香街，馬鞍街、惠愛七約、觀音山、姚家祠、古家祠、雙門底、太平沙，各機關人員出走一空。李準以本營士兵入會者如此之衆，大爲震駭，逆料他營入會者亦必不少。況在國喪，連得諜報有革命黨謀在廣州大舉及新軍不穩之說，深恐一事株連，反令挺而走險。遂即曉令將被捕士兵一律釋放，幷分設悔過自新箱懸掛各營，令凡領有保亞票者自行投置箱內，即准予自新，照常供職，又令統領吳宗禹派兵嚴密防患，全省戒嚴，如臨大敵。

〔諸烈士就義及審訊情形〕　是案破獲之後，李準初派委員提訊數次，葛謙等均堅不吐實。李準遂會同臬司蔣某親自審訊，且破例使之坐供，以示優待。嚴國豐供稱湖北襄陽人，年廿六歲，先在廣西營，後在武健軍，隨入廣東將弁學堂，去年轉入陸軍學堂畢業。八月奉派往高州當教練員，請假回省，尋入先鋒衛隊，先識譚文炳即譚馥，後識葛謙，經譚招令入會，並先後給予會票五十張，已散去十四張，遺失廿一張，現存十四張。該會以孫文爲首領；譚文炳爲廣西首領，章程仿照新軍辦理。散票五十張者作爲排長，月薪四十兩。散票百

三十長者作爲旅官，月薪八十兩，統三百長者，作爲營帶，月薪五百兩以上。尚有標統協統參謀參等名。入會者廣東已有五六百人，軍隊爲多。廣西已有二千餘人，長江一帶人數更衆。廣東首領係嘉應州王姓。定期十二月在廣東起事，錢粮由孫文在外洋接濟，惟軍火難於轉運，故欲專向軍隊中之外省人運動，屆時有軍火應用，易於成事等語。葛謙供稱余字誕麟，湖南湘鄉人，年廿四歲，係日本留學生，前歲在東洋識孫文於演說壇，遂動革命思想，蓋滿人盜竊我漢族神器二百餘年，近日且以預備立憲欺騙漢人，吾黨首領孫黃二公因此創立同盟會，專以恢復漢室，建立民國，救民於水火爲職責。吾人入會後即回國北走遼滿，西走陝甘，中歷長江，東來兩廣，三年之間，聯合同志不下數十萬人。此次到粵，先赴欽廉訪郭統領不遇，囊空如洗，貧病相乘，欲歸不得，抵省後與譚文炳同住一棧。宗旨雖同，各行其道。譚志在散票聯絡軍界中人，我則不甚注意。我們黨人爲救國計，多願降志辱身，到各營充當下級職務。我近數年來，觀中國腐敗至此，皆由滿人壓力太甚，視我漢族如牛馬奴隸。故我等同動公憤，結立團體，思爲我漢族復仇雪恥，以救國家之危亡。成敗利鈍，蓋所不計。目前國勢日益衰弱，民心莫不怨憤，正爲我等起事之機會。但欲成大事，必須我漢族人同心合力，乃克有濟。現中國人心尚多參差不齊，老票黨以洪幫居其大半，而票黨與革黨宗

旨亦頗有不同之處。蓋若輩多數未受教育，無歷史知識，久已忘却滿漢二族之深仇大恨，故吾等正擬開通其知識，鼓勵其勇氣，憑藉其勢力，合革黨之鐵血以成大事，務使後人跳出苦海，共享太平之福等語。供辭千餘言，無一語牽及他人，再三研訊，仍堅稱我之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黨我斷不能供出，已拚一死，願快死為樂。我一人流血，留他們做大事業。歷觀歐美各國之大革命斷無不流血而成者，近來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雖死亦不能變其方針。言盡於此請速殺為愈。又云，今世界人只知有成功之華盛頓，而不知有失敗之華盛頓。蓋必有無數失敗之華盛頓推於先，挽於後，然後成功之華盛頓以出，今我既不能為成功之華盛頓，亦當為失敗之華盛頓。我此次到粵，憑我這張口舌運動軍政兩界，此兩界有人可以為我用，則大可憑藉其鎗炮勢力作為內應。我的宗旨目的，自然能夠達到。可惜廣東軍人程度太低，極少高尚思想，惟學界稍為開通。今既被拿獲，我之身雖死，而我之靈魂仍將為千百化身，以繼續我等之志云云。羅澍淦供稱原名洽霖，湖南新化人，年廿四歲，曾入新化速成師範，後入京津學堂。今年五月來廣東，初欲入虎門陸軍學堂，至六月十五在先鋒隊當兵，廿八日銷差，復在親軍中營當哨官。茲謙譚文炳二人九月初間在虎門會過，譚說他的辦法，在運動軍界數千人即通知孫文進兵，屆時官方必派營勇對敵，而營勇多係我黨，

則倒戈相向，易如反掌。廣東素以富著，民間亦多藏有軍械，起義時一經傳檄，軍民響應，大事成矣。虎門各處炮台爲入口要隘，現併設法運動，多佈同志，以便由香港進兵及輸運鎗炮。既得廣東，即西略廣西，北進湖南江西各省，此籌畫佈置之大略也云云。曾傳範錢占榮二人均不承認有入會情事，僅供稱與葛謙譚文炳相識，並不知情等語。訊問既畢，李準及蔣臬司均謂葛謙年僅廿餘，少年英偉，深爲可惜，頗欲開其自新之路。因問曰，如我等不將汝正法，你日後何以自處。葛稍思片時，答曰，此後或可披髮入山，不躬行革命之事，惟口舌鼓吹仍難止息。革命宗旨斷不因此而稍變。李準謂該逆叛志已深，不可與言。遂令將各人解開鐐銬，拍照存留。至廿三日早，由營務處覆訊，稟請粵督及王命，即提葛謙嚴國峯二名押赴市曹加害。臨刑時毫無懼容。至羅澍滄，雖與葛謙書信往來，證據確鑿，惟須待拿獲譚文炳審訊明確，暫緩發落。時羅澍滄見五人同時拍照，以爲亦將加害，乃索紙筆書對聯，聯曰：「撤手足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當攝影時，羅即以聯黏在身旁，謂欲付回原籍鄉人以留紀念云。又判錢占榮曾傳範二人，雖無入會確據，然以軍人學生而與逆黨往來，顯係同黨，擬定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看管。在逃之譚馥即文炳，散放保亞銀票至數千張，罪大惡極，飭知各地方官一律通緝。其初此案本牽連四十餘人，李

準恐葛謙等供仇不供黨，是以一律免究。又嘗審訊時，李準令各給矮椅使坐，並給以筆墨，藉示優待。故廿人亦不待研鞫，所書親供皆各千數百字。葛謙供辭中且牽涉及欽州統領郭人漳，略謂郭全恃彼黨之力，始得與欽州土黨相安無事，後以富貴熏心，頓易初志，殊為可鄙等語。李準原與郭人漳訂金蘭之好，至是乃力為郭辯護，謂葛曾在欽州與郭部營弁王德淵結黨起事，王被郭誘獲從辦，葛僅以身免，故誣攻以圖報復云。

〔保亞票黨人之生死〕　譚馥於十四晚李準派兵搜捕大同旅館時，以身材矮小，乘間逃出；即赴姚雨平所設機關送信。旋逃匿一小艇中，翌早赴清遠轉韶關，居楊發貴統領營中。時省令蹤緝黨人甚密，不敢久伏，擬返湘活動。至郴州被捕解粵，嚴訊百餘次，卒不牽及一人。後為清吏秘密加害，其就義時日，至今無知之者。曾傳範羅澍滄於葛謙殉難之日，在獄作二輓聯弔之曰：「自中華失南越以來，美雨淋淋，歐風颯颯，漢奸授首，滿賊低頭，壯志波重洋，直將吸海國文明，代四百兆同胞續命。聞烈士遭東林之禍，詞如金石，氣貫山河，婦孺寒心，胡奴喪膽，聲名騰百粵，顯留得英雄碧血，為五千年歷史增光。」又曰：「赤手挺乾坤，壯志西歸名不朽。丹心貫日月，珠江東去血橫流。」翌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正月十九日，粵吏始派弁將曾錢二人分遞湖南湖北，行至郴州，錢占榮乘間脫逃，以後不知所

終。曾傳範留郴州獄二十餘日，得州官譚丞元優待與送至益陽原籍，復得益陽知事恭正憐恤，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六月，稟知大吏，准交保開釋，在益陽任教職數月。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夏，棄職來粵，仍祕密運動軍隊陰使反正。及武昌起義，乃赴肇慶聯絡西路統領隆世儲宣佈獨立。九月十九日，廣州之光復，與有力焉。羅澍滄爲譚人鳳之得意助手，此次被逮，皆有人致譚馥信，內有斌麟澍三先生字樣，故連而及之，訊問數次，均飾詞掩過，且於涉及時事時，無不慷慨言之，但只謂政治不良應當從速改革，而無激烈言論。問及保亞票事，則稱一毫不知。與之談被捕諸人，則以葛謙雖已供認不諱，而曾傳範不肯直供。故曰，葛之勢力甚大，學問甚好，曾學問有限，不足革命。李準終以嫌疑太甚，卒判令監候待質。至辛亥光復，始乘機破獄而出。黎尊字建侯，湖南長沙人，與葛謙譚馥等素有關係，是年來粵，易名投効新軍，充見習官，以聯絡新軍爲己任。及葛譚等事洩，乃潛走廣西。己酉春，復來粵向軍界有所活動，於四月初二日被捕入獄。辛亥九月十八日，在獄聞粵督張鳴岐出走，乃與羅澍滄釋放同囚，號召同志三百餘人，佔領水師行臺及各機關，稱建字軍統領，旋被委充北伐軍第三混成協協統。要之保亞票一役，湘人葛謙、譚馥、曾傳範、黎尊數人實爲主腦，嚴國豐、錢占榮等次之。在省城粵人與有間接關係者，只姚雨平、張煊、姚碧

樓、姚啓新、羅貫之、鄒脩等少數人而已。事後在香港廣州等處之同盟會員特募集捐款，以恤助是役殉義同志葛謙等遺族，中以女醫生梁煥眞所捐一百元爲最多云。

〔關於此役之清吏文電〕　兩廣總督張人駿等自破獲葛謙等一案後，以葛等供辭有「同黨散布在廣東者約有五六百人，其頭目王姓係嘉應州人」等語，復據外埠領事官文報詞查，咸謂外洋革黨亦以潮屬人居多數，因是電令潮州鎭道督率文武，認眞防範，嚴密查緝，並轉飭嘉應州州官鄒某訪拿王姓頭目，務獲解辦，並分電各省督撫一體嚴緝歸案。又以李準部下各員破案神速，特奏請清廷論功行賞，茲錄當日張人駿文電如左：

現獲革黨葛謙等訊據，供稱在逃之譚文炳與伊由日本來粵運動軍隊，希圖乘國喪起事。已散票布數千張。並云現在長江一帶軍隊較粵省軍隊開通，易於辦事，入會之人甚多。詰其長江頭目何人，抵死不供。應即飭屬嚴密防範等情。當即飭令督練三處及營務處轉飭鎭協統制水陸巡防隊統領嚴密防範，所有各軍隊外來信件，概須認眞檢查。並飭臬司巡警道一體認眞查緝云云。

又張人駿奏獎拿獲革黨人員電文云。

查粵省地接港澳，匪黨最易潛蹤。值此國家多難，臣深慮變出意外，即與署水師提督李

準熟商，密調營隊，扼要屯紮，並暗派偵巡四路確探。乃該匪黨葛謙等覓乘機潛來，分頭散票運動軍隊，以圖一逞。幸在事各員弁赴機迅速，匪人始得，大局賴安，更屬難能可貴，自應遵旨擇尤請獎。所有最出力之降補府經歷縣丞廣東補用直隸州知州伍秉誠，擬請開復原官 仍留原省補用， 並賞加同知銜。副將銜補用游擊水師提標中營揀發都司林國祥，擬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仍留原標儘先補用。督標中營儘先守備潘鎭藩，新會營崖門千總梁朝彝，均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原標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相應仰懇天恩俯賜照准給獎，以示鼓勵云云。

〔葛謙事略〕 葛謙，字誕麟，湖南湘鄉人。少讀王船山遺書，隱然具民族思想。居常語人，輒斥胡左彭爲漢族罪人。聞者多以狂士目之。弱冠，遍遊長江沿岸及東三省各埠，目覩時局日非，庶政敗壞，所志乃益堅決。甲辰年（一九〇四）冬，黃克強馬福益等謀在長沙舉義失敗，謙聞之，義憤塡膺，由是深敬克強爲人，欲往從之而不得途徑。乙巳年（一九〇五）夏，湘人郭人漳調任廣西巡防營統領，特在桂林創辦隨營學堂，召集湘中志士於一堂，有所企圖。謙知人漳與克强素有關係，自赴郭部投効，人漳許爲幹材。是歲夏六月，克强與孫總理集合各省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冬十一月，繞道香港入桂，擬運動人漳率所部

相機反正。謙由是交克强，如得師保。克强乃倡同盟會於大校場之校室，先後與盟者，有謙及郭人漳、林虎、梅覺仙、曾傳範、譚道源、彭新民、鄒永成、譚二武、陶表封、王德潤、楊銳封、陳國良、張照、劉嘉賢、林緯邦、雷飈等八十餘人。會陸軍小學監督蔡鍔與人漳因事不合，人漳處爲所乘，遲疑不敢先發。克强與蔡鍔亦屬故交，幾經調解無效，知事無可爲，乃於丙午年（一九〇六）春三月，赴龍州，訪鈕永建秦毓鎏等計議軍事。旋取道越南至香港。旣謙自克强離桂，即東渡日本，肄業於東斌學校。丁未年（一九〇七）春，郭人漳奉粵督岑春煊命調駐粵省，隨營學堂諸同志曾傳範等咸隨之來，傳範投身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擬聯絡學生擴張黨勢，數月未見成效。未幾，謙自日來粵，漸結識趙聲、譚馥、羅澍滄、劉古香、姚雨平、黎萼諸人，決定組織廣州虎門等處同盟會通信機關，以厚勢力，并親赴香港與分會長馮自由商定聯絡黨員及處置盟書方法。所有盟書概密送馮自由妥爲保管。廣州聯絡事宜，謙與姚雨平任之。虎門聯絡事宜，曾傳範任之。由是虎門黃埔等處陸軍學生，各地文士入會者，頗不乏人。是歲春夏間，郭人漳被調赴欽州平亂，黃克强譚人鳳先後從越南至欽州郭營，謀挾人漳發難。謙聞克强人鳳在欽，遂往從之。七月王和順起兵防城。克强先與和順約，欲夜半率郭部開城應之，以欽廉道王瑚臨時戒備，不果。是役清廷以人漳平亂有功，

明令開復二品道銜以獎之。人漳且與李準互訂蘭譜，誓共生死。對於黨人漸懷異志，以所部營弁多與克强有連，嚴令勿與往還。謙抵欽時，克强人鳳均已他適，遂力運動郭部王德淵陶表封霍時安諸人暗襲欽州府城，以接應克强東興之師。事洩，王德淵霍時安先後死之，謙與譚馥逃回廣州，人漳更指名通緝之。謙既返省，仍偕譚馥，羅濟滄、曾傳範、嚴國峯、錢占榮、黎尊諸人向新舊駐軍宣傳革命，行之二載，收效日宏。外省籍之巡防營兵士多受部勒。謙等以羽毛漸見豐滿，正擬待時大舉，至己酉年（一九〇九）冬十月下旬，忽聞清帝母子暴亡，舉國人心皇皇，衆皆認爲發難之莫大機會，譚馥提議仿傚庚子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方法，散放一種保亞票，以便吸收外省籍士兵入會，一可容易聯絡湘鄂哥老會員，二可避免與無直接關係之同盟會員彼此接觸，庶不致於洩漏時牽及全部。謙等咸韙其議。十日後，外省籍兵士之領票者 有如蜂擁，尤以水師提督之親軍營爲特衆。十一月上旬，謙至香港，請馮自由電達孫總理黃克强報告運動成績，并求黃克强譚人鳳屆時親來督師。當由馮自由給與用費三百元，另革命方略二冊，備發難時設置囤糧局及出示安民之用。時駐省各軍略已運動就緒，惟外屬水陸巡防諸營尙缺乏聯絡，乃派譚馥於十五日赴北江各屬向當地兵士散發票布，以竟全功。詎同志嚴國峯不愼，於十四日在天平街水師提督行署遺失保亞票一紙，爲李準衙兵拾

取，李準遂派兵暨跟踪與嚴國峯錢占榮二人捕獲，復到桂香街大事搜索，僅謙一人就逮。譚馥以機警逃脫，兵營遂將譚東䴏待發內藏票據暨函之包裹搶去，因得按址續獲曾傳範羅澍滄等及士兵數百人。李準以水提親軍領票最衆，大爲驚異，深恐一事株連，逼成大舉。即晚令將被捕兵士釋放免究。旋將葛謙嚴國峯羅澍滄錢占榮曾傳範諸人分別研訊，復由三司及營務處督練公所水提等會審，葛謙供詞長數千言，慷慨激昂，各承審員咸爲咋舌（供詞已見前文不贅）李準初以謙年少英偉，有成全意，後以謙矢言始終貫澈革命宗旨，以求速死爲樂，遂與嚴國峯同判死刑。是月二十日，就義於珠江天字碼頭。在粵及香港之同盟會員特開會追悼，并醵資恤其遺族。

一　譚馥事略㈠　譚馥，字文炳，湖南湘鄉人。少與哥老會諸首領遊，因熟識洪家反清復明之宗旨，慨然以光復爲己任。弱冠投身營伍，亟欲運動各方兵士之隷哥老會籍者使爲己用，以湘中兵士陋習太深，多失本來面目，久難收效。聞黃克强譚人鳳在粵，乃間關至廣州求見。抵粵後，漸結識葛謙，曾傳範、羅澍滄、嚴國峯、黎專、錢占榮、姚雨平諸人，遂由葛謙介入同盟會。謙等以其會隷祕密會黨，大可藉以聯絡駐粵之外省籍軍隊，咸器重之，丁未年（一九〇七年）七月，革命軍佔領防城縣，旋進攻欽州城失敗。馥聞黃克强在欽，乃隻

身赴欽尋之。及至，則克強已他適，遂與葛謙王德淵運動郭人漳部兵士反正，事洩，王德淵被捕就義，馥與葛謙狼狽逃走得免，人漳仍下令通緝之。馥再至廣州，與葛謙同寓桂香街機關，復從事運動軍隊之下層工作不懈。戊申年（一九〇八）冬十月，清帝母子相繼斃命，葛謙等主張乘時積極進行，尅日大舉。馥建議謂運動外省籍軍隊，宜沿用聯絡長江會黨散放票布之方法，利用各地兵士之舊習慣，可以事半功倍衆贊成之，并定名曰保亞票，即推馥專任此項工作。進行十餘日，省中防營及新軍領票入會者大不乏人，惟外屬水陸巡防各軍仍多未受部勒，馥乃決計親赴北江各地從事聯絡，以竟全功。詎於行前一日，即十一月十四日，同志嚴國峯在天平街水師行署遺落保亞票一紙，爲李準部卒拾取，遽爾事洩。李準所部跟踪至桂香街，將葛謙捕獲。馥以身材矮小，乘間逃脫，所預備攜往北江之包裹，內藏票據旗幟，文件等物者，均被搜檢一空。李準因得按圖索驥，依次搜捕。保亞票之經營以是全盤瓦解。馥逃脫後，即赴姚雨平寓處報信，是晚匿於一小艇中，翌晨赴清遠轉韶關，居楊發貴統領營中，時省令嚴緝黨人甚急，馥不便久伏，即取道返湘活動，行至郴州，被清吏指名逮捕，即解回粵省。經李準派委員嚴訊百餘次，卒不肯牽及一人。在獄結識與庚子（一八九九）唐才常及壬寅（一九〇二）洪全福二案有關之蘇子山，即襲超改名，二人相見恨晚。仍與同囚之

羅澍滄黎萼等密謀聯絡在外軍隊如故。庚戌年（一九一〇）正月，倪映典以廣州新軍反正失敗，粵中大吏異常恐慌，遂令將譚馥秘密處決，以絕後患。在粵黨人，皆不知烈士殉義時日云。

〔羅澍滄事略〕　羅洽霖，字澍滄，湖南新化人。少畢業新化中學，獲交於譚人鳳，因有興漢滅滿之志。弱冠棄書事武，初擬習陸軍，以頭髮紅黃爲各當道所棄。丙午（一九〇六），黨人舉兵瀏醴之役既敗，乃走廣東投巡防營當兵，以寫作俱佳，常代兵士寫信，得衆歡心。其後藉此得散發保亞票數千於營伍中。水提親軍營收效尤著，澍滄之力爲多焉。統領吳宗禹見其書法甚佳，提升司書，粵中所謂紅毛司書者是也。戊申冬，以保亞票案失敗被捕，訊無確據，其被捕原由，乃因所致譚馥信內有斌麟澍三先生字樣，故連而及之。問數次均飾詞掩過，及與之縱談時事時，無不慷慨言之。但言及革命，祇言政治不良應當改革。問保亞票事，「茫不知。與之談被捕諸人，則謂葛謙之勢力甚大，學問甚好。曾傳範學問有限，不足革命等語。當十一月十八日提訊攝影時，聞營中有人呼丟手二字。澍滄誤聽爲紅手，蓋紅手者殺人之劊子手也，知事不免，乃即書一聯曰：「撒手自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翌日，廣州各報以特字登之。當道見此聯，雖有革命

嫌疑，而一片仁孝之心躍諸紙上，乃以監候待質，下廣州獄。己酉（一九〇九）四月，黎尊亦被捕下獄　故友相逢，雖在獄中不忘國事，仍進行不懈。及辛亥九月光復，即乘機破監而出，召集保亞票同志譚鼎新朱清等成立建字軍於需署。黎尊任統領，譚滄任執法處長。民國三年，奉母返新化原籍，知袁世凱陰謀帝制，必爲天下大患，遂與曾傳範譚二武等謀聯台長江流域同志，在益陽設機關於曾傳範家。聘日本人山本大郎等暗製炸彈，謀殲擊湘督湯薌銘。自赴新化運動各駐軍，爲新化劣紳楊某密報縣署，誘捕解省，刑訊數十次，無供被戮。家有老母八十餘歲，子甫數齡，其老母幼子皆贍養無着云。

第二十二章 庚戌新正廣州新軍反正之役

河口敗後之革命黨 倪映典略歷 新軍入黨之踴躍 各地響應之準備 籌款及運械情形 除夕開事之真相 開事後之兵變 子彈缺乏之原因 東門之戰 倪映典之決心 新軍失敗後情形 諸烈士之供辭 事後新軍之影響 袁樹勛之奏摺

〔河口敗後之革命黨〕 同盟會自雲南河口一役失敗後，以收拾餘燼，元氣大傷，各領袖如孫總理則再遊歐美，黃克強及譚人鳳則東渡日本。從戊申（一九〇八年）五月至己酉（一九〇九年）初冬，對於內地之軍事行動，殆有完全停頓之勢。惟香港及廣州等處黨務，則反因此得以聚精會神，而大為發展。香港分會及廣州機關均氣象一新，而同盟會南方支部亦於己酉冬成立於香港黃泥涌道。趙聲、倪映典均因遭粵督疑忌，先後去職。趙居香港，而倪則留省，專任運動新軍事務。先是黨員張谷山、姚雨平等曾於丁未春着手運動防營反正，兵士附和者頗不乏人。至戊申冬，復有葛謙、譚馥、嚴國豪、黎尊、羅濟滄、曾傳範、錢占榮諸人在營伍中散放票布，宣傳革命。事洩，葛、嚴、譚三人死之，黎、羅、曾、錢等被捕繫獄。軍中軍隊受其感化者，絡繹於道。及倪繼續進行，成效更著，至是年冬事機漸熟，因

有剋期大舉之計畫。

〔倪映典略歷〕　倪端原名映典，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先世賦性高曠，不樂仕進，至倪父某以醫術行世。倪幼習父業，至庚子年目覩時艱，即慨然以天下事爲己任。甲辰（一九○四年）棄醫業，投身安徽武備練軍學堂，冀練一軍人資格，以爲國民用。畢業後，復入礮兵學堂。丙午（一九○六年）爲江南礮兵營將校，軍事學冠儕輩，尤以馬術名聞。丙午冬萍鄉兵起，江西清吏乞援南京。倪挺身請往，冀萍軍勢有可爲，遂乘機以爲助也。及抵萍，見大事已去，從此益加悲憤，吞滅胡虜之念，時流露於辭色間。戊申年皖吏調倪任騎兵營管帶。時熊成基等正組織同志於軍隊中。倪往，氣益壯，蓋熊固倪同學，而在江南時，倪切磋之益爲最深者。旋倪爲滿督端方所覺，電至安徽詢索，將不利於倪，倪遂不能安於皖，易名而走粵，即至香港中國日報訪馮自由，正式加入同盟會。旋投身軍隊充礮兵見習官。未幾，安慶馬礮營反正，倪以在粵未得身與，時以爲憾。既而爲礮兵排長，演說復仇主義，聲淚與俱，同袍將士，多爲感動。倪以漸見疑於當局，乃辭職出，親赴香港謁同盟會機關部諸首領，力言新軍大部傾心革命，機會大有可爲，請香港同志擔任籌餉，而彼則願在省積極謀發動。趙聲等深韙其議，謀遂定。

「新軍入黨之踴躍」　何受任後，先在香港中國日報領取「革命先鋒」，「外交問題」，「立憲問題」等小冊子萬數千冊，散布軍隊中，以廣宣傳。新軍兵士大都通文字，感化最易，一二月間收效至鉅。繼設機關於城內天官里五號，雅荷塘六十七號，木排頭宜安里，清水濠等處，使營弁巴澤憲、方紫栩、張立甓、陳哲梅、譚源、易培之、黃洪昆、王占魁、江運春、翁錫亮、甘永官諸人分頭運動。復由香港中國日報印製同盟會小盟單萬張，攜至省中各機關，令各兵士舉手宣誓，每逢假日，則在白雲山濂泉寺演說革命，三標兵士趨之若鶩，鼓掌如雷。十月間有一標三營羅嗣廣探知其事，取得盟單一紙，持告協統張哲培。張遂急向粵督周馥告密。周大驚，令張立將盟單付諸一炬，且切囑勿傳播於外，有彼此均有不便等語。排長巴澤憲即因此事逃避香港。

「各地響應之準備」　倪映典以時機已熟，遲恐生變，復親赴香港提議從速舉事，趙聲等均贊成之。遂電美國，請孫總理籌二萬元應急。一面電邀黃克強、譚人鳳來港，共策進行。旋得總理復電，謂款可籌到足數，幷令積極進行勿餒。克強、人鳳先後至港，鄂人孫武因事自鄂來粵，即在香港宣誓入黨，謂鄂省已有共進會之組織，軍界多趨向革命；如粵有事，鄂必響應。李書城、莊蘊寬自桂赴滬，過港時訪馮自由於中國日報。李求見克強，謂聞

粵中新軍已有動作，現桂省軍界運動亦極得手，最好兩省同時舉事，以分淸軍之勢，可否延緩數月等語。克強托故不見，而使胡漢民代表見之。陳炯明時任諮議局議員，亦在廣州入黨。十一月間自粵赴滬開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過港有所聞，謂當從速返粵有所盡力。此皆是年冬間事也。

〔籌款及運械情形〕　形勢日急，而孫總理所許二萬元之款，僅由紐約、波士頓、芝加古三處先後匯交中國日報馮自由收八千元，殊不敷義師發難之用，衆同志異常焦灼。黨員中有李海雲者，香港文咸街同源匯兌業商店之經理也。聞起事需款，見義勇爲，毅然將店內存款二萬餘元悉數獻納革命黨，以供軍用，已則逃匿河南大塘村，藉避股東詰責。黨部得此巨款，頓呈生氣，於是在羊城各區分設機關多處，大肆活動。徐忠漢、胡寧璦、林直勉、黃俠毅、方紫楠、李應生等租屋於宜安里等處，預備起事時縱火接應。孫眉、楊錫初、及女同志李自平、陳淑子等則在香港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馮寓日夕趕製靑天白日旗，藏於臥具中密運廣東備用。洪承點、徐忠漢、李自平、陳淑子等擔任密運炸藥子彈等事，朱執信、胡毅生、李海雲、則駐河南大塘村，助民軍首領李福林、譚義、黎廣等爲響應新軍之籌備。至十二月下旬，海內外同志麕集香港、廣州二地，大有弦滿待發之勢。

〔除夕鬧事之眞相〕　倪映典與香港機關部約期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初旬發難。預定先由新軍首先反正，而李福林、譚義、黎廣、陸領等則率四鄉會黨撲城，以爲響應。詎兵士中有因殺敵在卽，不免志驕氣揚者。十二月三十夜有二標三營兵士吳英元等以購名片細故，與雙門底繡文齋書店發生爭執。警察從而干涉，兵士不服。由是新軍與兵士聚衆互相毆鬥。巡尉朱紹祥受傷。警兵將新軍二人帶去。二標統帶知其事，派人前往保釋，爲一局警長所拒。元月一、二、三數天原爲新軍假期。初一早第一標新軍數百人憤同事之見侮於警吏，各執械入城，將被逮新軍奪回，並拆毀警局二處，傷警吏數人。粵督袁樹勛聞變，立飭中協水提警道一府兩縣馳往彈壓。惟新軍均不聽命，依然尋毆不已。高警道卽命各局巡警卸去號衣，改易民裝，照常站街，至是新軍始行退去。

〔鬧事後之兵變〕　廣東新軍向分三標：第一標駐燕塘，第二、三標駐北校場。第一標步兵三營另礮兵二營輜重及工程各一營，每營三百餘人。其步兵營共紮一處，如品字營，礮工輜另紮一處，相隔不遠。此標教練已四年，規制極爲完備。除夕鬧事者爲第二標，而初一日猝鬨新軍兵士及與警察大鬧者爲第一標，與二、三標無與。第一標又以步兵三營爲首，其中礮、工、輜又非全數同意也。及初二日，協統張哲培及一標標統劉雨沛鑒於軍警之鬧事，

遂將初二、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以杜止各兵出營滋事。是早各兵向標統要求放假不得，一標三營率先鼓噪，咸謂鬧事者祇二標，其不放假各有應得；若一標亦不放假，殊欠公道。一時同聲附和者數百人，遂同鬨進砲、工、輜各營，搜獲槍械幷子彈一箱，且將空砲亂放以示威。時劉標統出而彈壓，大聲喝止無效，被傷頭面倒地。張協統知事大變，由後門遁去。至十時先有步兵二三百人洶擁出營，旋有多數奔囘大閧曰：「砲兵派大隊攻營，我輩當出禦。」於是全標震動，無論同謀不同謀，皆紛紛束裝，各執槍械負子彈，由燕塘砲、工、輜兵營向城內出發。

「子彈缺乏之原因」　先是粵督會得陸路提督秦炳直電，謂探悉新軍多參與革命運動，請嚴密防範等語，故二十九日已密飭各標統將槍內扳機並子彈解繳軍械局，祇留每營常備子彈一千粒，七營共七千粒而已。因是各兵士所奪獲軍械皆無扳機，不可用，乃復擁向砲、工、輜各營嚴搜。適各營正將扳機用馬車載運進城，遂被奪去。惟各快砲均無子彈，槍彈亦缺乏。然已勢成騎虎，不得不冒險前進。袁督聞警，疑有革命黨在內主持，令將城門關閉。滿將軍都統均親督旗兵巡城。新軍列隊到東明寺，聞城門已閉，遂退往城外山場，及往來於二標三標之間。

「東門之戰」　省中各軍官以事勢危險，乃在督練公所會商消弭之法。適陸軍小學總辦黃士龍因事到省，各軍官以黃曾任一標標統，且得士心，遂推其出任斡解。黃赴東郊痛切演說，衆皆無辭。黃勸即撤隊返燕塘，有數兵士言我輩尚有數十兄弟在東門附近，既同出亦應同歸。黃允其請，帶數兵士向東進發。詎旗兵不許通過，並放槍轟下，傷五人。黃總辦亦中槍，彈傷右臂及腿兩部。新軍黃宸璜重傷不治，張輔雲、黃廷成、崇某三人各受傷。新軍聞黃總辦傷重，忿恨填膺，遂向旗兵開戰，互擊良久，乃向燕塘撤退。并分兵一隊向北校場，佔據銀局後之小山及横枝岡等處。另一隊佔守東校場茶亭附近，預備翌晨與清軍決戰。是夜城中文武官吏大為飛驚，旗兵運砲登城守禦。都統守東門，將軍守歸德門，李準守北門。袁督並電催虎門各營暨陸提秦炳直率兵來援。省河兵艦亦巡弋接應。居民因各街道交通閉塞，一日數驚，但新軍甚有紀律。沙河一帶貿易如常，若無事然。

「倪映典之決心」　當軍營鬧事時，倪知事必因之破露，乃匆匆赴香港，與黃克強、趙聲等重訂發動日期，相約縮短時間，急圖大舉，而往返間新軍之敗露已無可彌縫矣。初一日下午，倪乘夜船返廣州，初擬勸新軍暫忍耐數日，勿遽暴動僨事。次早抵燕塘，見大勢至此，知一發不可收拾，始毅然入砲、工、輜營，期挽救於萬一。既入，全軍歡呼，如獲慈

母。是早十時砲營管帶齊汝漢尚站隊演說，力勸各兵士勿為革命黨誘惑。倪大怒，袖出手槍擊之，齊連中三槍，立仆地死。隊長胡恩深因不肯反正，亦被倪槍殺，隊長宋殿魁、李震均驚懼自戕，於是倪率全軍俱出，向清軍進攻。

（一牛王廟之戰） 初三日侵晨，水提李準統領吳宗禹率管帶李景濂、太永寬、李得銘、童常標等各防營所部二千餘人，由大東門、大北門、小南門三路進兵，並派孫樹榮、周禮、李在灼、陳知本各委員出東門偵探。下午一時至淑德書院，見新軍佔據痳瘋院附近山頭，列陣以待。吳宗禹、童常標乃至軍前，曉以利害，令即棄械歸營，貸其一死。新軍弗恤，司令倪映典身穿藍袍，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之革命旗，方馳馬督勵前進。新軍隊長王占魁等亦出陣反說吳軍歸降，往返四次均無效。吳宗禹立飭所部，在牛王廟一帶分佔四山，以步隊遮其前，而以退管砲隊緊接其後。布置既定，全師俱伏山上，新軍伏牛王廟之兩小山脚。吳軍別有一隊從楊箕村進至黃岡包其後，遂各開戰。倪映典親率一軍進至橫枝崗，遇吳部管帶童常標，二人同籍安徽。倪以童亦曾入會受盟，乃趨前勸其乘時反正。童等佯與接洽，忽一彈中倪頭部，受傷墮馬，滿口流血，童等夾持至吳宗禹前，倪大罵不屈，遂遇害。兩軍劇戰約一時許，新軍每人不足一彈，無法補充，陣亡者百餘人，遂紛紛向燕塘潰退。清軍獲勝，直追

至沙河而止。是夜吳軍在沙河駐紮。九時一標步隊營起火，新軍復出大隊，用聲東擊西之法，向吳軍直撲。吳軍夜用重砲擊之，新軍再敗。吳軍追至瘦狗嶺，斬首三十餘級。

「新軍失敗後情形」　清軍於進攻時防新軍西攻，先調兵五百守流花橋，五百守長堤，以阻其西下之路，并調佛山安勇四百至省。秦炳直亦由惠州率大兵至，布置頗稱嚴密。初四日新軍退守白雲山、石牌、東圃一帶。清軍分隊四出搜勦，並向各路追擊。是午並將一標二營燒去，以免藏匿。由是新軍先後被獲者百數十人，除由各軍私自殺害之外，餘均解送營務處審訊。中有頭目易培之、王占魁、黃洪昆、江運春、尤龍標、蘇美才、甘永宜等七人，俱直認起兵革命不諱，此外逃匿香港者百數十人，均由中國日報、時事畫報等供應。

「諸烈士之供辭」營務處連日由趙臬及委員朱爲潮向被獲新軍嚴訊取供，審出救兵黃洪昆、蘇才美、尤龍標、均高、雷兩府人，司務長王占魁湖北人。此四名均認以革黨混入軍隊圖謀起事，各人領有革命飄布，刊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保我漢民，矢信矢忠。」等歌訣爲記。新軍內有倪映典爲革命黨幹事員，全賴倪在營引誘各人入黨。倪與孫文交通，時與往來信息，在香港設總機關。倪映典在城內天官里居住，譚瀛在城內雅荷塘居住，省城以他兩人處爲聚集機關。經已向香港購定步槍二千枝，馬槍二千枝，

每校配碼二百顆，另大戰礮四尊。約定六月與各省軍隊同時起事。擬由小東門入城攻打將軍署，焚殺旗街，專以撲滿為宗旨，不擾害漢民。得了省城，攻廣西，上湖南湖北，直攻京師。適遇警兵交閧，由倪藉此鼓動，往一標、二標、輜重各營，約同反正，約共有千餘人，同到協司令部迫取槍械，並取碼子三箱，僅得一箱可用，有兩箱是演操空殼碼。先由倪迫挾齊管帶同反，齊不允，立即殺斃。隨迫宋管帶，宋畏懼，即用槍自戕倒地。王、黃、尤、蘇四人均為革黨得力之人。當時初三早防營對仗，均有伊等分把路口。李水提派李、童兩弁前來勸諭，被倪反罵漢賊，稱此日為革黨出世。李、童兩弁回營，即開礮擊斃。倪被礮斃，同場死者百餘人，倖免者四處逃散。尤龍標初三敗後，潛逃戲院看戲，旋亦許管帶處被拿。王占魁欲往吳統帶宗禹營被執，據稱新軍內入革黨者居大半，將來軍隊必有再反正云云。

是月十八日，粵吏以王占魁等雖已定案，仍欲訪供革黨內容，藉資羅織，復提王等至飯廳，與之對坐。因詢之曰：「汝黨在軍界如何運動？」王曰：「每逢假期約定往白雲山腳濂泉寺敘會，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公推演說，以倪映典最為動聽。有時拍案叫絕。費用由倪映典及譚灝二人支出。」朱委曰：「何不以此處作演說壇，演給我聽？」王即起言：「滿洲佔據我國二百餘年，重視滿人，薄待漢人，甚為不平，故我輩決意革命。」洋洋數千言。朱

曰：「革命後何人做皇帝？是否即孫文？」王曰：「擇功之最大者由衆公舉。」朱委曰：「公舉後彼欲爲子孫世業奈何？」王曰：「可以衆力攻仆之，務使成爲完全民主國。」朱曰：「中國自大禹傳子孫，何皆不善？」王曰：「否，歷朝開國多屬賢明，傳及少子即爲權臣竊柄，最易生亂。」朱委曰：「中國現在已預備立憲。」王曰：「此等僞立憲，特愚弄國民耳。」朱委曰：「汝黨於何時起運動？」王曰：「去春由香港總機關部運來同盟票，票內書明姓名年歲籍貫職業，交排長巴澤憲散放。十月爲督內官長查出。十一月改用紅小名片，以威武二字編號，招得數十人入會者，給優等勳章。百人以上者，給特別勳章。」并用筆將票布及勳章形式字句寫出。朱委曰：「福建平和縣舉事想是同黨。」王曰：「恐未必然。」朱委曰：「宜安里起獲之旗，是否汝等所用？」王索觀旗式曰：「不知有此旗，但猜度或係孫炎、黃秀山所爲。」朱委曰：「革黨營制如何？」王曰：「略仿新軍，惟懲辦叛黨最嚴。」朱委曰：「餉章如何？」王曰：「較新軍爲優，刻下經濟未充，尚未發給。」朱委曰：「大清待百姓不薄。」王曰：「汝爲清官，那得不云然？」朱委曰：「我將汝超生，汝肯悔過自新效力贖罪乎？」王曰：「寧死不能變宗旨。」朱委問畢，遂向袁督請示，卒由袁督趙臬等判處黃洪昆、王占魁、江運春三人以死刑，尤龍標、蘇美才、甘永宜三人遞籍永遠監禁，共

錄分別呈稟，或經覆審訊。該兵士供詞以黃洪昆為最詳盡。照錄如下：

黃洪昆供，現年三十一歲，清遠鳳埋村人。父親黃德添，母親已故，兄弟二人，弟名錦和，我居長，娶妻未有子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由黃士龍招入學兵營當學生，現在砲二營右隊當正目。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標有兵士入城，到城隍廟前取定刻名戳，以致口角爭論。巡警上前干涉，後與兵士吵鬧，打架傷人。巡警就把兵士鎖獲回局，當時我亦有在場，不知鬧事的人是何名字，及有人多少。正月初一日上午，二標的人拆毀警局，我亦未附和入城。是時尚未有變亂的意。迨二標的人亦知會一標的人及工、輜、砲等營，謂被巡警欺凌，邀同前往報仇洩忿。砲營右隊排長譚濕於初一下午暗中知會前已革炮一營左隊二排長倪映典，乘此機會鼓動起事。倪映典等因知新軍入革命黨者已居多數，有此機會易於鼓動。起事後響應立至，不日成事。又值初二日統領不許放假，兵士鼓噪，是日由一標官長及譚濕糾合炮、工、輜各營傳發命令，跟從未獲的翁錫亮、鍾善全。已獲的甘永宜。督率前往協司令部，搶有空槍碼兩箱，又兵槍碼一箱，約三千顆。又到二標搜搶，未有槍碼。後到講武堂搶得槍十餘枝，槍碼一箱，亦約三千顆。前後共搶洋槍一千餘，搶畢回營，欲把槍碼分派，因各搶各得，多少不等。我有碼子三十餘顆，工程營約三百人；炮隊

兩營約二三百人，一標三營三四百人，約共千餘人。搜拾回來後，初二晚深夜時，倪映典到我棚內向我說，此時兵士已糾合，此等機會難得，記號平常用勇字號，其係特等，用何字記不淸楚，前時曾獲的葛謙、嚴國豐、譚馥均係革黨中緊要之人，自伊們獲辦後，倪映典作事愈加祕密，我並不識葛謙等，不過耳聞其名而已。至給看之運動軍人章程十條，係倪映典所擬。倪映典於去年九月間租賃天官里寄園五號門牌之屋為總機關會議處所，嗣因一標查出革命票，於十一月間由譚灝另租雅荷塘門牌六十七號，門條貼譚公館，凡機關之命令均到該處會商。我去年十二月初旬到譚灝家，見伊弟譚員及現逮案的甘永宜及鍾善全、倪映典等在場，此係普通聚會。甘永宜係黨內主動員，惟非我所料。初三打仗時，見甘永宜攜槍跟隨倪映典把守大馬路，那同逮案的尤龍標、蘇美才都非黨內要緊的人，其中內容不知淸楚。王占魁係黨中有名人，或知一二。如有舉動，軍火由倪映典託香港中國日報社湖北人年三十餘歲的某某，又年約四十餘歲的不知何處人某某購買，聞說步槍四千枝，馬槍二千枝，每枝配碼二百顆，攻城大砲四尊，價銀由孫文籌措，原約俟本年六月間由虎門運省，欲俟馬兵練熟，槍枝一到即可造反。先攻省城，打將軍衙門及旗界一帶，盤踞省城。攻打廣西，由湖南、湖北逕節直向北京城。如能成事，當立倡事得力的總頭子為主。

以後改爲民主，由民間公舉作總統，不能如清朝代代相承。因歷朝開國之君多賢明，再傳之後少主多昏暗，往往生亂。故我黨以民主爲宗旨，在我自己思想，確以革命爲是，雖死亦不變宗旨。至旗式係外方內圓，色非青則藍，我現將式樣及同盟票款式繪圖呈閱，其同盟票由香港寄來，每次四五百張，不記清楚多少次數。去年春間即在軍界運起，均倪映典、譚瀛等經理。現在木排頭宜安里搜出旗子，我未有到過，不知詳細。惟既搜有旗子。又於初三晚放火逃去，又是王所爲，伊等到港往畫報館，外省則往我處潛圖舉事，或其見事敗露，故有此舉動。倪映典時與孫文有信來往，十二月三十日我曾聞倪映典說，孫文到江蘇打聽廣東消息，不知藏在江蘇何處。我平日也沒見過孫文的面，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建亂黨起事，我並不知道。至廣東革黨，聞潮州嘉應州最多。倪映典煽動人入會，時常演說，係分步、砲、工、輜等營。分日到白雲山脚的不記名寺內，或在寺外，每次或三幾百人，多少不定。伊立在壇上，各弟兄站在地下，演說是革命。因漢人如此之多，滿人僅及二成，我們多數人受此少數人欺壓，輕漢重滿，全無公道，專以壓制手段。外國則不然，何以我漢人甘爲奴隸。嗣後務須同心同德，蓄志操練，聽候揭竿命令。大衆當與排滿，言至恣際，拍桌幾番，各人則鼓掌贊和，隨軍各人飲荷蘭水食餅而散。其必用係由倪

映典、譚瀛在公款項內動支。革黨已定天運年號，因革命總統未立之故。不記元年二年，如去歲己酉年則寫天運己酉年，今歲庚戌年則寫庚戌年，以示不戴滿清之意。謹將情節照叙親供呈閱。至我所供的翁錫亮，曾在天官里總機關處會過面，初時我本不識他，由倪映典對我說，他係廣東人。曾入革黨，係砲隊教習官。現在到案的翁錫亮並非我所供的翁錫亮，不能混扳。梁成有、辛發利、林燦輝、余瑞驛等都非有心革命，皆被衆人逼脅的。周田福、王興我都不認識。惟聞古振華亦係革黨。劉君烈、劉如竹並不識其人。湯少儒雖係革黨。亦無督打事情。今被覆訊，所供是實。

〔事後新軍之影響〕　當初二、三兩日新軍起事時，宜安里、雅荷塘、天官里、清水濠各機關皆經火葯應，宜安里旋即撲滅，所藏臥具內之青天白日旗逐為兵警搜出。附城大塘、樂從各鄉會黨本擬同時發動，因事起倉卒，籌備未周，而新軍一標已敗，乃宣告暫停進行。經此役後，新軍二、三二標亦大受滿吏疑忌，監視摧殘，惟恐不力。至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尚不能有所動作。及辛亥九月廣州反正。新軍一部由劉師復、莫紀彭、任鶴年等領導，在香山前山宣布獨立，開粵省光復之先河，即導源於庚戌之役也。

〔袁樹勛之奏摺〕　附錄清兩廣總督袁樹勛關於新軍反正事奏摺如下。

袁樹勛電請軍機處代奏。摺云：粵省新軍暇變。遵旨分別剿撫擒獲首要及地方平定各情形，迭經電請代奏。並將此事始末及籌辦善後各緣由專摺具陳，差弁賫投在案。連日督同營務處司道等會同擒獲各弁兵共三十九名，分別研訊。據黃洪昆供（見前不重錄）。據王占魁供，充當一標二營後隊司務長，入革命黨為排長。據江運春供，充當一標一營左隊司務長，入革命黨為幹事員，引誘兵士入黨約二百餘人，得有特別勳章。該王占魁、江運春所供與黃洪昆同。又據尤龍標供，充當輜重營右隊副目，入革黨為主動員，隨同拒敵官兵。惟未往搶槍礮。據甘永宣供，充當礮隊二營右隊司務長，係入革命黨，隨行搶槍，拒敵官兵。據古振華林開發供，充當一標二營後隊正目，後入革黨，被脅往紫廣九鐵路，並未持槍打仗。據王功田、楊欲與、余瑞麟、林燦輝、梁有成各供，被脅同行，乘間脫逃。據翁錫亮供，先期請假回籍。據馮江、車振彪、黃端勝、林亮勵、李然與、陸志鴻、黃端輝、車伯福各供，先事離營。黃榮彪、辛發利、王與各供，患病躲避。黃福、張家彬、梁海、王鴻志、曾廣鴻、陳永升、練致祥、曾煥熊、顏學材、周田福、王汝豐各供，臨時畏逃。田能勝、龐積生、陳啟林各供，係馬伙夫，不知逆情各等語。並據黃洪昆親書供詞，並默寫票布上四言句，驅逐老韃，恢復中華等字樣。伏查現審各犯，黃洪昆、王占魁、江

運春三犯同謀叛亂，戕斃官長，擅拒官兵。黃洪昆、江運春誘軍入黨，得有特別優等勳章。王占魁於官軍開仗時，幷敢宣佈革黨宗旨，誘軍歸附，帶引入城，均屬叛逆昭著，罪大惡極。當即恭請王命，先行就地正法。尤龍標、蘇美才、甘永宣三犯入黨助逆，罪無可逃。惟此次全標叛變，誅不勝誅。該犯等雖聽糾入黨，尚無轉糾別人。似與黃洪昆等有別，擬貸一死，遞籍永禁，用昭法外之仁。古振華、林開盛兩犯被脅屯禁廣九鐵路，並未拒敵。惟係革黨，擬將古振華遞籍禁錮八年。林開盛情節稍輕，遞籍禁錮五年。此外各名或被脅同行，乘間逃走。或患病離營，或臨時潛匿，或不知逆情，自應請免置議。擬飭督練公所分別遞籍留營歸伍。綜此次各兵所供投身會黨，冀圖乘間起事，並奪械戕官，昌言革命，殊無異詞。尤以黃洪昆一犯所供爲最詳盡，且親筆書寫，神色不變。並據供稱新軍爲革命黨出力，非爲國家。其散布票紙有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四言句。且僞立天運年號。該黨軍制亦有統領標統各名目。其運動所至，以各省軍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練熟。此次委係因兵警交鬨，以爲有隙可乘。致接濟不及而敗。而此等悖謬之徒，膽敢以憐惜新軍爲辭，妄肆鼓吹，用心甚爲叵測。總之擾害治安，即屬悖逆，既有奪械戕官焚燒營房抗拒官兵種種確據，證以各犯供詞，直認不諱。樹勛軀寄所在，惟有執法以從事，並一面剴切示

諭。嚴禁造謠生事，以靖地方。抑樹勛更有請者，新軍與逆黨勾結，皖省釀變於前，今粵又煽亂於後。且主動者多由該軍各級官長，一經獲案，亦昌言不諱。其病根誤聽自由獨立之學說，而外來之誘脅遂以乘之，腹心可憂，燎原亦可虞。應請傳旨練兵各省分，嚴加選練，力杜詖邪，爲思患預防之計。除將各犯全供及黃洪昆親筆供詞，并倪映典所定運動章，十條程分咨查照。並嚴緝供開在場各亂黨獲辦外。所有訊供分別懲辦情形，是否有當，伏乞軍機處代奏，恭候訓示祇遵云云。